

十月廿二日

月華社

第二卷
第十集

印行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官達君任



三畏君蔣



書玉君溫



鶴飛君藍



天達君陳



芳漢君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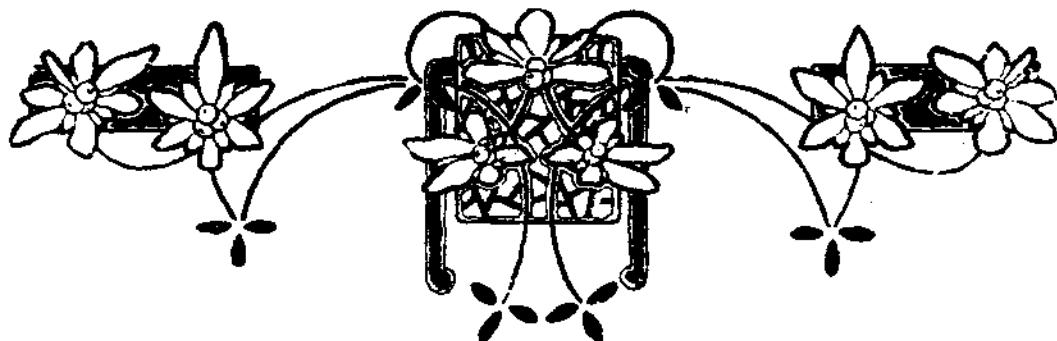
麟玉君徐



徵悟君張



賓國君王



本社啓事一 凡向本社投寄稿件·而郵稅不黏足者·本社
概不接收·

本社啓事二 來稿字跡·須繕寫清楚·并斷句讀·如繕在
洋紙上者·切勿兩面並寫·以便編纂時黏貼·

本社啓事三 本刊美術·工藝，遊戲，幻術，雜俎，諸欄
，均歡迎投稿·

西法水彩

〔花果〕

柳宗奎



顏揖鄭

〔風景〕 西法水彩



水彩

「翎毛鳥」

葉熙春



水彩

「翎毛鳥」

葉熙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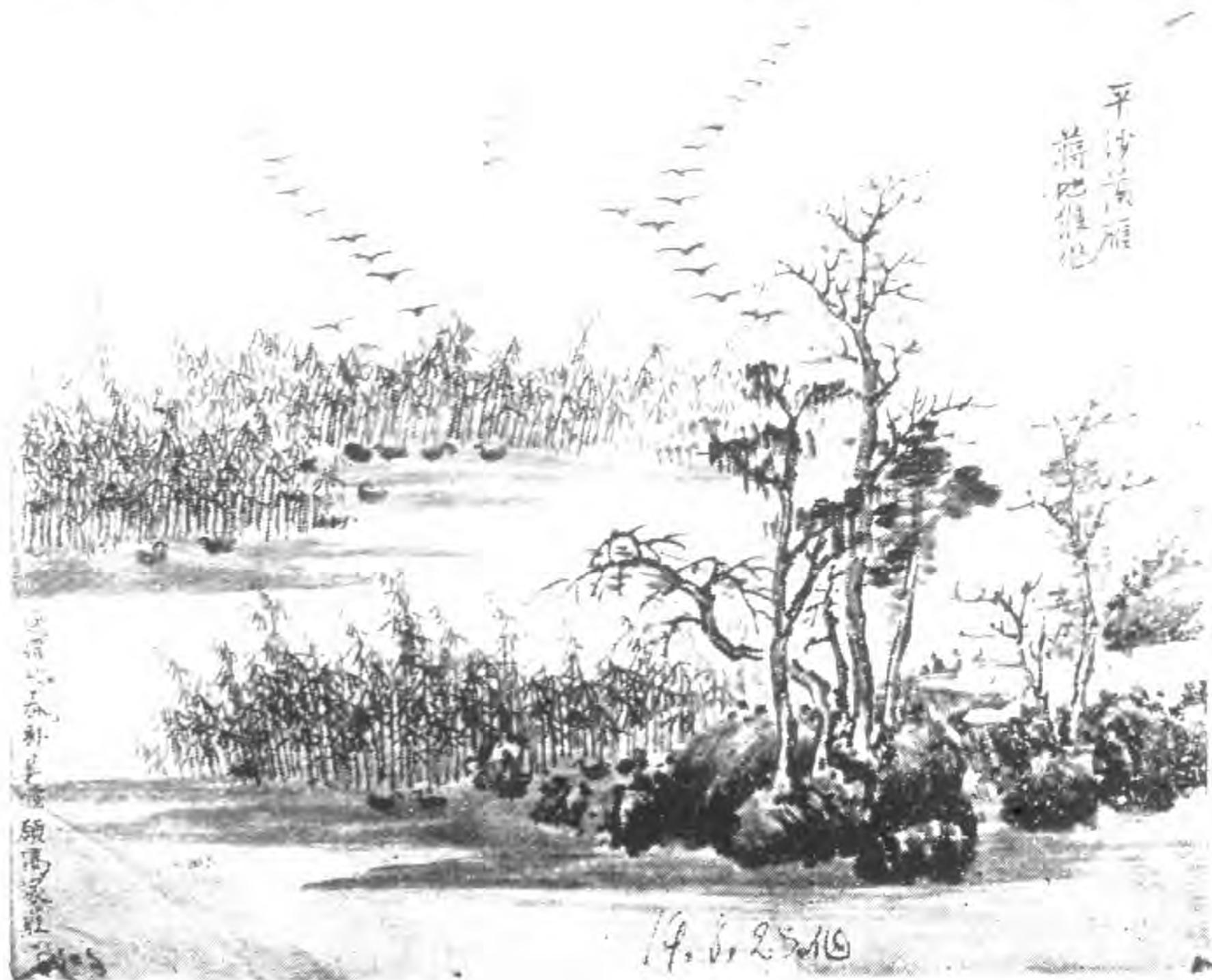
桂 懸 葉

〔風 景〕 彩 水 法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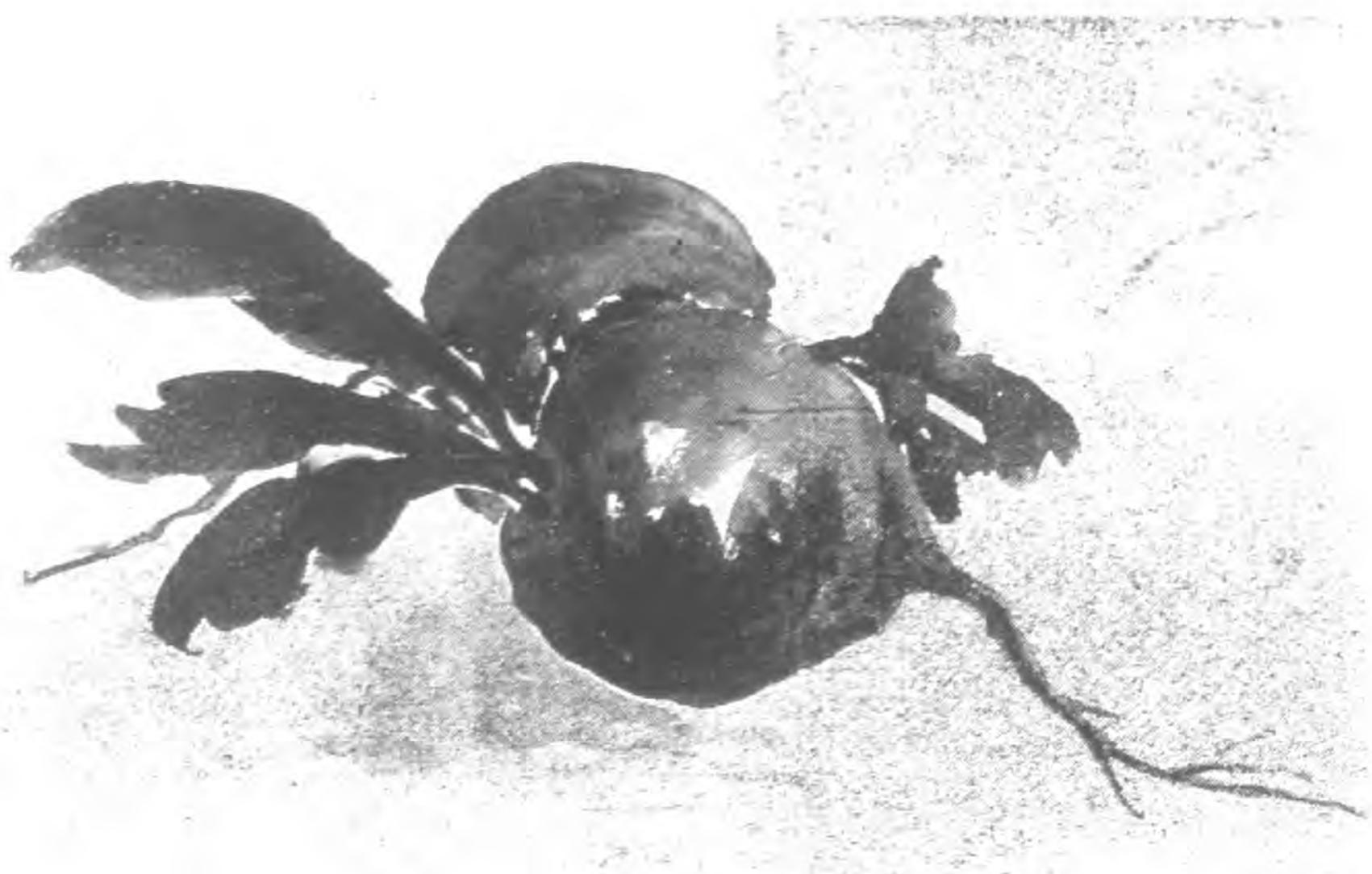
蔣 地 緝

〔山 水〕 墨 淡



英世王

〔菔 莱〕 彩 水 法 西



業榮潘

〔卉 花〕 彩 水 法 中



水彩

〔人物〕

陳鎮庭

無量壽佛

四月廿五
鎮庭畫

新維戚 [蟲草] 水彩

威儀堂主

水彩

〔草蟲〕

張榮堯

楊柳枝引唱晚凡絕
絕妙詩偏工全恃柏林
老矣每恨妻孫一生活中
首至英國四年立夏

前二日張榮堯寫



文為辭首
儒宗實貴
學字此學

沈夢鶴書

學界明燈

祀梁觀
少年黃灼珠書祝
球黃灼

羅怡然書

閒坐無時
散漫此山谷
幸見霖雨姿
何妨娟幽抱

我者君子未其左

乙丑之夏

者三

孝生文三机齋叢刊社

博

廣

同

祥

鄭

國泰敬題



以人生硬抹甜熟以
趙板櫈秀逸

顧隆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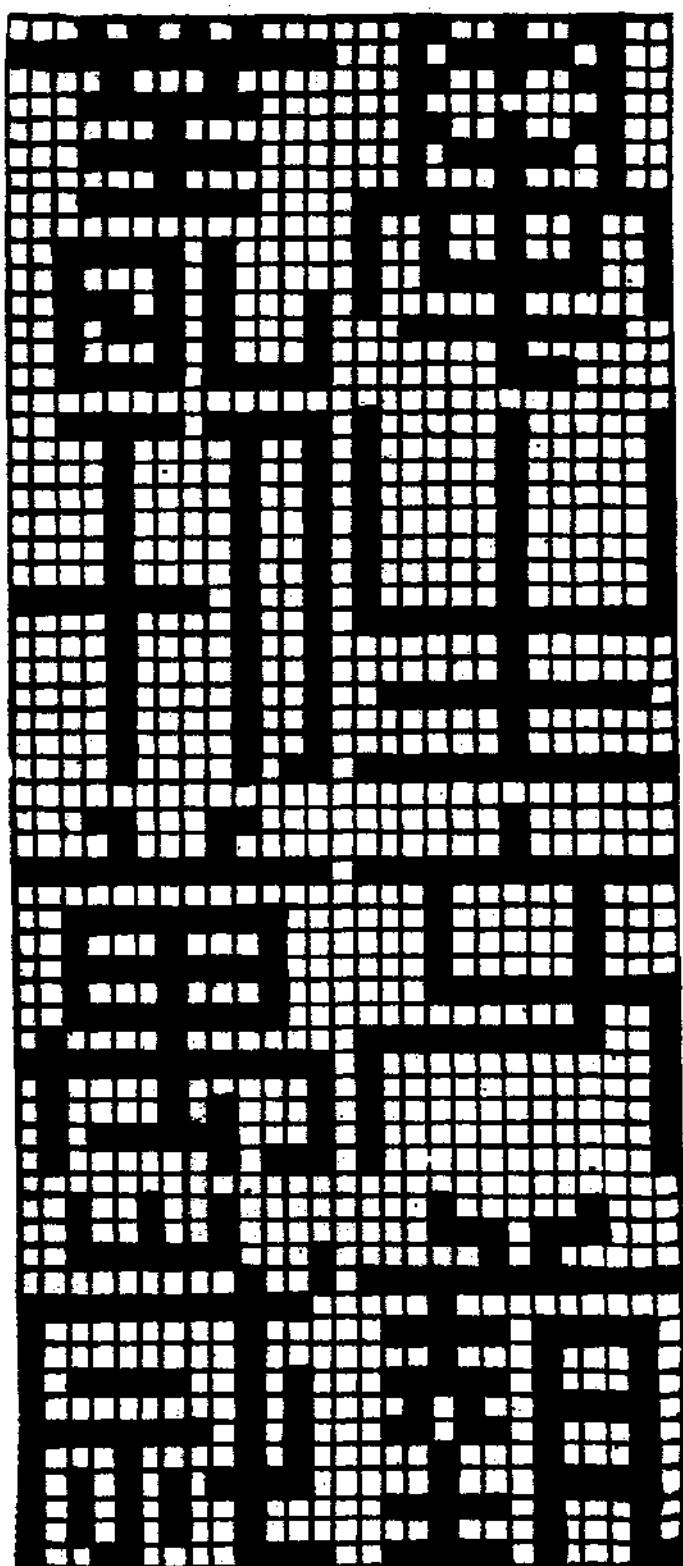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
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
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
鳴隻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樓蕩婦
對此傷情于時露萎庭蕙霜相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
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
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
飄蓬而漸亂心懷疑而轉歎愁繁翠眉斂啼多紅粉漫已
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遲遲猶可知
客子行行終不歸

一三六

錄梁元帝蕩婦秋思賦朱釣書

工 細 紙 編



錢秉劉師二徵安

各 家 篆 刻

雅
門蟲小技室印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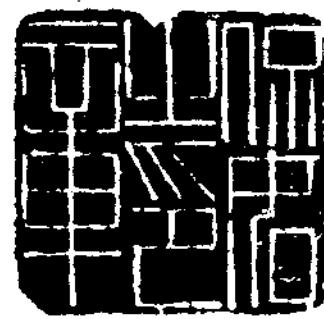
朱某於蘇州二葉學校

通訊處蘇州護龍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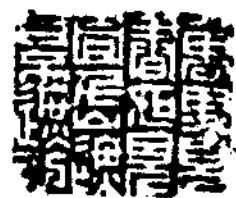
陳侃如作

連寶
麟作

一百九十六



浙 杭 陳 方 紙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

楷書
編紙細工攝影
劉秉鉞

朱鈞

鮑君蓉

各家篆刻

說梟

葛文傑

文學之部

文甲

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

所在說

顧君麟

論國音之謀統一

費彝申

牙在商論

袁樹滋

後唐莊宗論

滿心如

孔子爲教育家非宗教家說

何伯棠

說中國近今道德墮落之原因

張逸民

趙高禍秦論

程子頤

公伯寮懃子路於季孫論

李懷清

汪承甲

張釋之諫拜嗇夫論

胡日仁

范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

郭上鑑

之志論

陽明先生之可傳述者安在



鮑鍾靈

討蚊檄

顧君麟

張良擊始皇而綱目裹爲韓人荆

賣柑者言書後

蔣子才

軻刺秦皇則貶之爲盜厥故安

書方正學吳士篇後

胡日仁

在舉祖甲

思危樓序

林修

喻躁動

白天誠

魏冰叔大鐵椎傳書後

林法

生存競爭與保身退讓

王治興

書于清端與雪荆濤書後

萬惠卿

依法選舉與違法選舉

王聯元

贈同學曹鴻章之滬序

邢錫鑒

後漢昭烈帝世系考

戴輔國

予李彩庭小簡

莫祖紳

學生之愛國

盛仲柏

復族兄治新書

許博如

舉語體文與文言文之興味並各

述其意見

家慈五十行述徵文啓

莫祖紳

卽墨侯傳

蔣辛八

卽墨侯傳

李士勉

韓昌黎與孟東野書書後

邵圓徵

益陽劉公笏廷墓志銘

莫祖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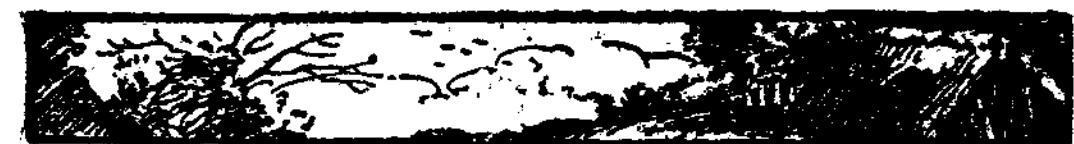
臨江晚釣圖說

賴君鵬

曾王母吳孺人墓誌

李士勉

目錄



四

葉綠素

對於地方改良的我見 蔡振榮

泰山牧豎
潭溪義渡記

李士勉

青年應該怎樣娛樂 王憲行

擬重修汪太傅讀書臺記
溫嶺高橋濟老院碑記

黃人祐
林拔

國民當採『不合作主義』打倒
『軍閥派』 李懷清

春郊遊記

陳文

秋日登天心閣眺望記

何澤

中學生應有之覺悟 侯應舉

登岳墩記

雷桂明

學生對於農人不應該尊重嗎？
冒松蘿

弔同志單德三君

陳子德

讀了淚痕後的一點感想 彭月娥

筆銘
硯銘
墨銘

黃成樂
黃成樂
黃成樂

與欽韓敍赴校途中之經過
王大恕

文乙

我所希望於女學生者

曹雪松

寫給一箇失意的朋友 黎系業
故事教育的研究 楊佩文



春遊靈洞山的一箇影像 鄭辰

感而賦此

余嘉鍼

詩甲

十九初度誌感

余嘉鍼

送同學張君運權旋里

余嘉鍼

寄李鏡唐

余嘉鍼

臨別贈同學楊君段君

余嘉鍼

臥病

余嘉鍼

留別涂君慕魚並勸早歸

余嘉鍼

病起

余嘉鍼

題畫扇

余嘉鍼

予年未弱冠而鬢髮叢生偶一對

偕表弟邵訴同步郊野

陳宗鑄

鏡未免自憎形穢因戲成二絕

春日雜作

黃治平

乙丑孟夏偕本鄉諸同學赴黃州

癡蝶

鍾耕硯

參觀各學校乘便作西山之遊

孟蘭會

鍾耕硯

卽成一絕

重九

鍾耕硯

聞吾鄉搶匪殺人放火民不聊生

春雨

黃斐璗

程振庭

虞冬官

目錄



盧冬官

夜讀

王葆明

春晴
春日

趙仲

清明卽事

陳寄農

題畫

趙仲

秋晚遷居小樓

賴尚論

楊柳

趙仲

示內子

賴尚論

送別

趙仲

聞南北又將決裂有感而作

賴尚論

春山

董鑄

題恨廬詩存

蘇育南

張
馮

趙仲

白荷花

蘇育南

送菊歌贈友

陳良義

消夏雜詠

王叔龢

弔昭明法師

陳良義

武謝光遠旅次有感原韻

藍飛鶴

春日雜咏

戚維翰

鄉村秋晚

胡沫之

哭王君墓周

姜寅

城北晚眺

汪儒烈

苔痕

王葆明

登黃鶴樓

汪儒烈

六





夜雨

汪儒烈

與友人夜話

張劍峯

春暮

張劍峯

詠懷

張劍峯

邀友人飲

張劍峯

秋夜讀書

張劍峯

閒詠

張劍峯

弔梅花嶺

張劍峯

春殘

張劍峯

農家忙

張劍峯

對月有感

張劍峯

蝶

潘誠

春雨後校前晚望

李國洲



詠校前夾竹桃

李國洲

詠桂

顧祥源

山居不寐

溫靜儒

偶成

溫靜儒

輪船中口占

周羽

夏日有感

周羽

寄童年的女友

連寶麟

悼友

梁鑑舜

花會行

霍伯平

吳陵舟中

郭上鑑

趙鴻恩

印鑑舜

詩乙

小詩

目錄

八

布穀

顧龍鑑

鄉溪一晚

巢鴻雋

清晨

連桂珊

在瓜田的一夜

陳永耀

小詩

戴淑良

田家

陳永耀

池畔

錢立成

同情

蕭榮慎

雨後

張鐵凝

犧牲者的悲哀

湯克信

學生文藝叢刊

胡劍吟

星光

程浩明

傍晚

寄芳妹

周德麗

風箏

郭明善

小立橋上

劉定瀛

風

吳竹秋

秋夜的一瞥

陳家孩

小詩

張聿慤

努力前途

趙譽

葉落

沈美鎮

歸家

鄒明中

小詩

徐啓明

我願

林仲達

良心的譴責

陳有芳



目錄

思鄉	郭傳述	悲音	楊東門
誘	張戈	東臺竈民流血的寫真	馬健飛
桐葉	張戈	江皋孤鴻	沙長庚
光明之路	葛文傑	一字誤	張景星
送春	杜祖傑	哀離	巢鴻雋
弔戰亡兵卒墓	朱琛	小車夫	朱秉鈞
月夜的我	鄭蘭芳	賣報童子	吳夏伯
詞	情誓記	印瘦曼	印瘦曼
十六字令	六頓三角	黃寶祥	王容卿
夢江南	童話	方壽頤	錢立成
小說	劇本	蔡啟東	林秉樸
資本家	譯智	收債	憶



老虎勸和

洪德基

填一成四

汪裕民

面違心許

失名

藝術之部

音樂

輪迴歌

秋之夜

陳金將
顏玉

工藝

簡易窺星筒製法

驗蛋器的製作法

遊戲

三差的問答

益智問題

滑稽問答

汪維鈞
許讓
施鵬翼

輓麻城知事梁一齋暨其次子陸
軍某團部書記少一返櫬安葬
聯

贈耽遲聯
徐丹墀
孫季臯
凌斯清

輓朱仲飛姊丈聯
輓三母舅驥良聯

凌斯清

雜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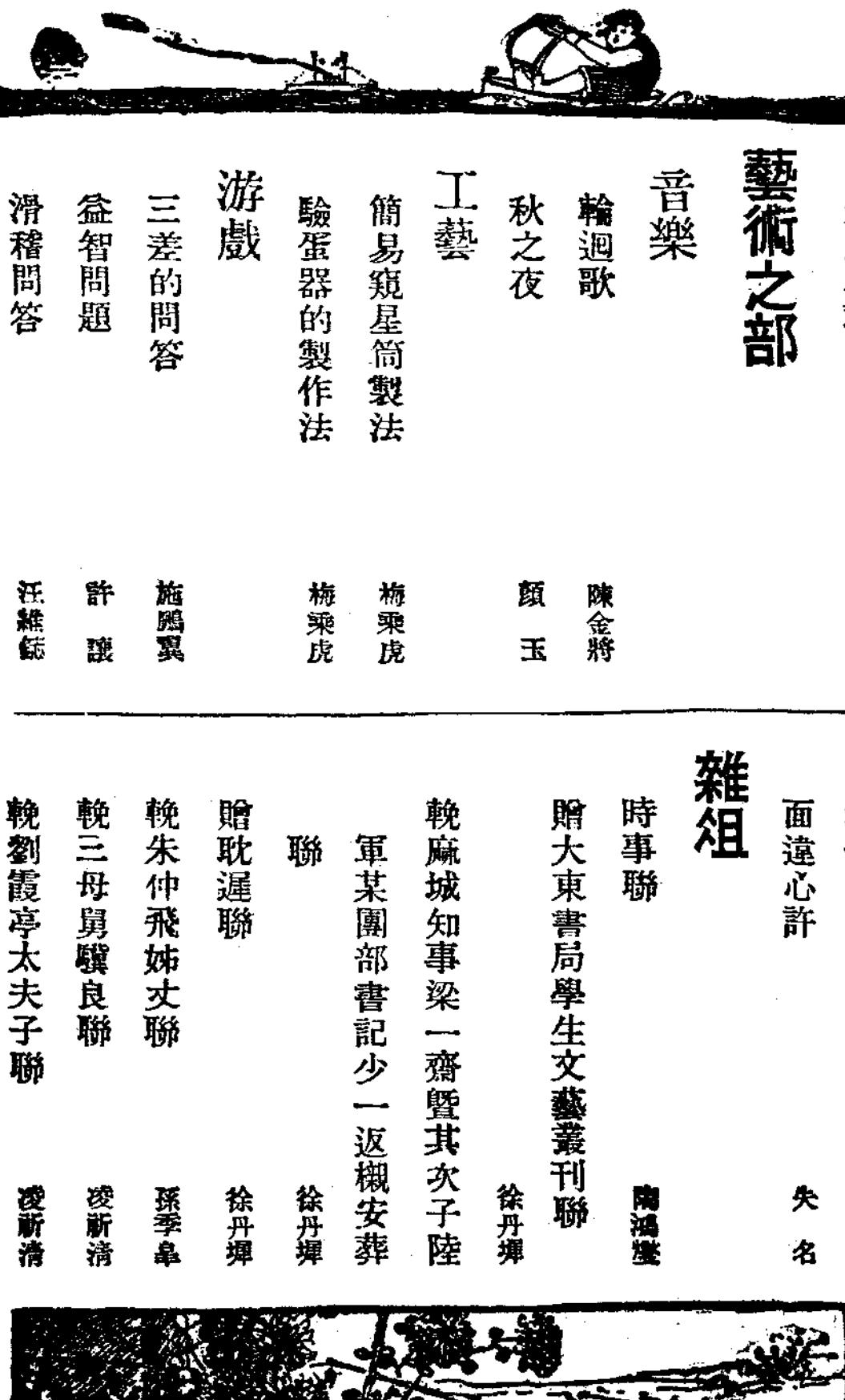
時事聯

贈大東書局學生文藝叢刊聯

徐丹墀
南鴻慶

梅乘虎
梅乘虎

輓劉霞亭太夫子聯





目 錄

輓魯沛容君聯 劉秉誠
輓彭尙鑄君聯 劉秉誠
燈謎 王慶釗
自慰室謎集 秦自慰
憶昔室燈謎 王意惜
燈謎 彭月娥
文虎一束 楊裕年
映雪齋謎稿 汪裕民
燈謎 蔡振榮
謎稿一束 劉郁
二卷六集登稿人謎 甘光燦
塔體詩 施鵬翼
說天談地 楊貽敬
說天談地

小弟弟 李培滋
蜘蛛的結網法子 張志仁
糟糕 張孝泰
弭兵 劉秉誠
拆字聯句令 連寶麟
滑稽問答 胡榮董
文字想像 汪裕民
本刊第二卷第六集投稿諸君姓
名對 汪裕民
徽州俗語對 鮑奕
這就壞了 黎勤吾
爲何不打燈籠 黎勤吾
諸葛亮害瘋魔病 蔡振榮
敬親女士

黎少平



目錄

喚給你們看

王怡親

保佑你百子千孫

王怡親

不敢要了

王怡親

淡而無味

王怡親

寫信

王怡親

講眼鏡

王怡親

摔碗

王怡親

謔語

王怡親

漱泉室隨錄

劉春蘭

春暖堂聯話

李懷清

映雪齋聯話

汪裕民

醒世軒聯話

羅大偉

通訊

醒儂君通信

施君鵬翼來函
應君家瑀來函

通訊表（三續）

一一



文

〔甲〕

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論

江蘇代用中學袁樹滋

甚矣哉。邪說之厚誣聖人也。昔商周之興也。始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至於湯武。遂征誅而有天下。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皆非有奇謀異術。不可以告人者也。卽陸賈云。逆取順守。後世猶以爲非儒者之言。况誣以瓊奇譎詭。末世所羞之事。此五霸所不爲。而謂三代之王而有此乎。吾嘗讀孫子而慨然有感也。夫孫子之用兵。固末世所驚爲神奇莫測者也。故吳闔閭用之外既覆楚。內以強吳。而孫子亦著兵法以教後世。卽其說可不謂之有志者哉。迄今讀其用間篇之言。何其敢於厚誣聖賢。而立言之不知所擇也。其言曰。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且舉以爲用間者之法。夫伊呂所爲若此。湯武取之。其得爲聖乎。且湯武所爲若此。孔子猶以順天應人許之乎。孟子曰。息邪說。放淫辭。羣言淆亂。不折於聖。宜後世非堯舜薄湯武者之多也。漢司馬遷嘗病百家文不雅馴爰。

擇其言尤雅者以爲史記。乃於伊尹則不辨割烹之誣。以九主秦王之事載於殷本紀。於太公則又取陰謀之說。且云八神將自太公以來作之。載其事於封禪書。此班固所謂是非頗謬於聖人也邪。說之惑人。雖賢者有不免立言者。尙其知所擇哉。

論魯隱公

海門 印瘦曼

余讀春秋傳。至隱公之遇害。考其終始。循其絲迹。研其治國之能。推其讓位之忱。而究其致弑之由。未嘗不廢書而三歎焉。方羽父欲求太宰。而請殺桓公也。隱公答以我將授之。我將老焉。爲其少故也。詞嚴理正。不戀君位而戕骨肉。成先君之志。存孝悌之道。可謂仁矣。嗚呼。隱之所以死也。而論者莫不咎羽父之不臣。桓公之不弟。殊未知隱公之有以自取焉。何也。當羽父請殺桓公之日。爲公者。正宜將羽父之言告於桓公。執羽父誅之市曹。以正邦典。然後讓其位於桓公。告於宗廟。而暴於天下。彼羽父者。將何爲哉。乃計不出此。反爲所弑。豈不惜哉。夫隱公桓公兄弟也。羽父請隱以殺桓。是教兄以殺弟也。其言不用。則雖愚夫愚婦亦莫不懷刑而自懺也。雖愚夫愚婦亦莫不預知其懷刑而自懺也。夫以愚夫愚婦之所知。而隱公不能知。是則隱公一庸主耳。庸主矣。我何惜乎哉。然歷觀隱公爲政之時。片言以解膝息之爭。改過而禮僖伯之後。不受宋人之欺。不居入許之功。可謂賢且能矣。何庸乎爾。

不庸何以死。死於仁也。其所爲仁婦人之仁也。以賢且能之君偶懷婦人之仁而終死於巨奸之手可不惜哉。可不惜哉。雖然假令羽父未請殺桓於隱而違請殺隱於桓而隱以死若是則隱公讓桓之志何由而明。羽父弑君之奸亦何由而見哉。是殆天之不忍隱公讓德之湮沒而使羽父先有殺桓之請歟。嗚呼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也。周任言之詳矣。今乃存婦人之仁優柔寡斷遂使巨奸得肆毒於其間悲夫不然則魯雖千百羽父亦何由而售其姦哉。

公伯寮懼子路於季孫論

高
秦
興
二
李懷清

惄人者小人之事也。然以小人惄小人則可以小人惄君子則不可。伯寮何人。子路何人。竟敢毀之於季孫乎。嗚呼子路宰季氏有年矣。曷嘗負季氏哉。當是時公山不狃爲費宰。子路恐其爲南蒯之續。季氏不能高枕而臥也。於是乎畫墮費之策。公伯寮反進讒言於季孫。則何爲也。或曰子路之墮費防季氏叛公室。非防陪臣叛季氏。子路誠有此意。魯之幸亦季之幸也。何則。陪臣敢於叛季者以有費季氏。敢於叛魯者亦以有費。今墮費季氏失其所憑依。或轉可以懼而修德乎。子路此舉正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也。古云良藥苦口利於病。伯寮猶季氏之疾。子路猶季氏之藥石也。惜乎季氏不悟也。且吾猶有疑於寮者。寮是時與子路同宰季氏。安知非以傾子路者傾季氏乎。果爾則寮之爲人深思而淺

謀家臣而君圖。則又昔之南蒯。今之不狃也。何以季氏不誅之於市朝也。

趙高禍秦論

湖北鍾祥第七中學 程子頤

君子不行汚辱之行。而不必辭乎汚辱之名。夫行汚辱而猶求清白其名。曲士之所以肆欺於天下也。行清白而不惜汚辱其名。君子之所以蒙謗於後世也。然惟其行汚辱而猶求清白其名。故其奸愈久。而愈彰。行清白而不惜汚辱其名。故其忠益辨而益明。自古忠臣義士。其所以隱忍苟活。卑躬臣虜者。其用心斷可識矣。有如秦之趙高。是夫高生平行事。據史家所載。其窮凶極惡。實開後世宦官擅權之端。而足爲忘君負國者之炯戒。雖三尺童子。亦知其罪不容誅矣。然高乃趙之疏屬。史家已明言之。及攷司馬貞史記索隱。又謂高爲趙之諸公子。痛其國爲秦所滅。誓欲報仇。乃自宮以進。卒殺秦子嬰而亡其天下。由是以談。則高之攘臂忍辱去趙入秦。臣事始皇。乃藉以逞其素志。非出於苟焉已也。考始皇之崩。年尙未衰。焉知其一病遽死。而非高之陰謀。有以致之。觀始皇死後。祕不發喪。矯詔以殺扶蘇之仁。立胡亥之昏庸。籠絡李斯。以張大其權柄。後且殺胡亥。夷其宗室。而勝廣之輩。因以揭竿而起。迨漢高祖入武關。亦遣人通之。是望夷宮一舉。乃高與高祖之合謀也。然則其禍秦正所以爲趙昭昭。可見索隱之說。不得謂其毫無根據。乃儒生之好爲奇談也。總之秦社之屋。實由高之得以居中用事。

高之得以居中用事實由報仇之志所激發其計雖毒其心彌苦矣或曰高既若此則當秦之將亡志願已遂奚不舉己之本心明以表諸天下此予之所以重有憾也雖然使當日高不遇子嬰之難焉知其竟無所言又焉知助漢高得天下後酈食其之請必見阻於張子房乎幸而六國復立著史者安得不以高爲種蠡乎卽不然又焉知其不與漢初三傑同享華廩於新主之朝哉故凡警高者類以成敗論也况志士仁人祇貴實行不務虛名故高之志不求當世之原諒而必有待於後世之證辨如伊尹之以堯舜之道要湯而或者謂其以割烹進高之蒙謗於今古吾誠不得以伊尹例之獨怪世之學者忽焉不察竟目高爲禍秦之渠魁此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張釋之諫拜嗇夫論

九江汪承甲

才之見厄于世也久矣古之才能之士有終身不遇者焉幸而得逢明主俾舒其所蘊暴其所長庶幾得邀擢用當其才乃無識之士貌爲忠謹陰行沮足卒使懷才見屈徒致貽譏于口辯難邀破格之超遷誠憾事也漢之張釋之諫拜嗇夫一事是可異焉夫文帝登虎闕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而尉不能對嗇夫代對甚悉文帝詔拜爲上林令釋之諫之而罷夫上林尉不能對其失職甚矣嗇夫能代對是其平日於己職之外復能留心他務其才大有可取其所言者固文帝所欲知而上林尉所不

及諸曉者。固非以空言取悅者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文帝拜之。固爲用當其才。非徒取人以言者也。釋之之諫。反斥之爲口辯。不亦謬乎。一嗇夫。不見用不足惜。天下懷才之士。聞釋之之諫。皆將以言事。爲諱。不敢自顯。其才。其壅遏。不亦多乎。故綜觀釋之一生。其直言抗議。多有可取。獨其諫拜嗇夫一事。則不無可議云。

范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論

上杭中學 郭上鑑

國家當式微之際。君主暗弱。小人弄權。所謂賢人君子者。往往拘於無道。則隱之義。晦迹巖穴。口不談天下事。不知時艱。日迫。非英雄豪傑出而蕩平之。又烏能奠安其邦國也哉。此范滂所以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也。夫伊尹躬耕莘野。已具堯舜君民之心。諸葛高臥隆中。已定天下三分之局。吾意范滂澄清天下之志。早蓄於隱居求志之年。不過於登車攬轡時。有觸而發耳。觀其少厲清節。卽爲州里所服。及按冀州舉劾。無所回避。謂農夫去草。嘉禾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然則滂之志。蓋在澄敍官方。以清天下之吏治耳。嗟乎。漢末宦官之爲亂烈矣。其時入仕之途。惟徵辟。察舉。二事宦官已據權。要則求仕者。望風迎附。非其子弟。卽其親知。有文無行之徒。媚以求官。特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流毒遍海內。而黃巾賊張角等。遂因民怨起兵爲逆矣。若使范滂登車攬轡。終克遂其澄清天下之志。則

漢室可興。何致外戚宦官權奸盜賊之相乘而起哉。諸葛武侯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有國家者可以鑒矣。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

私塾鮑氏
泰縣鮑氏
鮑君蓉

儒行云。儒者不寶金玉。忠信以爲寶。楚書云。楚人無以爲寶。唯善以爲寶。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由是觀之。所寶之輕重不同。則識見之廣狹分而得失判然矣。孟子生當戰國。習見乎梁寶照乘之珠。趙寶荆山之玉。識類商賈。因警告之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誠示其所當寶也。夫商賈所以寶珠玉者。以操持輕便。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其所利誠在是也。有國家者何利於是焉。若夫土地則祖宗所遺留也。人民則種族所蕃衍也。政事則國家所組織也。身爲諸侯。則必恃土地以立。國恃人民以守。國恃政事以經。國故守。是三者而不失。則國家存而身安。舍是三者而不守。則國亡而身危。國家存亡之所關。一身安危之所繫。天下之可寶。尚有重於此者乎。獨奈何割棄土地而不惜。殘賊人民而不愛。破壞政事而不修。一似不顧國之存亡。身之安危者。其居心眞不可解也。嗚乎。人雖至愚。未有不愛其身者。知愛其身。而與此身有密切之關係者。獨視爲不甚愛惜之物。其尙可謂智歟。其尙可謂智歟。

說梟

奉天一師葛文傑

梟亦鳥之一種也。體大如鷹。頭形似貓。色呈灰褐。飛行迅速。與凡鳥異。嘴爪銳利。性猛而悍。目畏日光。晝伏夜出。覓小鳥而食之。人以其殘而不仁也。故見其巢則覆之。聞其聲則逐之。微特人也。卽鳥類見之。亦羣起而攻焉。由是梟之子孫不滅者亦僅矣。而梟之暴慢如故。毫不思悛者何哉。此猶人之憑權位。張爪牙。殘民以自肥者。雖有殺身赤族之禍。不之顧也。嗚呼。夫梟爲冥頑無知之物。余何足誅。人爲萬物之靈。食稻衣錦。乃不知發政施仁。以保種族。竟逞無疆之欲。荼毒萬民。比之於梟。其惡不尤甚哉。顧梟之惡人。知驅而去之人之惡。乃趨而附之。此鳥中之梟。日見少。而人中之梟。日見多也。斯民之害。其有已乎。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說

泰縣顧高莊務學義校顧君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或謂言既不必信。則何若不言之爲愈。行既不必果。則何若不行之爲愈也。余謂不然。夫慎言慎行。惟至謹之聖人能之。其他則鮮有不妄言不妄行者矣。既妄言。則必不可信矣。妄行。則必不可果矣。故大人之言行。惟義以爲準。苟合乎義。則信焉果焉。不合乎義。斯亦不過不信不果而已矣。初無傷於義也。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爲檼檼之小人。以其不顧義與。

不義而惟以信與果爲尙。則言與行害乎義者亦必信焉。果焉不知言誠信矣。行誠果矣。其如不義何。信矣。果矣。而不免爲硜硜之小人。不必信不必果。而自不失爲大人。何去何從。當知擇矣。

論國音之謀統一

吳江同里費彝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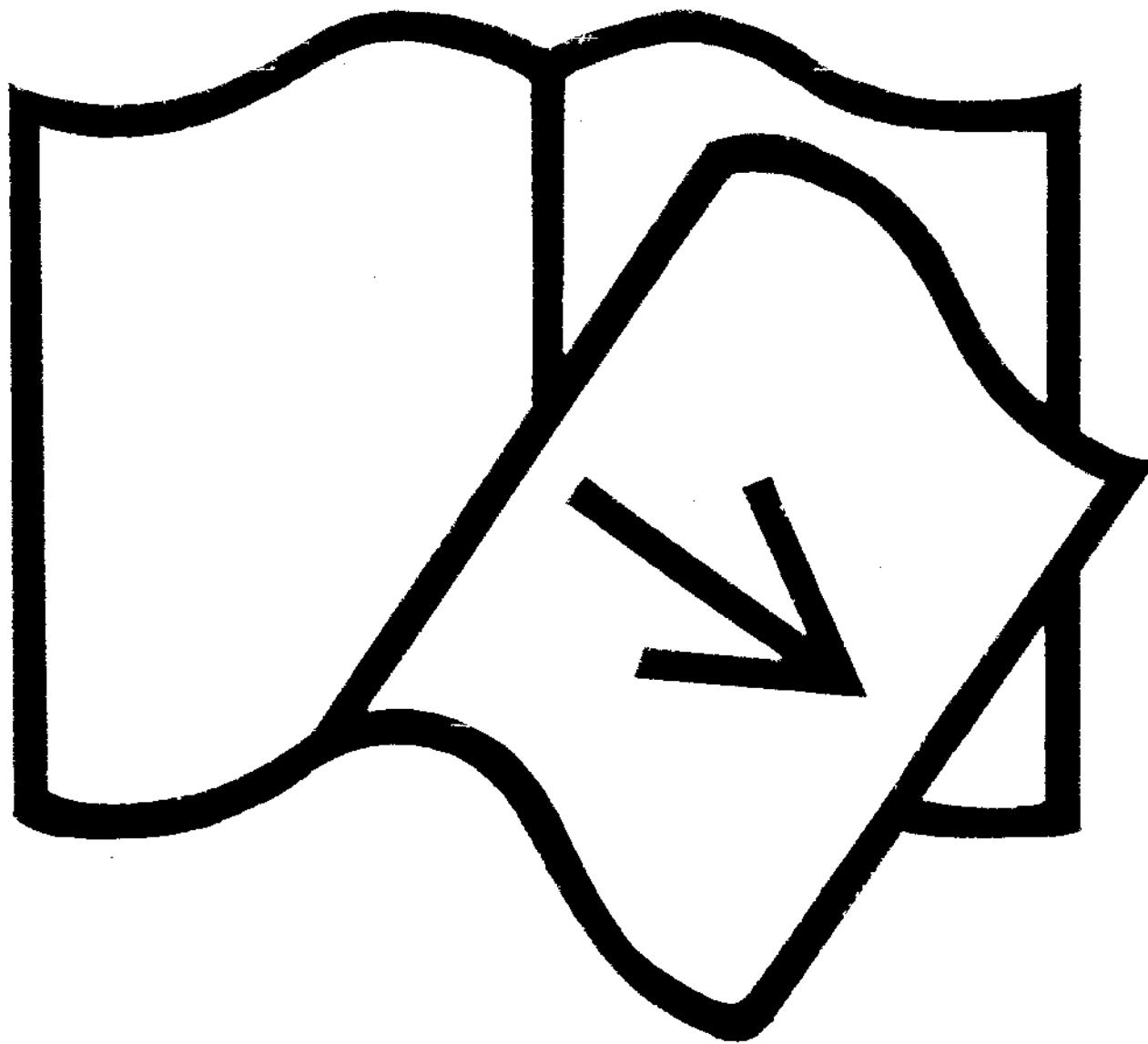
甚矣哉。吾國國音之龐雜錯亂而不一也。工商業之不振。國民團結力之渙散而不集。原因雖非一種。而受國音不統一之影響。非淺鮮也。今教育部爲謀統一國音起見。廢止審定之書。另備國語課本。注重切音。以立其礎。俾將來行之既久。國音日趨於統一。無論行於何地。言語相同。不致扞隔。秦越相處。有如一堂。其利益豈不甚盛。雖然。言之匪艱。而行之惟艱也。夫歐美諸國。非所謂世界之強國乎。非所謂勵行教育。不遺餘力者乎。然其地不及我國之半。試一問其國音已統一無舛否乎。蘇格蘭與愛爾蘭。不相侔也。華盛頓與紐約。亦不相侔也。今中國土地之大。遠過於歐美。而又省與省異。縣與縣異。一縣之間。城與鄉又異。一旦齊而一之。恐非易事也。况吾國之音。北音重而南音輕。北音實而南音浮。北音無入聲。而南音無去韻。今以通行之北京音爲國音。而欲強全國以相同。恐更非易事也。此乃就事實一方面言者。至於就理論一方面研究之國音者。當然以國爲主位。當然以全國人民爲主位。今教育部以北京音爲國音。以爲國都之所在。國都之音。宜爲全國發音之標準。且習慣上。凡身爲官長者。

其言語必爲北京音。本此二因。遂以北京音爲國音之所由來也。然而北京者。前清之舊都也。專制空氣。迷滿天際。官僚習慣。腐心鏤骨。若欲實行真正共和。非遷都不可。此說實爲識者所公認。舍此而言。交通。北京偏在東陲。交通亦頗感不便。北京之是否可爲中國永久之國都。是亦一種問題。故以國爲主位。計以目前國都之音。卽爲全國之國音。此當研究而未可遽定者一也。矧乎國音之所以謀統一者。爲全國人民交接之便利計也。全國人民爲官吏者多乎。爲工商者多乎。而以歷來官吏之習慣。卽定北京音爲國音。更不成問題。此當研究而未可遽定者又一也。若以全國中樞爲國音。則莫如湖北省。但湖北者。相傳爲荆蠻也。豈可以爲之國音乎。若以交通最便。商業最繁之處之音爲國音。則莫如上海。且世界強國先例。國都大都在瀕海之區。上海東瀕黃海。隔太平洋。而與美利堅相對。况在南北之中。則上海宜爲國都。若是不幾。與今教育部所提倡者。相去太遠乎。然則究以何處之音爲國音。正當審慎周畫。而未能遽決也。故謀統一國音。而免全國之龐雜錯亂。誠絕大之善舉也。但貿貿然以北京之音爲國音。而求全國之統一。恐亦非易事哉。

後唐莊宗論

奉天懷仁
縣立中學
滿心如

後唐莊宗承乃父之遺業。赴真定。取漁陽。滅後梁。平幽燕。不數載而一統中原。何興之暴也。及仇讐已。



缺 11—12 页

闢命

寧海正學
胡日仁

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可知人之禍福。自己造之。何有於命哉。乃世之人。謂禍福之事。有命主之。若一成而不可易者。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若果有命。則天地之中。萬物紛紜。豈物與之命哉。卽或與之必有同命者。旣同命。宜同生死。同貴賤。窮通得喪。無一不同。而何以若者得禍。若者得福。竟有大謬。不然者。然則命何足憑哉。又何足信哉。而或者曰。如子言。則孔子所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亦非耶。余曰。不然。孔子所謂命者。安命也。知命也。聖人以義存心。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義之所在。卽命之所在。豈世俗所談之命哉。世俗所談之命。孔子蓋罕言之。嗚呼。南陽貴士。未必命皆六合。長平坑卒。豈盡命犯三刑。其不足憑。不足信。有斷然者辭。而闢之。夫復何疑。

陽明先生之可傳述者安在

泰縣顧高莊
義務學校鮑鍾靈

王守仁。餘姚人。好講學。得孔孟真傳。世有陽明先生之稱。固一儒家之王守仁也。仕武宗朝。寧王叛南昌。守仁以文臣任招討。一舉平之。又一軍事家之王守仁也。二者皆可以傳述不朽矣。雖然。陽明之爲儒宗。人所共知。不待傳述而自不朽。卽討亂之舉。亦不過用人得才。御將有方。所以致之。古之良將甚多。固亦不足以爲守仁述也。最可稱者。守仁以諫武宗。謫龍陽驛丞。龍場處萬山中。守仁竟能因俗

文甲 韓良擊始皇而綱目裏爲韓人荊軻刺秦皇則貶之爲盜厥故安在

二四

化導使苗蠻之族悉爲良民此誠人之所難能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又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王守仁之謂矣

張良擊始皇而綱目裏爲韓人荆軻刺秦皇則貶之爲盜厥故安在

南匯縣立
第四高小畢祖甲

圖中七首無異博浪巨椎誤中副車無異誤中柱上七首也巨椎也於始皇依然無恙也何以於七首則貶之於巨椎則裹之紫陽書法不亦慎乎蓋良爲韓人五世相韓若祖若宗受恩不淺韓雖滅矣良之心未嘗無韓故心在乎韓志在報仇持巨椎擊之於千乘萬騎中事雖不成而亦足以褫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其氣亦壯矣綱目裏之固其宜矣若軻爲衛人非有深讐結怨於秦也特以懷燕丹豢養之私奮其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終以償事體解以徇輕慮速禍自取滅亡貶之爲盜不亦宜乎然當其白衣祖道易水悲歌慷慨忘軀欣然就道豪俠之氣不可一世以視躬於其身受人之祿而懷二心以事異姓者固有間矣且夫六國之君亦曾有軻之義舉乎論者每以成敗而是非之安可哉然較之子房之深謀遠慮非獨身免併免力士以此改圖而成功者則豈可同日而語哉

喻躁動

四川省立
第二中學 白天誠

某甲畜一貓。性暴而躁動。鷄鶩被其搏噬。殆無寧時。甲欲貨諸人。念其能捕鼠。因鍵而閉諸室。鼠因貓不得出。思所以復仇。黠鼠進言曰。此公暴。吾輩力不敵。然可計誘也。兵法云。肆易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爲今之計。當爲三師。以誤貓。彼出我歸。彼歸我出。俟其疲弊。貓乃可圖也。謀既定。一日貓臥榻下。忽聞樑上鼠聲啾啾。然奔而往。緣柱而上。未及半顧。見右壁下數鼠出穴。竊其食。疾下追捕。方抵穴而鼠已遁。正徘徊間。左壁下鼠聲大起。奔往左。左鼠亦遁。而樑上之聲復作。如是數往返。貓力竭倦伏榻下。不能起。卒爲鼠所殺。

異公曰。貓之伏鼠。天性也。乃因躁動而困於鼠。惜哉。世有珪璧之身。至不惜儕諸興僂。及其見辱。而始悔。其不值。噫。晚矣。

生存競爭與保身退讓

武昌兩湖
第一師範 王治興

能競爭而後能生存。此西哲之言也。能退讓而後能保身。此東哲之言也。生存與保身理無二致。而競爭與退讓實係兩途。豈東西學說之本不符歟。抑其言各有當歟。夫西哲之所謂競爭者。蓋以宇宙之虛空有限。而萬物之蕃殖無窮。任何生物。若有生而無滅。轉瞬間可佔盡全球。卽有日夜兢兢之能。奔軼絕塵之力。猶恐歸淘汰之列。受滅種之禍。况敢委靡不振哉。且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爲天

演之公例。在在可徵。此西哲之所以貴競爭也。若夫東哲之所謂退讓者。則以天下之至剛者。乃天下之至柔者也。使不能退讓。則一朝之忿。拔劍而起。挺身而鬪。雖能操必勝之券。亦不過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豈能卒保其身哉。故曰。齒敵舌存。又曰。忍之須臾。乃全爾軀。此東哲之所以貴退讓也。且所謂競爭者。就積極方面言之。也非血氣之爭。也是義理之爭也。非拔劍而起。挺身而鬪之爭也。必於所就職業或學術上。爭之也。所謂退讓者。就消極方面言之。也非志氣之讓。也是血氣之讓也。非學問事業之讓也。必於物欲。或嗜好。上讓之也。蓋不當讓者。而爭其爲爭也。固勝於讓。不當爭者。而讓其爲讓也。更勝於爭。此東西哲之所言。雖不同。而行之。則一表面。雖相反而實相成。所謂殊途同歸者也。豈果東西學說之本。不符哉。

依法選舉與違法選舉

靈城梁染
私立高小 王聯元

國家有國會。地方有議會。其議員由人民選舉。其正副議長。由議員選舉。選舉之關係大。法律嚴矣。雖然。有治法尤貴有治人。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而舉皋陶。湯有天下。選於衆而舉伊尹。朝於是無倖位。野於是無遺賢。猗歟休哉。何法之善也。後世鄉舉里選。雖無大舜成湯之智。猶有三代直道之風。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而不事夤緣。不受運動。不加干涉。所謂依法是也。今也不然。襲選舉之美名。作

奔競之惡劇。其籌備選舉也。則以情面爲轉移。其籌備被選舉也。則以勢力爲利器。甚至昌言買賣賄賂。公行於是選舉場中。散票有弊。寫票有弊。投票有弊。唱票有弊。而管理者。糾察者。監督者。均一孔出。氣而弊竇百出焉。衡以選舉之法。其違反爲何如。無怪產出之議員。非徒無益於地方國家。而又害之。至地方國家蒙其害。始歎息痛恨於議員之不良。不已晚乎。欲救其弊。是在選舉人之知法。與被選舉人之守法耳。

後漢昭烈帝世系考

慈利模範學校畢業戴輔國

紫陽作綱目。以昭烈爲中山靖王之後。入正統例。使紹兩漢之業。此固非渺冥無憑。如後人之妄爲附會。獨伸臆斷者也。而司馬溫公獨以爲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如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則亦未知其去取之義也。考陳氏蜀志所載昭烈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郡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其祖雄與其父世仕州郡。尤爲本末詳明。與光武爲長沙定王後。先後一律。則其爲中山靖王後。必信無疑也。不然。諸葛公去中山靖王雖遠。而隆中之對。卽稱爲帝室之胄。其對孫權也。亦云豫州王室之胄。豈有未詳其本末源流也者。異時苻堅之答苻融。嘗言禪爲漢之遺祚。由是言之。則昭烈之爲漢裔。夫固歷歷可徵矣。而或以爲非漢裔。不以光武嗣漢比。

豈以光武世次甚明。昭烈中葉傳次無徵乎。不知光武去定王不過四世。昭烈去靖王殆三百餘年。其難考一也。光武中興文章禮物遠邁西漢。金匱玉牒炳炳烺烺。昭烈生際漢末。黃巾之亂。千門爲墟。雖有家乘。已成灰燼。重以董卓之遷都。李郭之劫。駕宗廟典章。棄如弁髦。何有於譜系。其難考二也。故後不得其詳焉。夫以晉元爲小吏。牛金子尙嗣晉業。而昭烈爲親漢景苗裔。反抑退之。而以魏爲正統。不適以開天下萬世僭竊之端哉。至謂獻帝稱昭烈爲皇叔。稗官家多稱道之。儒者無取焉。

學生之愛國

東南中學 盛仲柏

愛國美名也。合衆運動義務也。而出之於學生。則爲非其時。且非其事。何也。國與國交涉。有政府在。即國民責任。內事有鄉黨父老在。豈有當爲學生之時期。而騷動無常。填街塞市。徒手而遊行。演講挾衆。而罷業要求。前仆後繼。慘案四起。在強敵無分毫之讓步。而吾國已受莫大之犧牲。非愛國也。而吾學生。則猶以高才自命。可云大惑不解者矣。古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不量己力。不審敵情。而徒狂呼鳩衆。一動而天下震。一言而天下從。者吾未見其效也。而吾學生。則悍然出之。或曰爾等不懼死乎。曰。一死以報國。則烈名千古。烈則烈矣。奈無裨國情。有損國體。何古所云。死有輕於鴻毛者。此之謂也。家中父母。朝暮倚閭。方冀其成業回鄉。而不知已血染電車之軌。屍墳叢葬之塚矣。痛哉傷哉。我上進有

爲之青年學生。中道捐軀。愛國之志業何往乎。嗚呼嘻噦。願吾學生明察之。

學語體文與文言文之興味並各述其意見

如皋第二代師章辛八

近來研究文學者。頗孜孜於語體文言二者。其對於語體文言之興味。亦各有不同。吾獨以爲語體文也。文言文也。形式不同。精神則一。其能引起學者之興味。與否。只視其文之有價值與否。並不因形式不同。興味遂異也。

夫所謂有價值之文爲何如乎。吾以爲記敍文中須有二種要素。

1 秩序 記敍文之最忌者。爲一盤散沙。棼亂無序。讀之頭緒不清。古今此體文中有秩序者。莫如春秋城濮之戰。邲之戰等。文事雖繁雜。敍述井然可觀。可謂文之上乘。

2 真實 有一事止寫一事。有一景止記一景。無須故加濫語。近世作品。雖琅琅數萬言。實多空泛無味。每讀歸熙甫先妣事略。項脊軒志等文。情景逼真。未始不拍案叫絕也。

至達意之文。吾極服膺胡適之言。

1 情感 情感之反面。卽無病呻吟。換言之。則無謂是也。胡適有言。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之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旨哉斯言。

2思想吾人作文所以發表思想也。文學而乏高遠之思想便如無腦筋無知覺之人雖名爲文亦不過爲文學界添幾許贅鼎耳。文學云乎哉。

此吾分言記敍達意二體文之要素也。合言之若修詞之工夫亦不可不具。苟能含有吾所謂秩序真實之記敍文。苟能含有情感思想之達意文。而詞句俱能新鮮。斯即爲有價值之文。有聲色之文。雖語體吾人學之興味濃厚也。雖文言吾人學之亦興味濃厚也。語體也文言也形式雖稍殊。吾人研究之興味則一也。

抑尤有進者。丁此文言語體並存之際。吾人應重語體乎。文言乎。抑二者持以同等之待遇乎。吾以文貴。因時文學之一國須因時以爲變遷。吾國文學之最早者爲國風大小雅。斯爲上古民衆語體。歌辭文學之結晶。自後社會變遷。而文猶師古。國文與語言。因以隔閡。洎乎佛書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能達意。乃用淺近之文。凡佛氏講義之文。多採用白話。宋人講學亦以白話爲語錄。至元而語體文大盛。不意明太祖卽位。乃創八股之文。當時士大夫又爭以復古爲高。於是此言文合一之機會宣告破產。然國文乃代表一國之語言。斯應一律用語體文。矧民國成立以來。交通頻繁。文化日進。國文改作語體。自無可難。非於此時而欲仍保守文言。斯乃不識時勢。行車馬於水道。服羊裘以當暑也。雖然語體

文、固、應、重、視、文、言、文、遂、將、掃、地、以、盡、乎、是、不、然、語、體、文、者、乃、普、及、教、育、之、利、器、也。換、言、之、即、爲、不、專、門、文、科、者、而、設、使、能、一、目、了、然、也。至、自、中、等、以、上、之、學、生、須、能、看、平、易、之、古、文、書、籍、須、能、作、文、法、通、順、之、文、言。其、專、攻、國、文、者、尤、應、於、古、文、深、有、研、究、以、作、整、理、國、故、保、存、國、粹、之、事、業、故、予、對、於、學、語、體、文、與、文、言、文、之、興、味、之、意、見、可、作、一、結、論、曰。

吾、人、學、國、文、之、興、味、止、視、其、文、之、有、價、值、與、否、不、論、其、爲、何、種、體、裁、也。吾、國、今、後、之、國、文、語、體、爲、普、及、教、育、之、用、文、言、則、中、等、以、上、之、學、生、或、專、門、者、研、究、之、庶、乎、兩、得、其、宜、而、泯、除、語、體、與、文、言、門、戶、之、見、矣。

臨江晚釣圖說

廣西賀縣中學 賴君鶴

邑城之東。江流紆曲。旁有古樹。歲華吐綠。宛如蒼龍。臨波而浴。又如翠蓋。枝幹相屬。下有釣者。其人如玉。理綸垂絲。近瞻遠矚。時則薄暮夕陽。在天淡烟迷濛。銀波遙連。游魚出沒。忽卻忽前。豈其忘餌。慮爲烹煎。昔有嚴陵富春隱賢。斯其徒歟。知命樂天。此遺事也。可以圖傳。乃爲繪之。而作歌焉。歌曰。古有異樂者。理竿投清波。非爲漁利釣。聊以適天和。江水明如鏡。晚烟生翠螺。境與市塵別。萬象歸包羅。誰妙丹青手。操筆如揮戈。松花寫蒼碧。得句同吟哦。

討蚊檄

泰縣顧高莊
義務學校 顧君麟

眇爾以麤。原爲子孓。始則頭尾倒置。潛隱水中。繼乃翅足俱全。飛騰空際。身輕似絮。鬚利如針。眼雖大而畏光。腹既枵而貪食。朝曦甫上。乃匿跡於暗陬。夕照初沉。輒揚聲於寢室。行同宵小。出必成羣。傷人於黑暗之中。肆毒於熟眠之頃。羅衣輕護。莫避饑涎。錦帳空懸。難成清夢。被噬則嫩肌遽癟。受毒而奇痒難搔。覺察則早已遠颺。得食而閔不畏死。種族蔓延。徧地害乃甚於虎狼。行藏詭譎。多端狡實。過乎蚤蠶吸人膏血。飽彼腹腸。驅之復來。揮之不去。蠹茲醜類。如許兇頑。果欲警戒貪饑。必宜大張撻伐。同情有願。天討共張。揮扇直前。試看渠魁辟易。舉手輕撲。頓教小醜殘亡。薰之以煙。俾少容身之處。攻之以火。令收鼓翼之威。傾樹下之殘羹。毋滋卵育。蕩溝中之汙水。永絕孽萌。庶幾禍患旣除。從此夢魂無擾。

韓昌黎與孟東野書書後

太倉四中
師範部 邵圓徵

士生晚近之世。其有志行古道。而身能免於困苦者。幾人哉。夫以行古道。而不能免於困苦。此同志者。所爲惄惄而悲也。余讀韓昌黎與孟東野書。而深歎東野之行古道。不適於世用。以致顛沛終身。嗟呼。以東野之才。高氣清而困苦如此。昌黎烏能不悲哉。雖然。昌黎豈但爲東野悲。實爲己悲耳。其力追古

人與東野同而其身罹患難尤甚於東野。藉令二子不行古道何至如此阨窮乎。然二子志氣配乎道義。發乎文章。其輝光如日星之爛然。爲後人欽仰弗衰。視世之揣摩時好。倖顯達於當時。而一轉瞬即化爲灰塵。烟消霧散者。人格之高下爲何如哉。然則二子亦可以無悲矣。

賣柑者言書後

上海徐匯
類思師範 蔣子才

君子以言警世。不爲駭世之論。而以滿腔憤懣之言。痛哭流涕出之。以救世道。而正人心。若劉基託賣柑者言。發爲偉論。忿世嫉邪。豈無故哉。方其在元至順間。舉進士。起爲江浙儒學副提舉。論御史失職。爲臺臣所阻。再投劾歸。後復辟爲元帥府都事。築城以逼城。而方國珍行賄用事者。反得招撫而授以官。可見當時之文臣武將。雖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而內容之腐敗。實無異柑之玉質金色。敗絮其中。徒以炫惑愚瞽也。迨其見忤於執政。棄官而還。嘗著郁離子以見志。要皆憤時嫉俗。託物言性。與所著賣柑者言。可互相發明焉。厥後爲明太祖所聘。佐之以成帝業。嘗謂宋元寬縱而抵罪。是劉子所謂憤世嫉邪者。不惟坐而言。實能起而行也。惜其嫌惡太甚。與物多忤。既爲李善長所譖。又爲胡惟庸所中。卒至憂憤還山。毒發而卒。誠可悲矣。雖然。受欺者喪其身。欺人者喪其心。喪其身者。身雖沒而名常存。名存則雖死而猶生。喪其心者。身雖存而心已亡。心亡則雖生而猶死矣。嗚呼。欺世盜名。自貽伊戚。

心欲欺人先欺其心。凡世之徒驚虛聲而不知實事求是者。聞劉子之言亦知惶愧也夫。

書方正學吳士篇後

寧海正學胡日仁

嗚呼。世之所謂夸者。果操何術使人信用若是哉。蓋人情莫不有所好惡。故備之必以其所恆惡者誘之。必以其所恆好者夸者之說。其亦巧於誘人歟。雖然。彼所謂夸者。一時雖被其惑。其敗可立而待也。余讀方正學吳士篇。述吳士之說。張士誠醜詆諸將之無能。以夸己之能。聆其言。雖賢者將被其所欺。而况張士誠耶。及李曹公兵至。則束手無策。受轅門之誅。向之所謂能戰能謀者。又安在耶。嗚呼。歲寒知松柏。士窮見節義。使吳士不遇李曹公。方且久糜廩粟。安享富貴。又誰得而識其夸哉。是以知夸者之足以欺一時。不足以久欺也。今者爾詐我虞。恬不知恥。上而政府。以夸術取位。下而庶人。以夸術取利。及臨小害。則束手無策。遭轅門之誅者。無一非吳士也。吳士乎。吳士乎。何其子孫之繁衍於天下。一至於此極也。悲夫。

思危樓序

黃慶扶雅中學林修

丙辰春。余讀徐君惕安思危樓記。心怦然動。以爲新成之樓。何恊於危而競於思。若是其汲汲耶。既而恍然於徐君之思危。乃保泰之道也。何則。吾人所居之境。皆險境也。所遇之事。皆危機也。苟不審慎於

其間冒昧而從之。則一經蹉跌，失足陷阱者，正不知其凡幾也。惟思危，則能取事不苟，而身不爲事累矣。應物有術，而心不爲物蔽矣。無累無蔽，而所居之境自安矣。故事物之名相反而實相成者，此類是也。自古賢哲之士，屢取世人所憎厭之名，藉勵自修之實。若考亭自名晦庵，柳州自號愚溪，豈真愚真晦者哉？抑亦養晦以修明不違，而如愚也。徐君能見及此，亦舉反對之名，冀收正實之果。如晦者，明之對也；愚者，智之對也。則危者安之對也。徐君卽此自勵，以勵後人，其意深，其慮遠矣。余因嘉其名之得當，喜爲之序。

魏冰叔大鐵椎傳書後

華小學林法
黃鶴

嘗讀蔣心餘雪中人曲本，而嘆當日不出世之雄武。經才人之筆寫出，隔代猶想見其英姿。然吳六奇受賞識於查伊璜，從戎立功，手握將印，傳其事者，其文易於興高采烈。若大鐵椎溷迹風塵，欲求一技擊足用之人，聯爲指臂，至不能得之於素有豪名之宋將軍，則其遇之窮已可概見。而冰叔據舟次所聞，爲之作傳，揣狀侔情，刻畫盡致。覺其人之貌言服食，寢興動止，迥與尋常武夫不同。及觀其曠野戰鬥呼椎殺賊，鬚髮楚重，瞳睛暗，叱咤辟易，千人氣概，文之工於傳神，一至此哉！宜其繼侯朝宗而起，而名且過之也。

上海愛國女校萬惠卿

書于清端與雪荆濤書後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讀于清端與雪荆濤書而益信矣。當夫羅城之初入版籍也。邊地荒涼。人民蠻野。往而難治。人孰不知。惟清端以爲英雄字典中絕無難字。於是立志前往。雖有王生之勸阻。卒不能挽其百折不回之志。氣是豈庸夫俗子所可及哉。然或者曰。清端之至羅城也。未嘗不心驚膽落。通詳乞歸。其志之不堅。可想而知矣。噫嘻。是豈能知清端者。當其身之在途也。已罹重疾。一旦深入蠻煙瘴雨之鄉。滿目荒涼。人非木石。能不悲乎。扶病赴任。勇往直前。非其立志之堅乎。及其入縣時也。旣無完全之住宅。又鮮整潔之縣庭。諸僕相繼而病。此情此景。尚有生氣耶。且邊荒久反之地。絕無文化之可言。行政長官。理事何從著手。通詳辭職。亦人情之所同也。後諸僕逃亡殆盡。清端能以萬里隻身。治至頑之猺獞。使歸王化。誅巨盜。服人心。使之婚喪以禮。民俗爲之一變。官民親睦。如家人父子。吾恐文化開通之地。官民之感情。猶或不如彼也。見擢合州。有當然者矣。嗚呼。清端之所遇。設令常人處之。吾知其必難堪也。至於讀詩飲酒。大有古聖賢之風。赴蜀而益勵。前操始終不變。卒成偉大之功業。傳之千古。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不可沒也。書此以致慨於今之執政者。

贈同學曹鴻章之滬序

江蘇海門啓秀中學 邢錫鑄

今之強國何以強。強於工業之精進。弱國何以弱。弱於工業之不興。蓋今之世界。一工業競爭之世界也。我國今日貧弱極矣。上而府庫空虛。下而民食維艱。所謂上下交困之時。其故非一端。而工業之不振。其大較也。我國對於工業。向不注意。一般工人。多爲貧苦失學之徒。智識簡陋。對於工業。死守舊規。不圖改良。以致失敗。曹君鴻章。赴滬就工。其有鑒於斯乎。惟余與曹君。同學有年。一旦睽隔。能勿依依。臨別之際。聊贈數言。以曹君平日所學。已有足特者。將來之於工業。若再加以研究。則必有所發明。而我國工業之振興。庶有豸乎。然滬上爲我國繁華之區。人煙稠密。種種惡習。巧於致人。吾輩青年。每一至其地。即爲所誘。陷於輕薄子。良可慨也。雖然。環境非能誘人。實人自爲所誘耳。苟居其地者。有堅忍。不拔之志。視浮華如陷阱。則亦不足爲害。孔子不云乎。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曹君其勉旃。

予李彩庭小簡

北京朝陽大學 莫祖紳

久疏候。母罪。萬里孔懷。邈無晤期。殊悽愴也。紳學猶故步。無可告。又愧悚也。來日結果。此可預知。不肖尙何言。尙何言。謹狀。

復族兄治新書

莫祖紳

示悉。大文勘還。媿不能如所許矣。家慶文字重樸實。近世操觚家多失其旨。尊作傑然異之可傳也。拙撰一首。妄效顰。附呈求教。子鐘聞近同事桃源公暇膝譚。當有一番興趣。紳恨隔京師。子焉孤處。南望楚雲。曷勝悵悵也。惟希時通郵筒。遙遙相對耳。頃見報揭湘督以一千七百餘之捐款。不爲軍餉之需。竟作購械之用。度其心當有作意。禍湘邪。福湘邪。固不可知。要不可無疑慮矣。使譚趙再彙。而吾兄已尋得桃源淨土。其亦不得謂避秦乎。笑笑。外寄小影一方。卽爲廬山眞面目也。幸惠存之。驛行草草。不及百。一敬候起居。

家慈五十行述徵文啓

安徵
二師 許博如

家慈姓程氏。同邑達書公之女也。年十五歸先考郁文府君許公。生三男五女。殤其三。今惟姊端佐端佑。兄志深。妹端偶及敬溥在焉。當家慈歸府君時。家政貧困。四壁蕭然。府君乃棄儒業商。歲入甚尠。度日艱難。辛苦萬端。曾無快快之色。生兩姊。勤婦職猶不怠。如是者數年。兩姊年漸長。課以鍼黹。教之勤儉。未幾。府君經濟稍形寬裕。家給不致窘迫。家慈乃以家用餘資。置田地。備器具。卹鄰里而已。之艱辛。則仍如昔。嘗語人曰。阿堵物固人生不可缺者。而亦最有害於人生者。在人能善使之而已。府君業商。於贛客居多。而家居少。以是戚鄙往來。賀慰酬應。皆家慈一身任之。數十年如一日。未嘗稍懈也。猶憶

余與兄讀書里中小學校。夜則歸家。籌燈對讀。家慈與兩姊伴之。余有倦色。則督責之。二更餘始令安寢。其教育子女也。嚴加督率。於此可見一斑矣。家慈侍先大母。嘗得歡心。溫清定省。無少間斷。凡七年而先大母卒。家慈與府君哀痛無已。時我等尙未生也。喪事畢。府君以家貧難安家食。乃挈家慈赴贛。余與兄妹皆生於外省。家慈居客中。節儉一如鄉里。十年始賦歸來。逾十二年而府君卒。是年家慈年四十有六。哀傷悲慘。痛不欲生。謂我等曰。今汝父逝矣。汝等思所以自立於世。繼志述事。毋爲許氏辱。是則汝等之天職也。家慈生平與人無忤。與世無爭。懿範坤儀。鄰里矜式。與之居者皆悅之。屆茲大衍年登。藉留紀念。謹就家慈生平略述一二。伏希雕龍碩彥。繡虎名姝。賁錫佳章。無任銘感。曷勝榮幸之至。旃蒙赤奮若余月。男許志深敬溥謹啓。

卽墨侯傳

廣西賀縣中學 蔣君鵬

卽墨侯。吳人也。石其姓。虛中其名。幼嗜學。性頗堅定。常與文人相切磋。負青雲之志。抱進取之心。雖備受折磨。遭污涅而不磷不淄。之概自在也。與陳玄楮先生定傾蓋之交。二子不能舍之。而自立。侯亦不能離。二子以獨存三人。必互相依倚。未嘗一日相離也。而學者尤與之有莫大之關係。其將來之前程。學業之成否。多賴侯砥礪之力焉。由此觀之。卽墨侯之功大矣哉。余恐世之學者忘其功。因爲之傳。

益陽劉公笏廷墓志銘

陽大學 莫祖紳

中華民國十有三年。直奉戰禍復作。舉國紊裂。形成瓦解。友人劉子範青袖所爲尊人行述。造余寓而言曰。陵谷變矣。吾何忍。吾先子幽下於無紀。勾子銘以葬之。俾後有聞焉。嗚呼。吾亦少孤寧忍不銘哉。誦範青所撰行述。與其所欲表暴於後者。感媿爲何如耶。繹而著之。又惝然不知所爲言者。謹按公氏劉世爲益陽大族。曾祖父諱顯期。祖父諱光珮。父諱大誥。累有隱德。弗求仕顯。而人所樂道其行義者也。公少讀書。負才譽。文采彪然。師友皆推重之。里有崔明德者。擇墳遍州邑。無稱可者。見公文則大喜。遂以其文字焉。旋以父年高。退事色養。恆承其權。而復以孝聞。里人敬服之。凡糾紛必就裁決。抑強扶羸。秉持人情法理之平。無不帖然服矣。家故富。而好施。與族戚鄉鄰。以困告者。常受其惠。凡義舉。多自公成。晚清壬子之歲。鄂孽流湘于嶧。如蠭集。哀號頻呼。狀至慘也。公出圃糧賑救。卒賴以蘇焉。已而大吏奏其事。獎予五品頂戴。人豔榮之。而公深自抑斂。晏然如未與其事者。蓋公爲人。克己好義。不爲矜張。恂恂君子儒也。凡所當爲者。無不力爲之。鄉人推治團務。有年矣。翕然如所託。甚相驩也。益陽爲縣。地居資水之壠。水患作而盜起。民常苦之。宰是邑者。往往無策相應。惟公里泰然如恆。而民亦不及慮者。以其有公也。故公卒而鄉人悲。恐交集。走相告語曰。今不復得見劉公矣。求聞醫歟之者。

斯亦足也。嗚呼。此可以概其生平矣。士何恥無豐功偉業之爲。特恐所爲無可稱。行有足稱者。卽爲之所重也。若劉公者。今後可千古矣。劉公諱耀丸。一諱稷。原字笏廷。以清同治壬戌五月七日生。以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卒。享年六十有三。元配曰崔孺人。繼配曰張孺人。崔孺人前卒已若干年。葬地曰水閣涼亭。今公葬合焉。有男七女一存者。國定、國順、國繁、國美、四男而已。國順字範青。治學有聲。工文律。吾夙推爲畏友者也。公旣葬。六月慈利莫祖紳追爲銘識。壙銘曰。

乾乾一杯土。是爲劉公墳。茫茫終萬古。幽宮鐫此文。此文長不泐。令德不著聞。

曾王母吳孺人墓誌

湖南慈利
宜沖學校
李士勉

孺人姓吳氏。年二十歸我曾王父。前清光緒十七年。某月某日卒。享壽六十有奇。生給綸。繪綸。士勉先祖也。父諱惟瞻。字朗珊。爲其所出。曾孫七。二蚤殤。以班次之。士勉居長。曾王父治家嚴。孺人濟以勤。閩以內事。主之無一失。並時越諸婦之俎。而代之庖。或以孺人頻患目疾。而猶忍勞勤之。稍息不從暇。輒績。棉以爲一家之衣。有餘則自藏。至得布值甚多。而孺人春冬一絮襦。猶中年物也。家稍裕。每日饗食。粗雜藜藿。不求悅口。蓋孺人以身示教。其勤儉有如此者。於戲。孺人生未嘗享一日之樂。沒已數傳。而又不能待光泉壤。是則士勉讀書之罪也。悲夫。

泰山牧豎

立全椒縣中學葉綠素

泰安人爲余言。岱谷當春夏時。草生山碧。羣豎牧牛。山腰日卓午。一豎息景樹下坐。未久。身忽翛然凌空。起俯視翔迴甚樂。已復自下意頗得以爲將仙去。歸告家人。未之信。越日共往驗之。果衆駭怪適共翹首。略見山頂有物蠕動。屬豎仰睇。一大蟲方呀口向下作吞吸狀。豎驚墮而奔。自此不敢再言仙事。土人諱蛇爲蟲豎之昇。蓋蛇攝以氣冀近口。則啖之耳。葉子曰。古之所謂神仙之事。略可識矣。然余觀於近世仕宦方其得意位上位。舍峻宇梯天而登。曾不知有呀口其上。或一墮而掃地無餘者。是皆泰山牧豎之類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由來已久。樂天詩云。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誠慨乎其言之也。

潭溪義渡記

宜興利南慈學

李士勉

潭溪源出鍾雲山之陰。東流十餘里。届馬飲泉。寢折而南。又十里。注於澧。其注澧處。闊數十丈。爲荆豫入瀆蜀通衢。春夏汛發。江水橫湧入溪。儼成巨浸。行者間關。前清季年。族人萬選。斥田租八石。造舟以濟行人。歲久頽陁。溪之夾岸。皆平原沃野。瀕澧而宅者近百餘家。澧南則峻嶺重岨。榛莽密北岸居民。采樵者咸趨於此。然江水深阻。取攜非便。嚮者萬選之舉。專注濟溪。而涉江者不與焉。歲乙丑。某某

諸君有志經世。緬萬選之功。之不可墜。並念居民竭來之艱。爰醵金若干。重葺舟楫。水溢則移舟入溪。以候行旅。水落則泊澧濱。以渡里氓。所謂一舉兩獲者。此也。工訖。勾予記之。予既嘉董事諸君克續前功。而又喜都人士之樂於襄成也。於是乎書。

擬重修汪太傅讀書臺記

安徽第六師範黃人祐

古六多奇山水。崖如嵩嶽之邃。峯如武陟之算。皆稱名勝。獨邇東皆坡陀平陸。而距縣治五十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則有龍穴山焉。山穹窿而高。崢嶸萬狀。南北兩峰對峙。其相接聯之處。獨凹而坦。四望空明。攬一邑之勝。卽南宋汪太傅讀書處也。有臺焉。年久而圮。後有高行僧卓錫於此。倚臺左結精廬。昔年鄉人士又設高小學校於寺旁。景太傅之芳蹤也。臺址方數十步。殘碑斷碣。半淪於土。惟古樹成列。森然挺秀。猶令人想象於名臣之氣節。噫。古來勝蹟。湮沒者多。蘭亭已矣。梓澤邱墟。原不足惜。獨太傅之高操大節。卓然千古。卽轍迹所經。猶足令山川生色。况其伏處潛修之地乎。太傅之在南宋也。立朝侃侃。扼於賈似道之姦。二策不行。終死於趙家乾淨之土。忠矣。丞嘗百世俎豆千秋。原有鄉賢之祀。在。然茲臺也。尤太傅之所久居。可任其傾頽而剝蝕乎。乙丑之春。有友人史君。將醵金而重修之。資既具。誅茅蘿草。仍其基而加築焉。蒙等喜。此爲盛舉。知臺成之後。吾輩拾級而登。可景千秋之遺範。登階。

而肅可薦一瓣之心。香太傳之澤將因此臺而愈永矣。蒙不敏知成功之有日故先爲之記。

溫嶺高橋濟老院碑記

雅中學扶黃巖林拔

溫邑高橋莊有濟老院初爲古常寺。寺宇五楹。緣以短垣。垣外田七八畝。以供香火。民國二年。會僧卓錫他方給尼住持。尼患盜匪。不敢居。遂荒廢。李君斐然欲購改爲濟老院。以告尼。尼忻然廉價讓焉。以鄉望素孚之李省齋。李誠齋。章靜波。韓肖亭諸君。共董其事。沿門托鉢。集腋成裘。添置平屋數椽。及常稔田三十畝。閱年而院始成。丁巳歲復建大廈於後。詳訂院章。部署精當。規模益宏廓矣。嗚呼。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老者安之。孔子之志。今李君首先提議。得諸君協力以成。是院其殆聖人之用心歟。自有此院而天寒水盡之時。日暮途窮之老。得免溝壑不謬。第恐人亡政息。時異境遷。越世而就澌滅矣。此君等所爲。請官勒石。昭茲來許。而計久遠也。某喜是院專爲濟老。有合聖人之旨。敢不貢一言爲守成者。勸。

春郊遊記

浙江建德一小畢業陳文

癸亥年二月二十九日。天氣晴明。日光不烈。斯正旅行適宜時也。同學五十八人。早膳後。整束衣冠。咸集操場。列隊出行。教員前後督護之。履聲歌聲相應不絕。道旁觀者咸讚吾校學生隊伍之整齊焉。未

幾抵烏淇。青山聳翠。紅花吐豔。由此乘舟。渡麻車埠。江水清瑩如鏡。抵岸。復向前行。道路崎嶇。突兀殊甚。但時見農夫牧子。怡然自得也。十時抵夾石唐君家。午膳。十一時復整隊而前。所見田地。皆被去年洪水之患。田中堆積砂石。彷彿似溪灘。令人觸目驚心。殊爲可感。抵楊橋頭三育學校參觀。學生共計十一人。形式尙可。至十二時。遂整隊而歸。抵小吉村。見五社學校學生歡迎道中。不勝欣喜。互行鞠躬禮。二時抵麻車埠五社學校憩焉。後至胡君家用膳。告辭而行。其列隊嚴肅。與來時相彷彿也。抵烏淇。忽然黑雲四布。小雨濛濛。因至東嶽廟暫避。歸作斯記。以留鴻爪。

秋日登天心閣眺望記

湖南公立商業學校 何澤

課餘歸家。枯坐無聊。忽聞有聲自外來者。曰。子去天心閣乎。詢之。則舅氏與家人將遊天心閣來邀予也。予大喜過望。整衣從之。出門。行數十武。抵城。循城而上。道路崎嶇。磚石狼籍。草枯葉脫。滿目蕭條。時已夕陽在山。行人絕跡。惟有一二寒蟬。吟噪于林木間。如迎予者。須臾抵一堡。上築小屋。以木爲柵。舅氏指謂予曰。此午破臺也。所謂天心閣。殆將至矣。予舉首前探。遙見樓閣高聳。插入雲際。建築完固。氣象蒼古。洵三湘之勝地也。又數十武。已抵閣門。入門右側。至一斗室。拾級而上。豁然開朗。俯視星沙。猶如一勺。遠顧羣山。峯巒起伏。參差環列。若遠若近。湘水自南而北曲直。若帶碧色。漾漾與長天一色。南

仰麓山高聳雲際歎黃蔡二公之雄偉而今安在哉。西望賈太傅祠慨然太息思賈子之才當明主之世猶且以不用死古之君子求干於君如此其難也而其東則定王臺漢長沙定王發倚欄涕泣西望長安之處也北俯汨水慘然流涕想見屈原之爲人嗚呼世事滄桑故宮黍離昔日之歌樓舞館今日之碎瓦頽垣昔日之英雄豪傑今日之荒塚古塚撫今思昔其何能無悲感於懷耶俄而寒月東上暮色蒼茫乃循途而歸書爲之記

登岳墩記

育泰興縣立霍桂明

吾泰邑鮮名勝地佳山絕少有岳墩可登高五六丈周百數十丈昔岳武穆鎮通泰常駐兵泰城築墩望金軍墩之名其有因矣今或稱泰山余念東嶽泰山因隸泰安而名吾城泰山或亦因吾泰而名焉山雖不高有石級焉余欲登覽久矣茲屆休沐之暇偕契友數人作泰山之遊旣臨其下拾級而登達山之路一在東南一在西北路徑螺旋平坦趨登者不以爲苦山之巔岳廟在焉是廟建於有明邑宰舒大猷手神像威嚴凜然生敬西偏有扁鵲廟廟下有秦檜夫婦石像登山者無不捨碑投聲以爲快南麓有胡公書院宋胡安定曾講學於此手植之銀杏大可合抱西有小西湖雖不及杭州西湖之大亦有亭榭數座可供遊人憩息北之演武廳爲曩日試武地今則荒場矣近覽城中古柏由六朝至今

歷千餘年。稱吾泰古蹟。他若靖海樓。文昌閣。魁星樓。及文峰塔諸勝。歷歷目前。遠眺江陰之圌山。隱現雲際。若遙遙相對上下。舟楫往來如織。住碇者。桅檣林立。無不一一在望。顧盼之際。與友人談岳王歷史。至金牌十二之召。三字之獄。未嘗不浩然慨。趙宋之自壞長城也。回顧殿廊匾聯。金光炫燿。不知凡幾。居中一匾。顏曰大宋一人。余深敬立此者。其崇拜岳王與我有同情也。噫。心懷忠直。毅力爲國之士。登覽此山。其亦知流芳百世。雖死猶生。可以自勉也乎。挾邪術陰謀以誣陷英雄者。登覽此山。其亦知遺臭萬年。後誅可畏。因以自戒也乎。其他之登斯山者。覩樹色之蒼蒼。聽鳥鳴之喈喈。亦足以遊目聘懷。洵吾泰之名勝地也。因退而爲之記。

弔同志單德二君

紹興陳于德

單君德三字蘭生。紹興人。善文藝。著作界未來之健將也。向在大東書局辦事。爲學生文藝叢刊社之主要職員。今春因積勞成疾。返里後就醫診視。小愈。卽取書細誦。而病益劇。越數日。竟溘然長逝矣。同里惜之。而文友尤痛悼不止。于德素與單君友善。悼君之有曠世逸才。而青年遽夭折也。因焚香製辭。以弔之曰。

仰皇天兮不弔。委哲人兮年少。同志淒兮別離。眼望穿兮山嶠。夢見君兮來遊。形恍惚兮沉浮。神脈脈

兮含怨。貌欷歔兮添愁。憑虛坐兮故處。翻舊卷兮暫休。恨相交兮何晚。痛長別兮悠悠。墓門寂兮草黃。關山隔兮月黑夜烏嚶兮悲鳴。長松妻兮無色。君今去兮安之泉路。長兮何極。哀文壇兮不幸。惜遺墨兮無存。盼墓草兮不宿。歎永訣兮涕零。弔冤魂兮何虛。奠絮酒兮來歆。

筆銘

近朱赤。近墨黑。善惡無常。君子慎所擇。

硯銘

行欲方而智欲圓。是以君子取友必端。

墨銘

爾日損我日益。一寸心戒磨滅。

代江蘇第二
用師範 黃成樂

黃成樂

黃成樂

文
〔乙〕

■ 我所希望於女學生者

上海大學 曹雪松

這是一樁極可慶幸的事，近年來婦女問題，在中國的社會上已有了立足的地位。什麼參政運動，經濟獨立，教育平等，社交公開等問題，如陽春三月裏的嫩筍一般的接連着蓬勃地發生起來。自然，這種一日千里的向上的趨勢，除了頭腦冬烘的老學究外，誰都不敢加以反對！不過，我所希望於今日的女學生者，決不在此；我對於參政運動等主張面上雖不敢加以否認，但內心同時卻又不願加以贊同。

這話怎樣講？

因為在我們中國的社會裏，有數千年重男輕女的習慣，單靠口中說白話，紙上談空兵，終是沒

有用的。試看數年來志士們奔走呼號，所得的成績在那裏？麻木的社會，是否也受了些感動？一般自命爲新婦女的，除了學到些時髦和拾到幾箇新名詞外，其餘究竟還有學到些什麼？唉！假使有人在萬里汪洋的大海裏，投之以一片小石，也許會濺起一朵一朵的銀色的小浪花，和激起無限的一圈一圈的波紋；唯有我們呀，日夜在改造的途上掮着紅色的革命的旗幟，聲嘶力竭地呐喊着『衝鋒！前進！』但終於沒有一人聽見，終於沒有一些影響！唉！這是我們研究社會問題者多麼痛心的一件事呀！

從過去的事實，現在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箇教訓：社會中無論一件什麼事情，當穩重地一步一步做去。譬如上樓梯，應該一級一級的爬上去，假使一步便跨到最高級，說不定立刻就要跌下來。所以我今日所希望於女學生者，決不在謀參政實現，社交公開是在：

(一)修養學識——在學生時代的姊妹們，最要緊的是修養學識，我十分贊成易家鉞先生在民鐸上發表的那篇『中國丘九問題』的高論。我以為不論男女青年，在求學期內，除萬不得已外，不應該去幹什麼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學生唯一職務，不二法門，便是要努力讀書。現在多求得一些學識，將來到社會上去便可多幹一點事業；因為學識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工具。一個人有了高

深的學識，後日脫離了學校，便可到社會上去幹相當的職業；有了職業，經濟就能獨立；經濟既不能獨立，那末，一切難於解決的問題，這時都可不成爲問題了。

(二)勿趨奢華——現代一大班的女學生，一天到晚只是塗脂抹粉，想到公園裏或遊戲場中去出風頭。高小還沒有畢業，卻要大擺而特擺其「女學生」的架子；身上穿的是紅綢綠綵，腳上穿的是高跟皮鞋，並襪上一雙薄如蟬翼的絲襪。她們再也想不到物質生活，乃一切罪惡之媒；唯一只知博得旁人讚聲『好箇漂亮的女郎！』且藉此引誘一般正害『戀愛熱』的毛病的青年，以營她祕密賣淫的勾當。所以我希望，我十分的希望：今日的女學生，當痛改前非，向節儉的路上走去。飲食起居，一切都宜節約自守；極力當使精神向上發展，萬勿再蹈奢華放縱之習。須知奢華與節儉，對於女子教育的前途，很有關係。我們不是常常聽見人這樣說嗎？『養了女兒，無論如何不要給她讀書；讀了書，非特事體不會做，而且倒要坐好了吃肥的穿綢的。唉！人們給女兒讀了書，簡直是害了她的終身！』親愛的姊妹們！我願你們快豎起耳朵，聽聽這樣危險的呼聲吧。

(三)注意家政——女學生通常的毛病，大都漠視家政，專從事於社會運動，以致一日脫離學校後，對於家庭生活，完全隔膜。大學上說：治國平天下，必以齊家爲先。蓋家爲國家與社會之根本基

礎，他的良窳如何，影響非常之大；但要求美滿的家庭，在校中必須要竭力注意家政才是否則，將來只好做箇太太式的夫人。去年教育部下令，叫各校當加設家事科，並實行練習，以便學生卒業後，於家庭生活不生隔膜。我想這箇意思很好，我很希望姊妹們在校中對於家政一科，當多多加以注意，當多加研究，更當多多加以實習。我以為世界上最光榮而最足以自豪的事情，便是自己燒飯自己吃，自己做衣自己穿。縱然在社會上已有了高貴的職業，但自己能烹飪縫紉，也決不算坍檣吧！我所希望於女學生者，暫止於此。親愛的姊妹們倘能從此依我這三個條件做去，而且能得着很美滿的成績，那末再進而參政。那時我雖不敢包你們能達到成功的目的，但卻有七八分把握了。

臨末，我引何梅英女士幾句話來做本篇的結束：『我們要做普遍的工作，不要行畸形的運動；要做平民化的分子，不要做貴族式的奴隸。』

□ 對於地方改良的我見

江蘇第二
代用師範 蔡振榮

中國政治改革，已經十四年了。那十四年裏頭，革新的程度，究竟到了什麼地步呢？政治的成績怎樣？社會的進步怎樣？就各方面看來，非特沒有一點建設，差可自慰，簡直是擾擾攘攘，鬧個不休。無

論那一塊地方，無論那一般人民，不是受肉體上的侵犯，便是精神上的痛苦。到了現在，國民所受的苦痛，已達極點了。一般思想不長進的人們，就不免追念既往；以爲從前的政治，還沒有現在這樣的紊亂。從前的人民，還沒有現在這樣的受苦。於是說什麼中國不宜民主政治的，說什麼中國固有文明，用不着革新的。這種論調，原是不必說他是非。但是一般腦筋清楚的人，總不外說幾句政治上的罪言。把那什麼軍閥官僚們，批評一番罷了。這又有什麼意思呢？我們無論對於什麼事，批評果然不可缺少。但是批評後一定要有方法，怎樣進行才好。在下不揣謬陋，就管見所及，拉雜陳述於下。還要請諸君指教：

(一) 崇公義 地方由箇人集合而成，地方的盛衰，影響於箇人，其關係至切。但箇人習性，向抱家族主義，只管私家富貴榮華，於顧已足。地方的利害，視爲無足輕重的。這種見解，未免太淺了！須知地方大於箇人。社會的環境不良，箇人也就不能安居樂業了！譬之於木，木本若搖，枝葉還能繁茂嗎？又若同舟共濟，防護不周，水浸舟沉，吾一人獨能倖免於禍嗎？所以吾人須有公共心，和正義心。對於地方上，應興應革的事業，總要積極進行，力求地方的發達才好！

(二) 負責任 顧炎武先生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那末人民對於地方的盛衰，責任不更

親切嗎？况夫國體既改共和，地方上事業，須由人民自動辦理事業的人，皆爲吾人公衆的僱傭所辦的事業，其成績的良窳，皆係於吾人知識的程度，與地方觀念的強弱。地方上一切事業，與吾人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利害。所以吾人也應視作自家的事體。各人當量力之所及，引爲己任。倘若地方上的事業，都倚着地方官長去辦，這就是放棄主人翁的主權。勢必憑着少數人的恣意獨行，宜乎地方上，依舊閉塞枯寂。所以簡直說，沒有發展的生機了！要地方怎樣改良；怎樣整頓；非人民自己負責不可。

(三)有毅力 地方上公共事業，既是人民應負的責任。但是做的時候，未必即能應手而解。那棘手的情形，總是難免的。不是經濟的困難，就是環境的窒礙，非有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氣節，斷不濟事。試看我國近來不乏有識之士，初頗抱救國濟世之願。但經了幾次挫折，就嗒然心灰，頹然失望，忿激的人，或因此憤不欲生，投海而死。或者杜門養晦，與世不相往來。以爲束身自好之士，前者自殺，徒弱一箇，固無補於事。後者雖不失爲獨善，然處競爭之世，退讓亦豈得計。所以有毅力的人，須能任勞任怨，一方面當修養實力，一方面當陶冶心情。然後抱奮鬥的精神，與惡魔力戰，不達目的不止，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了！

(四)有團結 毅力固爲辦事的本，然獨木難支大廈，孤掌亦復難鳴，故欲事業的成就，尤須有

團結力，團結非僅聯合人多，尤須集合同志，既係同志，始有團結的精神，有精神便有組織，有組織的團結，始能羣策羣力，共同努力進行事務，否則烏合之衆，朝秦暮楚，惟利是視，權勢之見，意氣之爭，傾軋內鬭之患，勢所難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故須抱光明的態度，持正義的心願，然後團結始有一貫的精神，既有一貫的精神，即欲左右一世，亦非難事，他人雖欲壞之而不能，這就是團結力的好處了。地方改良的方面很多，現在就管見所及，略舉數端罷了！總之各人去其自私自利的心，便有改良希望，欲大公無我，一視同仁，尤須地方觀念能澈底的了解，欲使人民怎樣能有此了解，是則又非教育不爲功了！

■ 青年應該怎樣娛樂

吳江縣立
第二高小 王憲行

一箇人爲什麼要娛樂呢？因人在工作的時間，身體上非常勞苦，精神上非常疲乏，那麼在工作空閒的時候，選幾種娛樂的方法，使身體精神恢復原狀，並且還能夠陶冶性情，增高人格。

吸煙，賭博，飲酒……都是有害的事情。現在社會上面，把上列幾種，做最普通的娛樂，不知道他們的害處很劇烈，像賭博是容易破家蕩產，虛擲光陰，吸煙是容易委靡精神，消耗經濟，飲酒是容易

損傷腦筋，妨害作業。他們的害處，我一枝筆也難例舉出來。但是有了這許多害處，為什麼人人要把他做普通的娛樂呢？咳！這真是社會的黑暗啊！

青年負的責任是什麼？當然是改良社會的習慣，打破種種不正當的事情。現在社會上這樣的險惡，我們青年，應當竭力去和惡魔奮鬥，拯救墮落的社會，是很緊要的！娛樂一層，是人人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必須正當出之。青年的娛樂，更加要注意。究竟怎樣呢？讓我慢慢地寫在下面：

(一) 閱報 於作業的閒暇，買幾份純正的報紙，像申報時報等，細細翻看，可以知道中外的事了。

(二) 運動 作業之暇，邀集幾箇朋友，在清曠的地方，拍拍網球，踢踢皮球，也是無上的娛樂，可以強健我們身體，活動我們血脈。

(三) 美術 凡是喜畫或寫字的人，可於空閒時，約幾箇同志，組織一會所，非但能够增長技能，并且還能夠養成優美的品性哩！

照上面幾項以外，倘若地方上設有公園，音樂會……我們在星期日，或放假的日子，何妨進去遊玩遊玩！青年們啊！應該具有獨立性質，不要陷入惡社會的旋渦裏去纔好！

■ 國民當採『不合作主義』打倒『軍閥派』

江蘇第二代師 李懷清

哎喲！我國現在處到甚麼地位了。說起來真正令人心傷膽寒呢！外交方面，屢次得不到公平的待遇，不消說得了；單就本國政治上看來，雖早由帝政改為民治，但還不能制定一箇憲法，仍好像受帝國主義的支配。至於各項教育、實業……等，不但不能建設振興，反日見摧殘，衰歇的現象。推本窮源，都因沒有經費的關係；經費所以缺乏的緣故，大半要咎那最可痛恨，最不講人道的軍閥派了。因為軍閥派是殘忍的，破壞的，黑暗的，盛行侵略主義而慘害難填的。假若任他們在這箇風雨飄搖的舞臺上，長此擾擾，不但我們國民吃他無形的，不堪形容的冤苦呢，恐怕國家元氣日喪，債臺日高不久就要步印度的後塵了。我們國民，要及早覺悟，澈底覺悟，國亡以後，我們就更糟了！雖是說『火炎崑崙，玉石俱焚』；然而他們擁有偌大的財產，仍不失為一箇富翁，試問我們平時脂膏被吸盡的些小百姓，到那時怎樣好呢？哎喲！前途多麼危險可怕哪！

那末，我們竟肯束手待斃，憑他們（軍閥派）橫暴嗎？我想大家總要摩拳擦掌的去和武人決鬥了。但是他有光芒的刺刀，林立的槍礮，不自量力，以卵擊石，不是白白地送死麼？所以我現在想了一

箇消極抵制的方法，就是採行印度甘地所提倡的「不合作運動。」當英滅印度後，英人施以種種苛刻底待遇，甘地自忖寄人籬下者，無法奈何，只好拚命地勸國人不做英國官吏，不入英國學校，不用英貨，一切都不和牠——英國——合作。英人曉得這種消極革命的效力很大，於是就和甘地講和，允許印度的自治條約。諸位想着以一箇稱雄世界的強國，尚受那不合作主義的影響；我們國民，衆志成城，彷彿起來，難道不能打倒那倔強的軍閥派嗎？軍閥派快要死去，只要照我下面所擬的幾條實行：

1. 兵士——兵，本是護國衛民的，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現在中國式的丘八，是否志在護國衛民？我想不過迫於衣食的問題，去應召聊以過活吧了。唉那些丘八，也是四百兆同胞中之一份子，又何苦去受那軍閥派的引誘，——利用來蹂躪我如手如足的兄弟，動搖我莽莽神州，堂堂中華的國基呢！所以此後我願已當兵的人們，趕快投戈解甲，各擇一箇切身的職業，爲永久立身之計；未當兵而有志當兵者，須知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是男兒最光榮的事，但那軍閥派爲着地盤問題的招兵，是萬萬不可投他的窟宅的呵！俗語說：「長官的聲望高，是由無數小卒血和屍添高的。」那我國民箇箇不願去做他的奴隸，試問他有什麼強迫的手

段，來滿足他的慾望呢？

2. 參謀——現在一般武人，毫沒有真正的價值，全靠舐肥拍馬的本能，做他升官發財的祕訣，所以上下交征，齷齪不堪，如那些參謀們，尤其無謂之至。何以故呢？自己既有「運籌帷幄，決勝疆場」的真才能，就應該打敗外人，雪我國恥，才能够令人拜倒感激之至呢！今反為國內軍閥的走狗，多麼可痛呵！我們人是有氣節，有理性的熱血動物，能夠聽人使用，失掉自己的人格嗎？能夠忍心害理，助桀爲虐嗎？所以我們國民，須從此猛省——覺悟，切不可貽人的詛咒，痛罵哪！（就是不和軍閥派合作）

3. 官僚——我國現時的軍閥跋扈，幾達沸點，用不着說了；可惜一班腐敗的官僚，竟也心心倪倪地受他們的挾制，——如供給軍餉……等——可嘆孰甚！假若箇箇官僚，持以正義，把自己的飯碗問題，拋在腦後，以國家的大勢，國民的休戚為前提；那末，一旦他們（軍閥派）作祟，妄動干戈，不肯接濟他的軍餉，不受任何勢力的脅迫，罷官免職可也，粉身碎首可也，決不肯承認無禮的非法的要求，違背我……本分呢。武人也許收回成命，戢斂野心於萬一了。

以上所舉的三條，不過是最顯著的吧了，其餘還有許多呢；總而言之，無論何事，不與軍閥派合

作，真是正本清源，抽薪止沸的善策哪！

不合作運動，在這時候，正是着手的機會，一旦服屬於他國旗下，便沒有這樣的容易了。所以我提出這箇問題的意思，是要求大家澈底覺悟，并且希望民衆趕快有這樣的運動。

努力呀！

國民努力呀！

一不做，二不休，

非達到我最後的目的，

不肯停止我的工作呀！

□ 冬夜偶談

山西五
師畢業 侯應舉

我有一箇姓王的朋友，他去年留學歐洲，今年因事歸國，我想和他一塊兒談談，可是機會少得很。某日，他招我到了他家去，見面以後，彼此問訊了幾句。我隨就問道：『王君你在歐洲留學多日，那地方的人情風俗政治，究竟是怎麼樣好呢？』這時候正在晚間，可以作長夜的談了。他就詳詳細細，

明明白白，一條一條的告我說。

當我初聽的時候，精神也不疲乏，腦力也特別聰明，惟恐他有倦怠的意思，不肯盡情告我；不料他敍述的事，依然進行，但我睡覺的心，轉勝過那聽話的心啦；應答的聲雖不住口，可是所聽的話，隨來隨去，一點也不記在心裏。王君看見我是這樣，他就想出一箇法子，可以將我睡覺的心，暫時消去。於是他就問我說：『你願意看那外國的圖畫像片嗎？』我立刻驚喜異常，答應聲說：『很願意！』這一聲可就不知將那睡魔驅到那裏去了。他就爲我取出許多的圖畫和像片來，著我隨意翻看，當我初看的時候，無非風景人物，沒有什麼疑問和感想；忽然見有歐洲大戰的數張像片，見那些大礮火槍，炸彈……轟轟烈烈的響；那些打仗的兵士，就隨倒隨起，屍體堆積，和山一樣的血流在地，和水湧似的，其餘的那些兵士，還是仍舊打仗，毫不著怕；於是我一方面生一種悽慘的感想，一方面又怨那造戰器人的罪惡，就和王君說道：『那些槍砲子彈，還不是那些萬惡鐵匠做出來的麼？可恨可恨！』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旁邊屋內有一老漢，走到這裏，看他穿的衣裳，是很不乾淨的，顏面是帶灰黑色的，他就接着說道：『你說那些槍砲子彈是鐵匠的罪惡，我也覺着是的，但我有幾句話想和你二位說說，我也是箇打鐵的人，王君你是知道的，但我雖是一箇鐵匠，所做的器具，都是爲人利用的，如

那些農具呢，工具呢，以及家常日用的器物呢，沒有不利於人民的，那種還能傷害人民呢？那些槍砲子彈……同是念書人創造出來的，你二位知道麼？近來科學發明，無非讀書人的功勞，但是有科學的發明，才有這些快利的兵器。我做這事業是從先人們傳受下來的，從我先人直到現今，已經十數世了；常聽先人遺言：『從前雖有戰具，不過是戈矛劍戟，他那殘殺的能力，僅能對面相殺，那能如現今的剝害呢？』我們二人聽了這話，悄悄底不能答他一言，想這鐵匠的話，是像有科學知識的，也很可奇呢。這時候正在冬天，夜已深啦，天氣更冷的不了，遂各自睡去啦。

■ 中學生應有之覺悟

常熟縣立中學 龐翔勳

在這二十世紀競爭時代中的青年，應如何奮鬥，不然，不是染着舊社會的惡習，就是走入歧途，你想！危險不危險！所以現在的中學生，應該有澈底的覺悟，現在可以分兩種說：

一、消極方面——自制

現在每每有許多青年，在假期中返里之後，天天吸香煙，打撲克，又麻雀，或者在酒店內打了一角酒，高談闊論地吃着；這許多就是染着舊社會的惡習，也就是走入歧途；吾們在這當兒，就要用自

制的方法，極力自制；定了規律，嚴格地做下去，自然會慢慢地改去的，這就是消極方面的自制！

一、積極方面——自奮

自奮的意義，不但竭力把壞的改去，並且竭力求好的習慣養成，一箇完完全全的良好青年，將來也就是社會上的良好公民。中學生的自奮，要有三種：

一、努力求學

二、練習辦事

三、留心國事

一、中學生對於學問，當然要非常用功，立定根基，才可做別的事情。

二、中學是預備到社會幹事的時代，一面求學，一面練習辦事，將來可做一箇學優才高的人。
三、既然中學生是將要到社會辦事的時代，那末國事當然要知道，再不可像小學生，糊糊塗塗地過去；所以依吾箇人的意見，凡一箇中學生，一方面要自制私慾，一方面要有自奮的三種悟。

■ 學生對於農人不應該尊重嗎？

如皋文
藝學社 冒松蓀

當現在生活日高，生齒日繁的時代，我們要免除凍餒，必定人人應謀有相當職業。職業中什麼業為貴呢？我以為最貴的是務農。

天下大利總歸於農。農是什麼富強的基礎，人生的本業；士工商的生活，那箇不倚賴他呢？假如沒有農，試問工人的材料，從那裏來呢？商人的貨物，又從那裏來呢？士人的衣食器用，更從那裏來呢？

所以我說農業，誠職業中的首貴的，同胞那裏可以畏勞不為呢？學生們對於農人，往往存輕視的心，不知是什麼理？難道不應該尊重嗎？我姑把農人不可輕視的理由，畧寫在下面：

A. 農人終日勤勞，絕沒有邪僻的心，儉樸自甘，不作非分的思想，出言也沒有詐偽，做事總本真誠，品格的高尚，恆為營他業的人所不能及的；假使全國上下，都如農人，風俗自然淳厚，內亂自然不生，國基也鞏固了。

B. 我們衣食住的原料，總出自農人，衣的製造，出於綢布和麻，而綢成於絲，絲出於蠶，蠶食桑而生，桑樹是不是農人種植的？布成於棉或麻，而棉麻不也是農人種植的嗎？吾人食物，不過是蔬菜米麥……等等，種蔬菜米麥的人，不是農人又屬誰呢？就是拿我們的居

室說，一竹一木，總是農人所賜的。所以我們對於農人，應尊重他才好啦！

假使沒有農人，我們就沒有衣食和住了。豈不是飢寒交逼死我們麼？照這樣說來，青年學生們，對於農人，應持什麼態度呢？還是卑鄙呢？還是尊重呢？

□ 讀了淚痕後的一點感想

河南扶溝縣立女子高小 彭月娥

自殺，自殺，幾乎是我們女子的護身符了。

我讀了淚痕以後，戚戚和我一樣。始我未嘗不爲嘆惜；默想了半刻，實大不然。俗話說：「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這真是爲我們痛下的鍼砭啊！

女子和男子生的不同嗎？女子真好死嗎？真沒勇嗎？大概是輕女重男的惡習沒有洗刷清白，又因是女子無力拒絕，才逼着而死的啊！唉！爲小失大，何其陋呢？

試觀堂堂的英雄，著名的人物，那箇不是從苦中鑽出來的？舉箇例子吧：

往古的如：

蘇武留胡，夜坐北塞，寒風颯颯，胡笳牧馬，吟嘯嗚嗚，攻耳奪心，都是苦境；卻到底沒有殺了他的

生命。

花木蘭爲父從軍，日裏在戰中，夜裏寢枯草；連衣食都不顧。現在的如：

孫逸仙先生，和蔡松坡先生……他們赫赫的名，是不是從苦中得來？俗話說的：「苦過了，得安閒。」這也真是確實的一句話。

唉唉！我四萬萬的同胞，女子占了一半，大多數是從苦中走過，假使遇苦而自殺，那末，我女同胞不數年就要殺掉完了。

立國的責任，獨加到男子頭上，唉！這真是不能的！

我奉勸我女同胞不怕處的環境困苦，儘管它苦，只要竭力的拒絕它，一人力量不夠用的時候，結合同志，也不要被苦戰敗！我也是苦中的一分子，被苦將要戰敗者，寫這一篇以告我苦中的同胞。

■ 與欽韓敘赴校途中之經過

山東省立第四師範 王大恕

親愛的弟弟欽韓：

我每次給你的信，都是東拉西扯的說了些不關緊要的話。我想你對於我的途中狀況，還沒有明瞭，一定很焦急吧。現在我要滿足你的希望，所以把我赴校途中的經過，概括的敍說幾句。

七月十日，我和你一同起身到膠城，途中的泥濘山路的崎嶇，也是你所親歷，用不着再敍了。到了膠城，住在菜市街萬和棧內。棧主冷杞笙先生，對我們非常的親切，濟武丟失了行李的事，若不是冷君從中擘畫，定不住能完全找回哪。旅行的經驗，我們究竟幼稚，以後總要注意，切不要模模糊糊的哪。

十四日，天氣頗佳，我和濟武別了冷君，乘上午九點半的膠濟火車，赴青州。那時你已上課，不便外出。我呢，因為天色不早，也就忽忽就道，不及到學校去看望看望你。本來從萬和棧到學校，也是很遠；且是學校的事情，我已和王小魯校長談過了，料沒有其他的事故。王校長的辦學經驗，非常豐富，你儘可安心受業，以作將來涉世的預備。

我未上車之先，接到了高密朋友的信，約我到密相會。那時青州同學李子安君，也要到青州開學。因此我就將行李交給他和濟武為我帶到青州。所以火車到了高密的時候，我就下了車，徒步的

走到縣立中學去了。我從前在膠州小學裏住了一年，又轉到高密縣立中學附小裏。中學裏的同人認識了不少。這次舊地重游，總算是萬分愉快。不過他們已上課數日，並沒有閒暇和我外出。好在這箇地方，我還熟識的很，因此我一箇人就出去了，將該縣的商業、教育、路政、農業、約略的調查了一次。回中校後，將我從調查上得到的，和他們印證了一番，竟完全相同，可說是此行不虛了。

1. 商業——該縣的商業，在前幾年時本來不及我們膠州的。近年來因社會之需要，竟竭力的振興起來，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大些資本的商店，一概用電燈，商人的組織，也很有統系。毛宗勉君所辦的肥皂工廠，出品也還不少；價值也較他處為低，頗受社會的歡迎。可是他們的性質，未免有點固執，他們所賣的貨物，大半為英日出品。對於製造上頗乏研究。這次滬漢慘案發生，他們確實有些覺悟，這是他們一線的曙光，也是我對於他們的希望。

2. 教育——該縣教育局長梁寶山君，辦事頗為認真，視學員牛扶霄君是我們的同學，教育也很有經驗，因此該縣的教育，也就比我們縣裏好得多了。綜計有中學一處，在東門內道北，校長齊樂堂，濰縣人，學生一百餘人，分三級。職業學校校長蔡仰闡，學生百餘人，以蠶桑為主科。商立小校校長單魯堂，學生百餘人，行四二制。縣立小校與中校鄰，北岳小校在東關，俱行四二制。課程以國語科為主。

課程之分配兼採單行並行二法。設備不甚完備，鄉村小學十餘處，初級小學二百餘，綜計各校設備上俱欠完美，管理取干涉主義，教授多取注入及啟發二式，道爾頓制很少施行的。但是社會方面卻很為滿意。師資中校中以師大卒業及專門學校生為最多。其次為師範講習所學生，師範卒業者甚少，教育費支絀，教員薪金頗少，中校中多者五十元至三十元，小校中多者十餘元。社會教育尙付闕如，真是一件憾事。

3. 路政——路政機關祇有路政分局，縣長兼充局長，局員亦半為縣署人員，成績倒還不錯。諸高汽車路，為諸高兩縣創辦，於去年十二月間成立，經費以本縣罰款充之。只是車輛太少，不敷應用，兩縣的戶口，倒還富庶，只有商業，不十分發達，所以汽車公司的營業上，未能充分發展。由火車站至東門裏，有馬路一條，約三華里，為去年九月間重修，路旁樹株，以槐檉為多，並有電燈，夜間頗為便利。城內各街區，亦頗整飭；鄉村間的道路，並不見得改良，這也是山東各縣的通病，不祇高密是這樣了。

4. 農業——我向來是歡喜農村生活，所以對於農事，非常注意。該縣的土質頗疎鬆，少砂礫，比我們縣裏好得多！因此他田裏的收穫，也很豐富。我們每畝穀子約收六七斗。若照我們的斗折算起來，他們每畝可得十斗以上。若年事豐收，可得十五斗以上。黍稷種者很少，高粱尙未成熟，但是可望十

分收成的。豆子長得雖好，無如豆蟲很多，拿豆蟲的，每人每日一千五百餘文。此外縣署辦的苗圃，職業學校的桑園，實業局的林園，都有良好的成績。這是你所知道的。

我在高密住了二日，所以調查的很爲簡單，多仗着友人的臂助，才有這小小的成績。關於古蹟和風景方面，我今次沒有到過，下次再有機會，就要儘量的游覽了！

十六日天晴，早餐後，乃告別赴車站，趁十點半的火車至下午三點抵青州，到了南舍門首，見雙扉緊閉，門旁貼着東北軍駐所的大紅條子。於是走到北舍本部，就有幾位新來的同學，和我談話，慢慢地走向自習室去，那時方纔下了下午的課，同學中到的很少。我們三百多人，一共住在一箇校舍裏，真是擁擠的很！十七日我就上課，好在耽誤的功課還不多，後來的事情，再通信告訴你，並望你努力的靠着自己的本領，去尋正當而快樂的生活，做將來奮鬥的預備！祝你前途幸福勝利！

兄如心十四年七月十九日燈下。

■ 寫給一箇失意的朋友

湖北一師黎系業

嵐臣兄：

陳君則城會着我說：『黎慶玉君在武昌大學附屬高中投考，結果得一箇備取第五，他現在是非常不愉快。』我聽這話，很替你耽憂！才寫這封信來慰藉你。

你前者給我的信，已由朱君崇鑫轉來，柏女士底講稿，仍煩代爲覓取，因爲家父要咧；我從民國十二年投考一師，就嘗過那萬惡的入學試驗的味兒，雖在去年裏重複投考，如願進校；但是耽誤了我一年的光陰，受著多少人冷眼相待，那種苦況，我是決不會忘掉的！

記得那年第三場的試驗，只是『口試』和『檢驗身體』，口試卻沒大要緊，檢驗身體是『目光』『握力』『肺量』三件；我的目光，是很好的；握力肺量，只因先一天受了風寒，不免有點差池，又豈料那主試的竟用『握力等於零』『肺量不足』兩句話，將我從一百六十名中的第七，降到八十名正取以外的備取第九了。他還哄我說可以補得進去，使我在武昌住一箇多月，在這一月裏面，就有一二十天，在嘗藥味；唉！真可恨咧！

聽說你還可以補得進去，那次第上也沒大關係，可不必介介於懷，過愁眉不展的日子。

崑臣兄！我也是和你一樣嘗過了備取的味兒，到何處找那說『劉蕡下第我輩登科』的人，來替我們解解悶，惟有同病相憐，學楚囚對泣罷了。

你別說我受了別人的氣，在你面前發牢騷，不能幫你解憂，反給你添愁呢。要知這種考試的黑幕，我們學生是要時常試試的，甚麼月考啊！期考啊！畢業考試啊！升學考試啊！從此以往，還多得很，我們應當努力將那黑幕打破，放出光明，不使後來的學生，摸這樣的黑路。那便是我們這一二考試失意的造福他們，他們還要轉謝那萬惡的主試者。

擱筆時祝你心事如意！

少岑十四、八、二十書于天門

□ 故事教育的研究

寶山師範學校 楊佩文

興趣和注意，是自動教育上重要的原則，這是研究過教育學和心理學的人，大概都能知道的。講故事是兒童最以為有興趣的一件事情，也是最能使兒童惹起注意的一箇動機。這樣看來，講故事在教育上確是佔一箇極重要的位置。現在姑把我箇人所見到的地方，分述如下：

甲 講故事的目的

A 灌輸科學的基本觀念 故事的編輯，有就自然界的現象，地理上的奇誌，以及植物、動物……立意的；兒童聽了這種故事之後，頭筋中往往有一種好奇心發見。在這箇時候，做教師的，

就可以把科學淺近的智識，從故事灌輸給他；他們也一定很有興味去領會牠。

B 引起注意力 注意在教育上的重要，前面已經說過。做教師的，倘然不能引起兒童的注意和興趣；那末上課時教師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彷彿東風過耳，於實際上是毫無裨益的。年齡稍大的兒童，自動注意力比較強些，對於這項困難，自然容易解決，不過較小的兒童，他們的注意力，完全是要教師引起的；要引起這種注意力，用講故事的方法，較為最妥當。

C 興奮精神 大凡靜坐過久，或工作疲倦時，精神上往往生出萎頓不振的現象。講故事既能夠興奮兒童精神上的振作，而增加其能力，而間接上又能保持兒童身體上的健康。並且師生方面的感性，也可日益親密；因而教育上種種困難點，就可迎刃而解了。

D 陶冶品性 兒童的品性是很不一致的。故事是交換智識傳遞信仰的良法。在社會幼稚時代，其信仰力尤為深厚。兒童彷彿是一箇原始人，他們的社會——極形幼稚的社會——差不多，聽了故事，往往能夠在不知不覺之間，使他們的品性轉移，降伏他們相背的意念。

乙 故事的選擇 選擇故事，是研究本問題的一箇重要問題。大概故事的選擇，應該拿兒童的發育順序來做標準：

A 七八歲的兒童，觀察和記憶作用，逐漸發達，而各種現實的經驗，究還很少，想像作用，究還不受限制。在這箇時候，宜用童話物話和民間的傳說，自然界的故事做材料。

B 九十歲的兒童，觀察和記憶作用，已進一步，各種現實的經驗已是不少，而想像作用，也受了限制。在這時宜用和實現不甚相遠的童話物話和民間的傳說，動物生活等故事。

C 十歲到十四歲的兒童，自我意識，更為發達，關於社會道德等觀念，也漸漸明白。在這時宜用近於實現，奇異而有興趣，或真切而合於人情的名人傳記，或寫實的記事小說等。

丙 講故事的注意點

A 未講故事之前，對於要講的故事，教師應該先細細的欣賞一下，務使故事的內容完全明瞭；那末講起來，才能像「身入其境」一一的表演出來，使兒童見之如親眼目覩，否則容易使聽的人精神疲倦，久而生厭。

B 講完之後，又宜利用表演，使兒童重睹古人或異方人的生活，而模仿其言行，增長其興趣。

C 教師講故事的時候，逢到一二箇兒童不注意時，切不可多加斥責；因為中途停止，是最容易擾亂聽者的熱度的。

■ 春遊靈洞山的一箇影像

杭州藝術專門學校鄭辰

——日記中的一斷片——

朦朧的曙光，從綠幽幽的松樹梢曲折的透過無限人們甜蜜的夢境；微藍的廣漠的長天，密布着無數的朝霞；叢叢的竹林，他們還很依戀的留着一片薄薄的淡影，在橙暗的大地上顫動着，一切猶是很沈默的打盹；只是一片黃鶯兒的清脆的早晨之曲，打動了這寂寞的春晨呀！這是我們——娛弟娟姊——旅行到靈洞山的那箇早晨。

我們活潑潑的穿過繁華的街市；走出破碎的東城，很自在的在明媚的春光裏進行着，覺得溫和的微風，從草地上徐徐的吹到我們白嫩的臉上來，彷彿是春之神和我們接着甜蜜而芬芳的口吻，而野塘中的碧水，也因此起了無限的波紋，同時還有幾隻潔白的鳧鳥，在碧波中盪漾着，這委實是一張絕妙的藝術！

我們慢慢的走着，——卻一歇不停的在明媚的自然界中走着，受着自然的「美」的貢獻，幾疑置身於仙境！那時遠近的山巒，在晨霧裏很沈默的忽隱忽現着；躺在碧翠的水田中的青蛙，不時

奏起幽雅的音樂，同時柳林裏的鳥語，又很嘹亮的相應着，呀！自然界的一切，此刻統是很和藹的露着一層濃厚而素潔的春之光輝，歡迎我們了！在我們旅行者的心絃上，到是增加了無限的樂趣！

我們擡頭望着太空，雲氣蒼茫，蔚藍一片，實無邊際，無異於茫茫碧海，這時我們腹部覺得飢餓了，乃向娟姊取出身邊帶去的葡萄乾和香餅，環坐在溫柔的青翠的草地上，以熱水壺之清茶相和而食品的滋味，甜蜜而清香；田野的風韻，素潔而雅麗；我們覺得更其美妙有趣，委實不能用我們的幼稚的藝術手腕來寫真呢！呀！我們才能感到自然的美的偉大呵！

這邊一條灣灣的流水，裏邊的小魚，活潑潑的浮浮沈沈，來來去去，純潔而澈底的『自由』，或者是在箇中流露哩！岸濱排列着濃綠的雜木，水間倒影，整天的把她們寫照了！

我們繞着岸濱的崎嶇路上跑去，前面幾戶竹籬茅舍的人家，隱存在一叢微紅而芬芳的桃林中，樹臨青溪，彷彿是箇塵囂之外的村落，或者是桃源的背景呀！

我們看看沿途的風景，也許飽人眼福呢！呀！好美麗的春霄，惹起我們的歌意了：

明媚的春朝，

沈沈花影裊裊搖，

呀！徘徊塵囂裏，

冷淡而無聊！

碧巒彷彿擁抱我；

拂拂微風松樹梢；

潔白而活潑的野鳧，

散漫在溫柔而盪漾的微波；

甜蜜而和藹：

青蛙兒的唱歌，

呀！春之神的藝術，幽雅而溫和！

呀！自然界的風韻，古樸而逍遙！

行行重行行，不覺已跑到山腳，翹首遙望靈洞山：叢木的綠陰一片；連峯的碧色如雲，「洞山之神」宛如是已在那蔚藍的太空中奏起悠揚和藹的音樂，赤裸裸的歡迎我們了呢！

我們先進了山腰的一座寺宇——棲真寺——庭院中栽養水菓，種植蔬菜，很有天然的風趣；中進則佛像尊嚴；金身月面，煞是有點威儀！再進則廚架羅列，藏經宏富；我們在裏邊休息了一歇，飲了幾口清茶，然後再出來遊覽，那就更加有趣了！我們先跑到前面的一間破碎不堪的古屋，深隱在古木參天的綠林裏，蛛絲賈牖；苔蘚侵墻，相傳爲明太史趙志皋的讀書處，先達之槩，不禁令人嚮往遊吧！就繼續的一直跑到山後，這邊石骨嵯峨，峰巒矗立，而其最足爲我們少見的，要算是湧雪白雲紫霞三箇石洞了！現在把牠們的形勢分寫出來：

(一)湧雪洞——巖石穹窿，白泉從底翻出，像雪一般的飛舞，我們快跑到貼近了，就覺得有一陣陣的寒氣，刺入皮骨，使人起了無限的寒噤！據此地居民說：這石洞是沒有邊底的，曾經有人冒險過，手持焚着的蠟燭，身穿暖衣，從洞的岸濱向內進行，約行數十分鐘的光景，就有些恐怖產生了！裏邊黑森森的，懸巖削壁，彷彿是張牙的虎，舞爪的獅，並且還有許許多的蝙蝠，在黑暗中不時的迎面的飛翔，而燭光越進越暗，越暗越恐怖，這委實是奇異而危險的呵！然而這也是一種傳說，無確實的根據的。

(二)白雲洞——外狹內寬，乾無泉水，宛如是白雲縹渺於其中，昏昏沈沈，使我們的心坎頓時覺

得淒涼。

(三)紫霞洞——石屏相障；巖石橙紫，好似一座兀立於大地上的石屋，中可藏十餘人；但時有二股酸氣發出，我們也不敢一直進去呢！

呀！這三種奇形的偉觀，也許是天造地設的呢！後來我們跑到山腰，很自在的在小飛來峰上徘徊着；躡躅着，覺得腦海清瑩到二十四分！大家都很快樂的隨便的談談，笑笑，胸部中的市廩渾濁之氣，一掃而空。總之，這山上的石骨兀立，林木蔥鬱，泉水清瑩，邱壑深險，我們倘能不時的和他很親愛的接吻，處處都足以怡情悅目的呢！

光陰迅速，正和「白駒過隙」一般，太陽已是沈淪在西邊的樹林裏去了！自然界頓時換了一番黃昏的風景：月光照着蔚藍的天暮，煙罩着嫩綠的柳草兒，人兒，樹兒，在這湖色的朦朧的月光下，頓時加上了無限的淡影；晚風陣陣的吹來，影兒也隨着跳舞了！悠揚而宛轉的夜鶯之歌，彷彿是奏着「歸去吧！母親掛念得着急了！」的調兒啦！呀！我們身體覺得疲乏了！心懷有點辛酸了！歸去吧！但是我們將和靈洞山分袂的當兒，我們還屢次的把頭向後窺視，露出依依不舍的氣象；然而嬰兒幼稚的心靈，終爲「歸去吧！母親掛念得着急了！」的鶯歌牽住了一步一步的向着歸家的

文乙 春遊靈洞山的一箇影像

三二

路上跑去，可愛的靈洞山，竟在我們微弱的視線之外了！但是她的背景，猶是很明晰的在我們的腦海中盪漾着。



詩

[甲]

淒涼一室獨吟呻。况是他鄉臥病身。鶯燕不知人意惱。隔窗猶自鬧芳春。

十九初度誌感

湖北第
一師範余嘉鉞

浪鄉韶光十九春。一回對鏡一傷神。容顏變幻非依舊。歲月忽忙又轉新。投筆有懷難報國。上書無策枉憂民。懸弧兀自增惆悵。把劍看杯酌酒頻。

寄李鏡唐

余嘉鉞

久欲裁書問故人。幾回搦管暗傷神。此身難化花牋紙。付與郵筒往復頻。

予年未弱冠而鬚髮已叢生偶戲成二絕

余嘉鉞

鳥啼花落報春殘。獨坐書齋感百端。歲月如流莫孤負。君加餐飯我平安。

臥病

余嘉鉞

每窺明鏡見叢髭。鋸去無端又滿頤。也似青青春日韭。一番剪伐一番滋。

百不如人此占先。吟詩慣喜撫脣邊。豈同草木。

本是金鋼百鍊身。偶然一病竟淹旬。多情幸有良師友。往復殷勤慰問頻。

病起

余嘉鉞

懨懨一病甫能痊。對鏡相看轉啞然。莫道容顏消瘦甚。生成傲骨益清堅。

爭榮辱無奈都呼老少年

沾苦

乙丑孟夏偕本校同鄉諸同學赴黃州參觀各學校乘

便作西山之遊卽成一絕

送同學張君運權暑假旋里

余嘉鉞

結伴西山汗漫遊。吳王遺跡尙淹留。登臨我亦如鴻爪。都付長江萬古流。

聞吾鄉搶匪殺人放火民不

臨別贈同學楊君守經段君

聊生感而賦此

余嘉鉞

四境已無乾淨土。吾鄉匪患更披猖。書生多少憂時淚。灑向毫端字幾行。

小雨

余嘉鉞

炳燐

余嘉鉞

臨歧執手共傷神。朋舊多情亦性真。君自有家歸未得。楊君房縣人段君宣恩人暑途數千里且沿道土匪爲患劫掠行旅欲歸不得那堪相與送歸人。

慕地涼風起。陰雲隱隱來。羣黎方望雨。不料僅

暑假旋鳳留別涂君慕魚並

勸早歸

余嘉鉞

忽忽行色賦歸。與淚眼相看別。慕魚來日一帆

歸去好。免教堂上倚門閨。

題畫扇

余嘉鉞

滿地干戈滿眼愁。名爭利戰幾時休。何人領略江天勝。載得閒情一小舟。

日曜偕表弟邵訴同步郊野

江蘇第二代師陳宗鑄

此事且不談。攜手往前跋。
立中學黃治平
尋芳每叩故園扉。徐步花前蝶繞衣。春色欲關關。不住片英偏向隔籬飛。
杏花吐豔隔疎籬。如此紅顏半面窺。尤愛輕煙籠鎖處。海棠姿態肖西施。

舞絮飄空未易描。東風搖動柳千條。無端蜂蝶紛紛至。亂逐飛花過小橋。

長嘯易倦人。相將覓林壑。赤日何炎炎。照人如灼燦。即景都天然。忽又令人樂。且各述所懷。聊論匡時略。世事何堪聞。大雅已渺漠。吾儕其誰歸。念之費忖度。國學誰扶輪。樹人君可託。責任重非輕。不可自餒弱。我乏無所長。五中終慚作。

楊柳樓頭日漸高。縱橫樹影認夭桃。深閨訝煞裁衣女。片片飛花落剪刀。

萬紫千紅鬥豔妝。落花水面盡文章。叮嚀莫遣隨流水。恐誤桃源賺阮郎。

癡蝶

山西第四代師鍾耕硯

漢樂

孟蘭會

重九

贈某教員

春騎冉冉上花枝。抱定殘葩死不移。自是獵香

還獵豔。果然如醉復如癡。繁華隊裏迷難返。夢

覺關頭悟已遲。露冷風淒魂欲斷。幾曾想到倦飛時。

孟蘭會

鍾耕硯

孟蘭會上月如規。普渡慈航問渡誰。高坐有僧空說法。冥途無鬼不啼飢。鼓聲鞞鞳驚棲鳥。旛影飄遙戲小兒。贏得襯錢何所用。醉餘偷贈比邱尼。

重九

沙市商餘研究社中學部黃斐娟

何必遙尋賣酒樓。香山寺裏倒金甌。一年記取花經眼。三徑歸來菊滿頭。指點雲帆黃葉渡。徘徊風景白蘋洲。亦知佳日休辜負。興味濃時恣

野遊。

贈某教員並序

江蘇五中畢業程振庭

先生爲某校必修科國文教員。其爲人面貌不揚。而語言可憎。性情既不和藹。學識又復幼稚。顧自視甚高。獨斷獨行。因此平日上課。不與同學衝突。便爾東扯西拉。信口妄說。以敷衍野雞鐘點。至於學生之聽講與否。則不暇計及也。平時所選教材。既少文學妙趣。更無思想可言。計一學期之所選。不達二十餘篇。而語體竟佔其大半。平日上課。學生視爲畏途。不願聽受。顧爲校規所限。又不能不勉強將事。以足學分。余聞之頗爲齒冷。爰賦七絕四章。

大名久仰恨逢遲。半載春風繫我思。寸進毫無

花聲。

愧畫寢。先生教法實堪師。

道貌森嚴氣象雄。布衣素食似堪風。誰知一啟

如簧口。便識先生五內空。

言詞學識兩難符。畢竟全才自昔無。可笑後生

不解事。五經未悉冒鴻儒。

生來面目似伽藍。炯炯雙瞳虎視眈。滿腹不通

時務。課堂慣喜向人談。

春雨

東臺南歸廣文學校 蘆冬官

烟雨模糊裏。漁人尚未歸。柳塘垂釣久。濕盡綠

蓑衣。

春晴

盧冬官

一夜濛濛雨。侵晨鵠報晴。暖風深巷裏。喚徹賣

獨出東門外。淒然送遠行。驪歌催一曲。多少別

送別

趙佺

春風吹過百花枝。楊柳條條嫩若絲。寄語離人
休折取。陽關一曲惹相思。

春日

蘇州趙佺

原上離離草。榮華復舊痕。江流枕沙尾。春色到柴門。蝶舞迷芳徑。鷗閒近水村。此身遊物外。彷彿武陵源。

題畫

趙佺

黃菊東籬色。霜螯秋正肥。橫行休自得。人在釣魚磯。

楊柳

趙佺

春風吹過百花枝。楊柳條條嫩若絲。寄語離人休折取。陽關一曲惹相思。

離情。

花忘我，中有。

六

春山

江蘇童鑄
一師童鑄

弔昭明法師並序

陳良義

白雲如霧隱樓臺。深鎖春山解不開。借問山靈緣底事。今朝卻亦帶愁來。

張

泰縣公立第一小學繆度

長弓攏合便爲張。在昔恆憑射賊王。無箭有弓成廢物。全身宜效漢張良。

馮

繆度

六七年前重九日。吾曾紓道上迴龍。胸中懸瀑布

二馬相依勢不單。欲圖獨立也爲難。雖然馳驟天山麓。只恐英雄誤所歡。

送菊歌贈友

浙江陳良義
四中陳良義

吾雅愛花更愛菊。不辭千里向人乞。移來一本供窗前。坐對幽香獨悄然。人道銷愁莫如酒。看

春日雜咏

浙江戚維翰
九師戚維翰

雪片飛飛尙壓筠。庭除草色未翻新。香風一縷

偷窗入報道園梅已著春。

薄病貪眠睡起遲。懶干人事不知時。
枝頭好鳥歌聲裏。引動遊春一段思。

片片飛花墜水紅。浮來漾去夕陽中。
多情惱煞枝頭鳥。不住聲聲怨晚風。

東風消息到山隈。萬紫千紅次第開。
最是春情關不住。隔園香色上樓來。

哭王君慕周十絕並序

江蘇東臺
母里師範妻
寅

又焉能已哉。且僕書室空嗟。風塵潦倒。慨壯士之未達。又知己之飄零。人孰無情。誰能遺此。俯仰之際。觸目驚心。是以感鄰笛之有音。目江楓而成韻。俚詩十絕。聊寓一哀。俟他日名成學就。志偕願遂。路經黃邑。道過佳城。當以一杯酒一盂飯。招吾子之魂而奠之。

英年立志未成名。仰問蒼蒼太不情。惆悵樓頭遙灑淚。黃橋烟樹不分明。

王子慕周之沒。余前已作賦誌之矣。然而生者有待。死者難追。每悵望於九原。亦摧

奇才。卓犖軼鷄羣。四十人中獨有君。從此西窗風雨夜。更無詩酒共論文。

惻於五內。回思慨嘆。悲不自堪。憶二載之同情。爲未來之紀念。招魂之作。思舊之詞。

溪頭共眺夕陽西。往事驚心掩淚題荒土。而今埋玉樹北邙。山下草淒淒。

人間天上永遠。滿紙哀音恨不消。去日去年。

風景好可憐。今日又今朝。

風塵冷落想當年。白眼頻遭祇自憐。感遇知音能識我。睜開青眼亦淒然。

兩年聚首和詩多。無奈光陰逐逝波。憶昔鵬風

期萬里。而今只作夢中過。

兀坐終宵淚暗滋。憐君婚娶幾多時。熊羆未兆

生男夢。忍使鴛鴦雙別離。

不堪舊事斷愁腸。况有慈親在北堂。多少傷心

悲往日。朝朝哭子淚絲長。

最是招魂一曲哀。英雄雖猛也心灰。寧知無復

回生日。故向天涯一舉杯。

惡耗驚傳心內寒。山陽灑淚淚難乾。詩歌十絕

銷魂句。且作他生紀念看。

苔痕

廣文學校 東華南王葆明

幾日雨絲絲。蒼苔滿地滋。庭階青有迹。徑路綠微歧。點點黏芒屨。茸茸沒斷碑。蝸牛涎篆處。彷彿似題詩。

夜讀

王葆明

南窗展卷快生平。伴我青燈分外明。誦入妙來忘倦臥。夜深月落未關情。

清明卽事

廣東教忠師範陳寄農

思家時節倍傷心。萬里關山望轉深。回首江南春色好。教人長夜淚沾襟。

地空無不草。留青幾樹煙雲十里亭。我欲思家

歸未得。爲成學業轉飄零。

秋晚遷居小樓

德化縣立初中賴尙論

我本登樓客。今茲得縱觀。斜陽懸屋角。落葉暗江干。秋老山容瘦。風高雁陣寒。回頭思舊侶。清淚滴欄杆。

示內子

賴尙論

憐卿多病我多愁。秋雨秋風懶上樓。最是秋聲聽不得。蕭蕭落葉響簾鉤。
簾捲西風勁似矛。憐卿多病我多愁。回首多少芳時恨。坐負黃花過卻秋。

倚欄遠望白蘋洲。陣陣歸鴻度小樓。惆悵風高秋又老。憐卿多病我多愁。

聞南北又將決裂有感而作

福建德化簡易師範蘇育南

消夏雜詠

王叔龢

題恨盧詩存

蘇育南

手握凌雲筆一枝。登樓慷慨寫新詞。十年心事從頭記。豈有纖微忍自欺。
絕代才華孰與儔。墨兵筆陣樹勳猷。文壇詩社聲名貴。絕勝榮封萬戶侯。

白荷花

常熟縣立中學王叔龢

玉立亭亭絕點埃。好香勾引我還來。昨宵醉眼朦朧際。錯認羣鷗飛不開。

蟬聲歷亂逼人愁。素性貪涼怕上樓。斟酌午時

鄉村秋晚

紹胡泳之

消暑計。雪瓜常熟著名產地名雪溝須向井中浮。

水雲深處好乘涼。雙槳歸來夜未央。明月十分

人半醉。藕花載滿一船香。

武謝光遠旅次有感原韻

閩南明新師範藍飛鶴

謝君光遠浙江人也被某軍拉爲挑夫。到

惠安後無資回里姑留軍中爲士卒客地無俚作旅次有感七律一首和者甚多。

曉風殘月夢歸遲。遙望北山宿霧披。王粲登樓

城北晚眺

湖南慈利啓明學校汪儒烈

空作賦。楊朱泣路欲依誰。頻年烽火悲塗炭。千里鵠鵠怨別離。獨酌馬周人莫識。何堪臂篋五更吹。

疎鐘蕭寺夕陽天。罷釣人歸不繫船。一帶平林遙望裏。幾椽茅屋裊炊烟。

白蘋江畔小舟橫。紅日未沉月卻明。翠袖單寒憐浣女。晚來猶作擣衣聲。

竹籬門外板橋西。衰柳蕭疏拂舊堤。唱徹漁歌天欲晚。白雲共送夕陽低。

菱花菱葉滿汀洲。葉底紅菱似怯羞。村女不知新月上。菱塘猶放採菱舟。

聲聲。

登黃鶴樓

汪儒烈

武昌欲訪仙人跡。乘興來登黃鶴樓。玉笛吹時應有恨。梅花落盡又經秋。漢陽城外摧青草。鸚鵡洲中起白鷗。獨倚欄杆懷往事。惟餘明月湧江流。

夜雨

汪儒烈

斗室孤燈容我靜。三更夜雨動人愁。翻憐卑濕長沙地。時家兄負笈此地此夕蕭蕭聽得不。

與友人夜話

澤陽國語傳習所張劍峯

今宵聚首兩心傾。對案閒談敍舊情。樓上燈光樓外月。同君賞玩到天明。

春暮

張劍峯

惆悵平原望眼賾。紛紛桃李卸鉛華。可憐九十春如夢。廿四番風到棟花。嘿坐窗前卷懶開。書帷書案集塵埃。家僮報道春歸去。滿院飛紅點翠苔。
詠懷
張劍峯
干戈擾擾滿邦畿。擬脫儒衣換戰衣。熟讀握奇經一卷。風雲蛇鳥盡兵機。
邀友人飲
安徽鳳臺師範傳習所張滌華
知己人三五。相邀到我家。勸君休吝玉。同此醉流霞。

秋夜讀書

張滌華

景自蕭條月自清。挑燈朗讀字分明。最憐讀到

三更後。萬籟無聲北斗橫。

閒詠

張灝華

花影叢叢滿徑鋪。秋來倍覺月堪娛。問渠那得
詩書課罷獨徘徊。庭內階前步幾回。不識木樨
何處發。暗中息息送香來。

弔梅花嶺

王民聲

瓣香爭把忠魂弔。共向衣冠葬處來。三百餘年
留勁節。梅花猶傍墓門開。

春殘

浙江童祖愷

春殘遍地落花飛。半逐谿流半著泥。爲恨闌珊
留不得。黃鶯宛轉樹間啼。

農家忙

童祖愷

秧鍼已出麥登場。四月農家事更忙。料理田間
猶未了。阿儂又要採茶桑。

對月有感

立二高潘誠

春雨後校前晚望

潘誠

粉翅翩翩舞自歌。風前遊戲欲何之。輕狂只逐
繁華去。不計花殘葉落時。

廣東台山縣競進文學研究所 李國洲

春雨足平疇。浮雲萬里收。青山排闥入綠水夾
溪流。稻隴紛耕笠。楊橋幾釣舟。烟村在何處。隱
約認磽樓。

詠校前夾竹桃

李國洲

燭然臨水畫橋東。千箇青青萬點紅。錦繡豔鋪
淇澳上。琅玕誰植武陵中。人誇夏熱消炎暑。我

愛春融笑晚。風鬢髮仙源無限景。問津今又一。

漁翁。

詠桂

太倉顧祥源
四中

最愛園中桂花開滿樹黃。一枝攀在手。香氣襲衣裳。

山居不寐

南洋鍾溫靜儒
靈學校

落葉蕭蕭斷續聲。夜闌猶是夢難成。愴懷家國方多故。虎視眈眈在比鄰。

月

溫靜儒

一輪明月掛晴空。潔白如盤處處同。太息嫦娥

孤寂夜也應悔入廣寒宮。

偶成

如周
鳳連寶麟

疇昔少小時。嬉憩皆與并。但知有汝我。那解愛與情。花間逐浪蝶。草際撲流螢。沙灘弄貝殼。溪邊捕蜻蛉。塘中采翠蘋。沼畔掬浮萍。回溯已往日。日書窗學苦吟。卻難字字總成金。偶然有得

無多句。已費詞人一片心。

輪舶中口占

周羽

銷魂最是聽驪歌。舟載離人泛綠波。鄉景漸非程。漸遠亂山不似亂愁多。

夏日有感

廣梁鑑舜
鳳連寶麟

避暑何須入海瀛。荔枝灣畔水盈盈。勸君莫向珠江去。如此風波不可行。

太息橫流白日翻。狂風排浪撼中原。年年夏日西江水。湧盡羣生間。孰援。

寄童年的女友

廣梁鑑舜
東

疇昔少小時。嬉憩皆與并。但知有汝我。那解愛與情。花間逐浪蝶。草際撲流螢。沙灘弄貝殼。溪邊捕蜻蛉。塘中采翠蘋。沼畔掬浮萍。回溯已往日。日書窗學苦吟。卻難字字總成金。偶然有得

事。相愛恁般盛。自與汝分袂。寸心時繁縝。今汝已屬人。我獨苦伶仃。隱憂不堪說。淒然淚盈盈。嗟嗟眷愛者。結褵俟來生。

悼友

泰縣培德 霍伯平
學校畢業

前塵如夢夢如煙。小謫人寰廿一年。乙丑歲逢端午。後石榴花落奈何天。
數年肄業苦研求。學不如人輒自羞。太息今朝成往事。彌留猶尚說揚州。
運動場開爲競爭。歸來右肋病潛生。早知磨蝎宮中過。悔不金陵此一行。

遲遲不肯故鄉還。一棹歸舟夜月寒。此去蓬瀛多少路。人間可有返魂丹。

花會行癸亥舊作

上杭 中學 郭上鑑

癸亥之冬寒威逼。學堂功課已完畢。偶邀同志三五人。彳亍道衢以休息。驀然見此往來人氣喘肩摩如梭織。借問旁人果何爲。旁人說道開花會。我亦粗知花會名。一文千文見輸贏。偶然中道封中字。遠近皆聞喝采聲。無知名有三十六。今增一名音會共三十七名。日日掛封如相逐。忌字杀字又貼身。四面八方難摸捉。求神求鬼兼求夢。點圖秤骨分輕重。更有婦人打私機。送到廠中丟面孔。百般醜態各爭先。幾見囊中萬與千。惟有賭規千萬貫。按時按日莫挨延。

吳陵舟中

東臺母 里師範 趙鴻恩

蘆花明月伴行程。征雁時聞一兩聲。西去家園纔百里。居然饒有旅人情。

詩 [乙]

■ 小詩

海門印瘦曼

牠載了我們，渡了生命的河，
很快的向路上走去。

四

智慧，是煩惱之根，

我們何必盡力的向智慧之途上討生活？

哭，是弱者的表現，
也是不平的最後一聲啊。

一

■ 布穀

如皋
附小顧龍鑄

月兒！

你時而東西，

時而南北。

你窺見人間許多的黑幕，
爲何祕而不宣？

二

布穀！布穀！

光陰是一隻船，

我們是乘客；

各管各，
麥好研，

鄉下的農民，

已經給你喚醒；

但是『請用國貨，

抵制劣貨，』

你雖叫的力竭聲嘶，

又有什麼效果？

□ 鄉溪一晚

江蘇三
師分校 巢鴻雋

溪水正努力鼓盪着微波。

忽被一般夜遊者的

蘋菓，海棠菓，花紅，石榴的菓核擲下；

遂即裂破了那微波，

起着無數小的旋渦，——

這裏一箇還留着餘痕；

那裏的旋渦又起了。

呵！

微波，是溪水嫣然的笑容！

旋渦，是溪水含忍的笑容！

□ 清晨

廣東鳳連桂珊

睡的睡住，踏的踏住。

朝曦未升，天空微白，

青草上珍珠般似的露兒還未散去，樹上的

小鳥唱着清脆美曼的歌兒，好像向人們道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一樣・呵！

多麼可愛的清晨・

我們聯隊上學，說說笑笑；是多麼快樂而

活潑呀・可是，大軍閥們這時不是正做他

的戰勝得勢之夢嗎？大商賈們不是正做他

的金錢之夢嗎？
呵！除了我們的同情勞働者；還有誰人曉
得這快樂優美的清晨！上帝呵！

你是多麼仁慈而公平呀・這樣一箇快美的
清晨不給與他們有錢有勢的人；卻給與我
們勞働者・

■ 在瓜田的一夜

關封
二中陳永耀

纖纖的新月，

慢慢的上了樹梢；

淡淡的輕烟，

微微地把宇宙籠罩・

在這箇夜裏，
哦！

也不知幾人悲傷感嘆，
也不知幾人高歌歡笑・

■ 小詩

陳永耀

當蝴蝶要飛上花兒的時節，
一
一閃的又飛去了；

我猜他定是怕伊擺頭。

二

肩上負着農具，牽着牛，向田間去。
籠中的小鳥，
要急壞了；

一但他碰不破那箇牢籠，

永遠不能飛上那棵青葱而美妙的樹枝上。

三

那田中青綠的秧兒，
一望平疇無際，

好美麗呀！一幅田間的夏日之景。

二

當燈蛾撲入燈火時，

黃金色的夕陽要歸宿了，

他便得了最後的勝利了啊！

田家

廈門集 戴淑良

炎炎的太陽，

他還是在那裏忙忙的工作，
似乎捨不得這田裏的趣味！

游行在天之正中，

呵！遠望村際的炊烟淡了一將熄了！

地上熱得似火爐一般。

歸去吧，歸去吧！

三

可敬的農人們呀；

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上帝豈不是賜你一箇美滿而快活的境遇嗎

遮了碧澄澄的池水·
密密的綠萍，

那一般身上穿着時髦底衣服；

一羣天真的小鴨兒，

飽食終日，不外用些腦力；

游—游—·

游成自然曲折的紋路·

○ ○ ○

○

啊！

四

呀！你真是社會的生利者，

夕陽偎着垂楊，

垂楊羞得臉也紅了·

可是夕陽去後，

她依然是悽白的容貌·

你的人格實在純潔呵；

○ ○ ○
○

你的勞功實在神聖呵！

□ 池畔

齊江隆南
錢立成

池內的清波，

心上的情波，

一樣的湧上。

陶醉的心花兒啊！

似在這波中蕩漾。

□ 春郊

一

一路的黃屋，

一路的綠草，

一路青幽幽的竹子，

一路黑森森的樹林，

繞着道邊的花兒，

紅的，綠的，白的，黃的，

都從春裏帶來。

二

許多石牌坊：

貞女坊，

節婦坊，

都蕭榮慎

都愁恨樣的站着；

伊們好像要告訴人們，

伊們是被「禮教」欺騙了。

三

前面一箇穿新衣的女人，

坐在一輛古式的人力車上；

車後挂了一塊薰肉，

和幾色其他的禮物・

四

一箇咤生客的狗，

「噏！噏！噏！：」的叫；

一箇不好意思見客的小姑娘，
跑去屋裏藏了・

在園內有箇成人未嫁的處子，

頭上頂着一張花帕兒，

手裏提着一筐菜葉，

後面跟了一羣小雞兒・

五

一朵最好看的花・

我意欲將他摘下；

忽聽着一種驚人的聲音，

「莫摘花果，

莫摘花果！」

呵！

惜春鳥呵！

我不摘了，

我真正不摘了！

六

路上的行人：

肩的肩挑子；

背的背背篼；

一箇穿藍褂兒的農人，

御着一匹黑水牛正在犁地；

牛兒：「呼！呼！呼！……」的喘氣，

最親密的接吻。

鞭兒在他背上擊着，

九

還是要「一冬！二東！……」的犁。

日已西垂了，

七
月已東升了，

杜鵑啼了，

昏鴉歸林了，

「還我蜀來！」

殘角不息的吹，

遠我蜀來！」

征馬不息的叫，

——這最慘的聲音，

我便跑了回家，

是不是望帝的靈魂？

弄起筆來作我春郊遠足的小詩。

八

□ 同情

萊陽張鐵環

溪中的水；
天邊的雲；
抱着，

伊笑了，我加倍的喜歡；伊哭了，我加倍的悽慘。
笑的甚麼？沒教我看；哭的甚麼？也沒對

八

我言・

笑哭由伊；與我何關？

唉！我明白了！是不是同情相感？

雨後（春季）

江蘇第二
代用師範 湯克信

踏步向前行，

走到了一座樹林；

林裏的小鳥，

正唱她的唧唧嚶嚶的自由歌兒呢。

天空中布穀，

又唱起家家播穀的清脆聲。

……

行行重行行，

在疲勞的途程中；

忽撲來一陣清幽的甜香，那是何等藉慰的

甜香！走近看時；

原來是小河邊的一棵玫瑰花，

她顯出粉紅的臉，翠綠的衣，

……

四週皆是一帶翠綠色的樹林，

圍着一片淡黃色的麥田；在這雨後初出的日光下，成了一箇天然的翡翠郭了。

靜靜地伴着我；

似羞非羞的，
幾把我心兒弄醉。

忽的微風吹來，

挨動了花兒，
不意她點淚紛紛的下了！

哦！美麗的玫瑰呀！

你可是因為同了庸夫俗子相處嗎？

可是因為寂靜而無人相近嗎？

美麗的玫瑰花呀！

我勸你不要悲傷呀！

我來安慰你的環境，
我來陪伴你的寂寞，並且永久陪伴你罷！

■ 犥牲者的悲哀

浙江 胡劍吟

人們的生命是什麼？

是軍閥家的資本；

他們愛怎樣用就怎樣，
誰有抵抗的能力。

人民沒有槍，

就是沒有自由；

要有支配生命的權力，

須是有槍階級。

戰爭是很平常的事，

生命是很平常的物；

平常的事年年發生，

平常的物年年損失。

軍閥爲自己的私慾而戰爭，

人民的生命爲戰爭而消滅。

同胞大好的頭顱，

犧牲的結果爲什麼？

□ 學生文藝叢刊

泰縣競進學校田芷湘

學生文藝叢啊！

我恨你，

因爲你所需要的，

都是我們青年人的心血。

○ ○ ○ ○

但是我又愛你，

因爲培植你的人是純潔的，

稍有點兒黑暗，

便在大家面前發現。

□ 星光

東漢程浩明

大地上漸漸地的發暗了，

好似被東西罩着一般，

可憐有幾箇半明半暗的小星，

正在猛力發牠的弱光，

要想驅逐一切黑暗。

□ 傍晚

北周庾麗

太陽慢慢的沉西，

那淡白色的雲，

漸漸變做紅色上來了。

太陽臨去的餘暉，

照在枝葉茂盛的樹林上頭。

碧綠的清流，

被鮮紅的晚霞映着閃閃地發光。

習習地薰風，自河面吹來。

清風呀！

你吹散了宇宙的塵埃，

偏不把我的煩惱和暑氣吹散。

□ 寄芳妹

如皋市立
第四小學 郭明善

芳妹！

自那日公園裏承你多情地一盼，

我是誠心誠意地愛你了。· ·

你若是也愛了我呢！

我倆從此就燃燒起我倆底熱情之火；
照耀我倆底前途——愛底前途。

若是出於偶然而並不是愛我呢！

我也將燃燒起我底熱情之火，

燬滅去我底愛——一切底愛！

□ 風箏

河南第
二中學劉定瀛

斷線的風箏啊！

你任意盡量的飛吧！

□ 小立橋上

廈門集
美師範 吳竹秋

小立橋上，

清風吹我襟，——悠悠地；
止水滌我心，——澄碧地。

一陣陣的電機聲傳出被壓迫者的呼聲？

兼旬春雨造成了遠山近樹底幽深。
新抽出片兒的竹科植物，搖曳地在固定
的空間招尋。

空氣是多麼新鮮而佳美喎！
景色是多麼新鮮而佳美喎！

黯淡的陰雲；籠置住大地一切。
在這樣死寂枯涼的荒徑上，
只有她踽踽地彷徨躑躅；

萍菓似的頰上，
卻深深讓淒涼憔悴的薄網凝結。

○ ○ ○

○ ○ ○

○

長堤上，
向西走着一箇一箇的漁翁，
荷着盈筐的獲得物，使得他們底脚步格
外輕鬆和急速。

——他們正晚釣歸也。

風無情地吹着，愈吹愈緊了。
哀哀無告的她底心弦，
怎能彈出溫柔和藹的音節！

呵！何處有可愛的美麗的樂園，聊資歇息歇

風姨呼呼地怪叫，

可是前途迷住濃煙，
只有向蕭蕭的密林中嗚咽！

□ 風

廈門集
美師範陳家孩

□ 秋夜的一瞥

浙江一中張聿懋

半圓形的月兒，高掛在天盡頭。藍的灰色的雲兒，圍住她的四週，她真美麗極了！但是大地上的樹兒，卻很愁悶地低着頭，看着牠自己身上的葉兒，和牠宣告脫離——

。但是葉兒呢；還不忍一徑落下地去。在半空中飛舞着，回望着，好像有十二分的難過！

□ 小詩

長沙周南代趙一中用女子中學

金光色的燈光呵！
你總是我沉沉長夜的伴侶。

○ ○ ○

可憐的勞動者呵！

不要向後退罷！

資本家的牆垣！高高的砌着，

努力罷！努力去打破萬惡的高牆的障礙！

□ 勢力前途

湖南一中沈美鎮

人生過程上；

滿填着香豔的葩，
和綠嫩的小草。

鳥語嚶嚶，

好像天使的清歌。

要知道這些都是片時的安慰，
還不是安慰底美土。

用不着我們癡目流連啊；

唉！多麼可嘆的人生，

我們還不向前途努力嗎？

這可是我思家之夢嗎？

□ 葉落

河南東嶽學校 鄭明中

秋來了！滿樹的黃葉，

淒淒的向地下掉；

與牠那親愛的樹枝兒，忍淚作別了。

『你離了我過那快樂的生活嗎？』

『不，我去找我那「終身之地」啊。』

■ 歸家

廣州 徐啓明

十年相思渴念底慈母，
頭上底白髮，

臉龐兒底皺紋，

都不知增加了伊幾許老態。

(三)

歸途底時候，

心中充着許多別後的話兒要訴說。

但是見了面，

竟道不出半句。

□ 小詩

徐啓明

還是依稀在目，

工廠裏軋軋的機聲，

整天響箇不住，

這許是勢力下一箇被迫者罷！

(二)

當我們失意的時候，

家庭是唯一底安慰者。

□ 我願

平湖啓秀女學陳有芳

我願！我願！

我願作一箇電燈，

在黑暗的世上放些光明。

我願！我願！

我願做一隻晨鐘，

在黎明的早晨警醒他們。

□ 良心的譴責

廣東民大附中林仲達

良心的譴責，

比什麼刑罰規則還有效力！

有些時我懶了，

很想偷閒一刻；

有些時真悶得慌了，

就想出郊外去散步了一回；

更有些時要上茶樓，

喝一點茶；

更有些時還想掉一隻小舟，

遊一回河：

「不行呵！」良心在那兒譴責着我說：

「您要寶貴您那黃金的時間，祖母的金錢

呵！

一切的心之慾波都平了！

良心的譴責，

比什麼刑罰規則還有效力！

廈門集
美師範郭傳述

■思鄉

故鄉！故鄉！你不是我所最喜歡而甜蜜的母親嗎？我爲着自身爲着社會而與你分別。我現在覺得好悶呀！當我們訣別的當兒，「愁」三項禮物嗎？我愛你又怎敢不收受呢？呀！現在我把你的贈品件件嵌在心上，你知道嗎？

■誘

蘇州第一農校
張戈

牠們再沒有偌大的力量能堅持了！

他的胡琴雖然拉的不十分好，但是——也能使我的心，不能在此安安地看書了！

■桐葉

張戈

秋風拂拂地吹來了！

那黃而發紅的，

可憐而怯弱的桐葉，

已都自枝上忍著痛跌將下來了！

有幾箇堅強而不願離故枝的，

黃而帶一點青的葉兒，

還依依不捨的怕跑那悲苦之途。

秋風吹的大了！

祇得吞聲飲泣底哀哭著，

任那秋風很凶暴的怎樣處置！

蒼蠅呀！

你爲何往玻璃窗上去撞呢？

不覺得痛嗎？

但是——你不能飛出這間黑暗的屋子去啊。

唉！你雖惡黑暗而希望光明，

但終究可沒有找着光明之路，

卻被光明而輕輕的犧牲了！

□ 光明之路

奉天葛文傑

當你來的時候，
我們來歡迎你；

當你走的時候，
我們當然也來送你呵。

你來的時候帶的花兒草兒，

是不是也要隨着你走？

你來的時候帶的春日春風，

能不能給我們留下？

親愛的春姊姊！

你真要走的嗎？

□ 送春

河南杜祖傑

漫漫的長夏是我們過不慣的，

熱烈的日光是我們懼怕的，

你要走了嗎？

○ ○ ○

春姊姊呀！

你能緩些兒走，

使我能多在春的境界裏多住幾天嗎？

○ ○ ○

春姊姊呀！

子規弟弟的喉嚨已啼破了，
你的靈魂已悲哀到極點了，
你還不住的走去，

全不管我們的悲哀——愁悶。

○ ○ ○

春姊姊呀！

你已經是快要走了，
但是我們不得不送你呀；

犧牲，流血，固男兒事，
但是；你們到底爲着誰呢？

送你的一句要話，

就是：「年年繼續的來着」。

■弔戰亡兵卒墓

黃渡二師分校朱琛

我校南數百步，有去歲江浙戰亡兵卒墓，前日與同學過其傍，不禁有所感觸，因作是篇以弔之；距葬時適一週也。

土塚起伏，

稀草黃萎；

兵士們——沉埋地下的兵士們！

你們爲誰而犧牲？

你們爲誰而流血？

○ ○ ○ ○
兵士們——沉埋地下的兵士們！

你們底戰功也算不弱，

你們底犧牲也算不小；

何死了一週，

獨不見一紙，一淚，

到墳前——到死得很悽慘的你們墳前，

燒着，灑着，放聲而痛呼着呢？

○ ○ ○ ○

咳！

你們底姓氏我也不知，

你們底居里我也不曉；

同是天涯淪落者！

祇我沒有你們底盲從，
也沒有你們底膽量。

○ ○ ○ ○

金風颯颯，

落葉飄飄，

你們從很熱鬧的地方跑來，

冷靜嗎？困悶嗎？

不，靜着，等着，

凡與你們同志的後輩都將來此！

□ 月夜的我

河南扶濟女子高小 鄭蘭芳

月光如瀉銀般的鋪了大地，

我立在淡墨色的竹影之中；

忽然感着無限的煩悶和悲哀！

微風拂拂；

珠露瀼瀼；

半空的明月愈顯牠的光亮。

當這寂靜之中，

覺着世界只有我和月了。

啊！不對！

還有城上打更的更夫，

三更，四更的對着月兒寂寂地挨着。

風兒起了，

吹得雲兒滿天，

霎時間把淨潔的月亮遮蔽了，
好像和我的身世一般黑暗！

但是，

烏雲雖黑，終有散時，

還能顯出月的明亮來。

唉！我呢？



語體文法表解

一冊 三角

第一表 概解

- 一 語體文法命名的分解
- 二 語體文法的包含

第二表 文的成分

- 一 詞
- 二 語
- 三 句
- 四 章

第三表 文的修飾

- 一 修詞
- 二 體製
- 三 變化

第四表 文的帮助號

- 一 點
- 二 標

語體文法
表解是用
提綱絜領
的方法解
釋文法中
的奧妙看
時不必耗
費時間腦
力能得系
統的觀念

次

次

次

- 一 修詞
- 二 體製
- 三 變化

次

- 一 點
- 二 標

上 海 大 東 書 局 發 行

詞

十六字令

姜山張鐵癡

桑少婦攜來綠滿筐。爲蠶老不暇巧梳妝。
秧三五成行插水鄉。歌聲裏帶得午風涼。
娘蠶簿方收麥又黃。汗流面挈幼餉南岡。

夢江南 秋意

江都方壽頤

西風起。黃菊綻東籬。大好秋光空對影。一生心
事訴誰知。觸景惹相思。

◎新體評註唐詩三百首……全二冊定價五角
◎評註宋元明詩三百首……全二冊定價五角
◎歷代白話詞選……全一冊定價五角

泣五更寒露重溼欄干。

大東書局發行

近代文讀本

評註

一冊三角

近四五十年來。文人輩出。名作如

林。其體製合於姚氏之類纂。謹守

古文義法者。多散見於各文集中。

本局特選其合於中學程度者若

千篇。名爲近代文讀本。選擇精要。

評註詳明。誠學者自修之善本也。

□ 資本家

無錫 蔡啟東

一個勞動家囁嚅的對資本家劉伯生說道：

「先生！我母親病了數日了。今天家中一箇錢也沒有，可否透付兩塊錢？讓我回去給母親請個醫生瞧瞧。」

伯生發怒道：

「我前次不是與你說不能的嗎？怎的又來了呢？廠規是不能不遵的。你若開了先例，破壞了廠規，那末你也來透付，他也來透付，這廠不能長久了。」

那勞動家又哀哀地說道：

「實在家中一箇錢也沒有。母親病又很重，急不緩。先生借兩塊錢我吧！下月付了工資還你先生！你說好嗎？這終算不犯廠規的了。」

伯生冷笑道：

「喎！若是照你的說話，全廠五千多人都照樣向我借兩塊錢，豈不是要一萬多嗎？哈哈！我的人家也要借窮了……！」

說著，坐上包車，鈴鈴鈴……的去了。那勞動家嘆了一口氣，到別處湊借去了。不多時，伯生已到家中。他夫人迎出來說道：

「我正要給電話你，王家來請我去叉麻雀，我沒有錢，你給一百元我吧。」

伯生道：

「他們起碼五十塊底，一百元恐怕不夠，拿一百五十元去吧。」

一天午後，伯生坐在辦公室的時候，管車的汪漢桂進來說道：

「小工阿三的病很重，請個醫生看看吧！」

伯生毅然的答道：

「不妨的，不過受些風寒罷了，睡兩日出身汗就好了，不必請醫生的。」

忽然壁上電話的鈴響了，他立起來握着聽筒問道：

「喂！是誰……是蕊珠（他夫人）嗎？呀！阿囝（他兒子）病了嗎？醫生可曾請了……請了很好……知道了，我就回來……」

這天，伯生在客堂裏和一個朋友談天。那朋友道：

「聽說前次賑災游藝會開會時候，你獨捐二百元，熱心公益，欽佩之至。」

伯生笑道：

「這還不算什麼，後來我親自帶了一千元，三十擔米，到災地去賑濟的……濟困扶弱，恤老憐貧，是我們分內之事。何況這樣大災呢！……」

這時候門外有一種枯乾的聲音喊着說道：

「老爺呀！我兩日不會吃飯了。戰爭時拉了出來，這時候回去不得了……唉！我餓得好苦哪！老爺呀！給碗飯我吃吃吧！」

他聽了，對旁邊站的僕人說道：

「阿貴！給我趕他動身……很討厭的老頭子……」

南安公立
學校畢業 林秉揆

風雨淒淒的夜裏，我獨坐在一間欲倒未倒之屋子，對着一盞半明半滅的煤油燈，靜靜的聽那；西風呼呼吹窗的聲；雨落下滴滴滴的聲；狗吠旺旺的聲；和遠遠的小孩子哭聲……這許多很能使人悲哀的聲音，都塞着我的耳鼓。我本是多愁多恨的人，遇着這淒慘之景，動着悲哀之情，不禁眼淚滴了幾下，欲嗚嗚咽咽的哭了。最後，就把過去的事，都一層一層的憶到腦海裏來了。

在十二年前的我，——約六七歲——天天和一羣鄰家的小孩子，無意識的玩耍。念歌謠，把地上的石頭當做食物請人哪，整天快活得了不得。有時候鄰家那個笨伯和我們開玩笑，很大聲的對我們喚道：「我捉小孩子！」一羣小孩立時就很快的跑到各人的母親坐處，跳入母親懷中，叫聲：「媽！啊！笨伯要捉我！」我呢？——我則不然——我只跑到我的伯母身邊，立着他們——小孩子們——媽媽長，媽媽短叫箇不了。我則不過叫聲：「阿姆啊！」罷了！唉諸君！你道我怎不叫媽媽呢？說來就傷心！因為我的父親和母親生我三歲，他倆就到西天極樂國去了，所以我就給我的伯父母做兒子。但是，我不知怎的不慣叫爸爸，媽媽只是叫阿伯，阿姆。現在聽着無論誰家的小孩叫爸爸，媽媽時，我總不知不覺要傷心了。——又是聽叫媽媽最傷心！

唉！想到這裏，眼淚已溼了胸前。而又憶到我十二歲的時候的一天的事情了。

我十二歲時的一天，記得我的姑母帶着我親愛的G表妹來我家。那時候，我正在離家中的一間自修室裏自己念着書。忽然看見她很活潑的，從外面跑來，微笑着向我說：「哦，原來在這裏哩！使我找了半天了，始母才對我說是在這裏啊。」我看着她來，立時書就不願意看了，便趕快問她道：「你和誰來呢？」她很溫柔的回答道：「和我的媽媽！」說着，就要我和她去逛了。我放下書，關了自修室的門，和她手攜着手，跑到村外去了。捕小蟹啊，採野花啊，無所不作！那時她逛得高興了，還唱着「飛！飛！飛蝴蝶飛！蝴蝶飛！」的歌。聽着她那種溫和美調，真是快樂得很啊！到這時她的聲音，我還是不忘的。既而我倆逛得都倦了，仍是相攜着手，跳舞般的一同回家。到家時，我的伯叔嬸姆，和姑母等的人，對着我倆老實的笑，怎麼樣呢？因為他們胸中都存着我倆是一對「小夫妻」啊。姑母看了我倆，笑問我倆說：「喫喫，你倆那裏去逛了這半天呢？」她聽到她的母親問，便親近她的母親說：「我倆去捕蟹，和採花。」我的嬸母又故意笑問她道：「你倆是你和誰呢？」她答道：「P哥。」我的嬸母笑了，再對姑母說道：「這兩個小孩，真是一對小……呀！」姑母聽了說：「是呀，我很愛這兩箇！指着我和她——後來是一對……呀！」當時大家談談，笑笑，說的話我都明白些。一會兒，我的伯父對姑母

說道：「我把這兩個小孩的生時日，給鄰家那個算命先生算一算，這兩個小孩有相合沒有？若有，就從此定婚罷？」我的姑母很贊成的說：「好啊，去罷！」我的伯父就問了她和我的生時日月年，到算命先生家去了。唉去了半天回來了，笑對一切的家人和我的姑母說：「不行，不行！算命先生說：『男大女三歲，是不合結婚的。』」當時我雖然明白，卻不覺得什麼要緊，但是現在憶起來，非常失意的自己對自己說：「無緣啊，我真無緣啊！」並且又很怨恨那個算命先生不該多話胡說啊！

■ 悲音

奉天省立一師楊東門

西風瑟瑟，吹得柳葉兒，紛紛落下，敲着窗檣；不住的點點作聲，一縷淒淒涼涼的月光，由窗孔中透了進來，將我從欲夢不成的睡鄉中喚醒。同學友們都寂寂的大睡而特睡，滿室中除卻鼻息鼾呼聲，與牀下蟋蟀的唧唧聲而外，是一點雜亂的聲音也沒有。這時我的弱小心靈，無形中不知受了什麼的刺激？忽然漲了一些煩惱思潮，欲再入夢，只是不能夠。於是披衣下牀，打算到院中踱踱，玩賞玩賞秋夜的幽雅景緻。

一顆極明亮的月姊姊，坐在潔碧如洗的天空裏，放出浩浩的疎寒光兒，照得庭前已摧殘的花枝，與凋零的柳條，添了好幾分淒涼的景象。我在院中，來回慢慢的踱着，一時生了興趣，便低吟杜工

一部作的那八首秋興詩。

正是在操這種任意徘徊的工作，幕地從一陣微微寒風的中間，慢慢的吹來一縷悲音，送到我的耳中。精神上不覺也受了許多感觸，忙停止了脚步，仔細聽去，原來是從南牆外邊，那一間破草房中，發出來的。

只聽一個小孩哭哭泣泣的說：『媽呀！我腹中餓得非常的難受，快給我點飯食罷。』

一個婦人接着說：『小魁子呀！你睡罷，不要哭了。等到明天，想箇法子，借點米，再煮飯食罷。唉！孩子啊！你知道你餓了，向我哭，你可知道你媽媽餓了，可向誰哭去呢？自從我跟着你爹爹度生活，到今日已經是十幾年了。只料一天強似一天，那想一日不如一日呀！前幾年，衣食尚且充足，近來柴米高貴。你爹爹在營中所賺的錢，是入不抵出。然而這還可以勉強的活着。不想上月你爹爹又上前敵去了。今日還不知是死是活呢？大料是沒有什麼指望了。孩子啊！你是小小的心思，不知人事。你那知道你媽的難處呢？現今天氣一天冷似一天，連一件棉衣裳也沒有。將來還怕不要凍死嗎？苦命的孩子啊！我們娘倆的命，怎麼是這樣的苦呢？』伊說到這裏，便也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這時寒風陣陣的緊了起來，吹得柳枝颼颼的聲音，和着伊與她孩子的哭聲，淒淒慘慘，真令人

爲之酸心。我幾幾乎，爲她流出同情的眼淚來……片刻，哭聲漸漸的止住，再往下聽，便寂寂地沒有言語了。

我擡頭看看月姊姊，露着淡淡的面孔，無精打彩的，走入雲幕中，休息去了。我精神也覺得很疲倦，打了幾箇呵欠，走入寢室，登牀解衣，去重尋舊夢……

■ 東臺竈民流血的寫真

東臺母 補記 馬健飛

十月三日下午，我在街上回校時，見市民紛紛議論，說道：「這亂子鬧得不小！據說他們有兩三萬人，明天便要進城！」——東臺本無城——我聽了頓生好奇心，便立住問箇明白。方知是東臺兩場的竈民，因苦重捐，所以有這反抗舉動。我想，這許多竈民，還是進城請願？還是有其他舉動？總而言之，他們膽也不小，居然能結合團體和勢力份子——各海董——奮鬥，都可算是平民運動前途的好現象。

殘陽慢騰騰的和我們作別了！我們晚餐也喫完，操場上，板橋上，三三五五的同學，正聚着講笑，話唱自由歌，猛聽得鐺……鐺……鐺一片鑼聲，從東方響來，接着左鄰右舍的狗子，喔喔不住的狂叫，我們頓時都喫了一驚！這時恰有一位農人，正從敲鑼的方向走來，我們都向他問前方的消息。他

嘆息道：「先生們！那是竈民示威作用，和你們學校無關；便是城裏大商店，他們也不驚擾，祇要求縣長取消重捐罷了！」說罷兀自走了。我們這時也都進了自習室，做我們溫習的生活。一句鐘後，同學陳君從街上沐浴回來，急急的跑到自習室裏，向我們道：「東街軍警密布，荷鎗實彈，和臨大敵相似；我回來時，還被他們盤查幾句！」我們這時都覺神經擾亂，不知這許多軍警，是干涉竈民？還是另有他種緣故呢？

四號午後，傳說王縣長親自去和竈民講話了。我們也都為竈民歡喜：想縣長親自出馬，他們當能得圓滿結果？那知縣長因奉上憲大令，不敢輕易一諾。結果竈民便有進城搶鹽礦各公司的傳說。到第五號早晨，鑼聲益發近了。在我們校門前，——母師距東臺里許，——有數十位雄糾糾氣昂昂的丘八爺，持槍站在那裏。他們見竈民如水的湧來，其中一位執指揮刀的軍官，便下了一散開……實彈……快放！的命令。說時遲，那時快！只聽砰砰……砰砰的槍聲，和竈民的鑼聲，哭聲，令人聽了毛骨悚然！這時我們也就帶着行李，沒命的向街上跑了。兩句鐘後，槍聲遠了，鑼也不響了。紛紛傳說竈民已死傷了十餘名！我們也隨着衆人到戰場上看看，見人們紛紛慘然道：「死得可憐！癡極了，何苦白手來送命！」我們再前進了百餘步，果然發現了老的，少的，洞頭破胸的，穿着舊布衣服，躺在地上。人

叢中有幾個兵對我們講道：「我們還不忍直射他們，否則死的最少有數百人。」我想這幾位丘八爺，總算慈悲極了！

斜陽一角，映着林子裏將枯的樹，現着金黃色。那可憐死的幾箇老百姓，兀自躺在那裏，這時祇有多情的蟋蟀，斷斷續續的叫着。似乎說可憐的竈民！你們的父母妻子，遠望你們回去呢！你們何苦和軍閥及有勢力的人們奮鬥？

□ 江皋孤鴻

江蘇如皋
代用師範 沙長庚

終日案頭枯坐，煞是無聊！想起江皋的故人，好久沒會晤，我的方寸就主使了我前去探訪。這也不過是教我消除煩惱的意思。誰知不去也罷，一去之後，反添了我許多的煩惱唉！這寂寞的人生，不如那槁木死灰，無知無識地真好，牠是不怕一切煩擾的。

春風拂拂地吹着，聯念着蘇東坡所說的『春風吹倒人』這話，真是不錯。忽然隆隆的聲音，從南邊飛來，我早打諒得不是春雷的怒發，可是我並不驚心。我也不是冒險性的一時發揮，實實是抱着犧牲主意。我想我最欣佩的莊周所主張無我主義，若是錯的時候，那末前生是我，今生是我，來生未必不是我。照這樣說來，我又何必去祈生免死，真是死生如鴻毛，有什麼輕重。若是不錯，那末前生

不是我，來生又未卜是我。此暫有之我，怎得爲我！真是我是誰？誰是我？那末就是遇着了那無情的火炮，弄得肉飛血流！卻算什麼？想到這裏：真是所謂若喪吾耦，心裏變着無牽挂似的。

呀！圩塘裏惡狗逆命的追我狂吠，我雖毫不厭牠，可是卻惱牠打斷了我的玄妙的念頭！

默默地自問道：我今天到這裏是幹什麼的？是探訪朋友的哦！他是不是住在前邊那箇圩裏，我還記着四年前來訪他；他的住所距江邊還有二里多路呢！哦！不是前邊那箇圩的前邊就是江邊唉！唉！我跑到這裏，兩隻腿已是動彈不得，誰知又跑過了，就想問問這圩裏的平民，因爲外邊沒人，打量着他們都是因爲新正裏閒着，都在屋裏飲酒作樂，就跑到路口邊第一家去，誰知門雖未閉，可是裏邊人跡都沒有！跑過了幾家總是一樣！我好不驚異！忽然看一羣的貧民打一家（這是我沒到裏邊去的一家）蜂擁底出來，各人手裏都是拿的些貨物，我早打量得他們的行爲，想我若是不曾受過教育；禮教牠不來制着我的劣性，唉唉！真是不堪回想了！

惡狠狠底家犬緊緊地追着搬貨物的那些貧民，那些貧民見我呆呆地立住，一箇箇都向我笑，我想一般的富民早已逃命，照這樣看來，貧民就是亡命啊！呀！貧民應當感謝那火炮的魔力呀！

炮火給貧民們這麼一箇好機會，使得一箇箇死守貨物的富民們都改變他的態度，什麼一切都可

以公開呀！炮火是勸導人們賑濟的利品！貧民應當如何地感謝炮火呀！

想想貧民們這樣，更是可憐！我問他不逃命去是什麼緣故？我決定他不是像我這樣，抱着犧牲主義；所以不去逃的，因為我只看他雄糾糾地，去奪人的貨物唉！我想沒有衣食，還可漫漫地前去奮鬥，可是和炮火沒有奮鬥的餘地呀！

可笑死忠的些家犬，牠也不知道牠主人的生命都保不着，他還希望你給他死守着家產嗎？牠這樣真是愚忠呀！

我就問貧民們道：你們認識伍肅卿先生嗎？他住在那裏？有箇玩皮的青年應道：哦！就是那書獸老伍呀；他是我的鄰居呀，可是現在一齊住着江心裏去了！我只以為他是和我說笑的，細細地一問，才知道太平圩在二年前，牠的前邊就是大江了！

唉！不由我不給他悲傷！他的環境多末壞！他的人生觀多末悲！沒有父母，又沒箇兄弟姊妹！誰來將他溫存，我還記着他小時到我家來，我父母看見了他，都要撫弄他一番；也曾和他說着這小孩子怪可憐！幸得那箇王媽到也忠心管家，可是終不及我們這邊熱鬧，你何不給我做箇義子，他聽得我父母這番話；好似亂敲他哀思之弦！放聲大哭！童僕看他這樣：有笑他是癡，是獸；有笑他不知好歹的！

唉！……

我是知道他的怪性是喜寂寞的，喜離的。他一看見我就不由他不哭！好像是我欺負他沒父母兄弟似的，所以我父母這幾年；也不教人去看他，我也不去慰他，也沒有人找他來逛逛，誰知自後會晤恐怕沒有這回事了！我深知道我們一聚之後，橫豎要離的。離了之後，反給你得了寂寞底滋味。可是你也自爲太過了。我知道了，你算定了我今天要來訪你，你早避去三舍之外了嗎？唉！……

癡癡地立着，只管仰天噓氣，一隻孤鴻匆匆底從空中飛叫，呀！故人呀！這孤鴻就是你魂魄嗎？唉！孤鴻牠還向我辭行，可是故人呢？……我祈禱着上帝：可憐我故人不見，給你兩翼趕快飛來一晤吧。

垂頭喪氣地回來，我父母便問道：蕭卿在家嗎？去打探你的消息的人還沒回來呢，且喜你沒帶着流彈滋味！

□ 一字誤

山東濟寧張景星

晨光熹微，旭日初升的時候，在街市上有一箇荷鎗的警察，啓其疲倦之眼，時時向來往往行人身上觀察。他雖很疲倦，但責任心並不稍減，在他岡地來往逡巡，很能守職不怠。他走到一家門前，忽一擡頭，他便受了重大的感觸，他的思潮，也不住的澎湃起來。原來他看見門上黏着一張紅紙條，上面

寫着：「王牌長寓」幾箇字，他立刻想起昨天署長的訓話，說的：「廳長有禁賭嚴厲的命令……」便聯想道：「這牌字不是麻雀牌的牌麼？這門內一定是賭場無疑了。現在既被我發現，這功一定是我的；等回去報告……」他如此的想着。不多工夫，他的服務鐘點，已竟過去，換了班，他便回到署裏去。

警察署長，在辦公室裏，因為打了一夜牌，疲憊極了；合着眼躺在牀上休息。一旁煙盤裏的燈，還點着。屋裏充滿了一種似香非香，似臭非臭的氣味。忽而門啟處，進來一人，穿着整齊的警察制服，走到牀前，極肅敬的說道：「給署長報告，剛才警士在某街站崗，察得二十五號院內，有王姓開賭場。門上有標識，諒不至於有錯誤，請示署長，如何辦法？」他說完，靜聽命令，那知過了一會，並沒有回話。他便又用略高些的聲音說道：「把他抓來好嗎？」這次說完，那似睡非睡的署長，才點了一點頭，口裏說夢話般的道：「好罷！辦去罷！」他聽了非常歡喜的出去。

二十五號內王寓，走進了一箇警察，制服整齊，還佩了指揮刀，氣宇昂昂，走到屋中，大聲喊道：「抓賭！抓賭！」這時屋內，祇有一箇年輕婦人，聽得這種可怕的聲音，見了來人，那般神氣，早嚇得身上發抖，口內不由得也囁道：「幹什麼的？幹什麼的？我們不是賭場……」那警察還是大喊：

「抓賭！」一邊又不住的向各處搜查，忽在牀下發現了麻雀牌兩付，更用大聲嚷道：「有證據了，不要枝梧啦！」說完了一手拿了麻雀牌，一手牽着那婦人道：「走走！」那婦人那裏能抗拒得住，便被他拉走了。

警察署傳達處，有一人穿着軍服，戴着金箍帽子，佩了晶明耀目的軍刀，一看便知是一位軍官。他面色非常難看，含着十分的怒容，走到傳達處裏說：「拜你們署長！」言時拿出一張名片，上面的字是：

陸軍第三百六十旅二團三營二連第二排排長

傳達的夫役，執着片子進去，一會回來道：『請！』那位王排長便隨了進去。

署長室裏，坐了一位客人，帶怒對署長道：『你們是爲什麼到我家裏去鬧？又爲什麼把我妻子帶來？要你們警察，原是保治安的。如今你們竟任意抓人，誣良爲盜，你知道有罪嗎？還有沒有法律，咱們怎樣解決呢？我倒領領你的教！』說完了，怒不可遏的樣子，又哼了幾聲。署長道：『你老兄說的，我實在不甚明白。你是在二十五號住嗎？』王排

長道：『爲什麼不是？』署長接着又道：『你們賭博，可是有的嗎？』王排長氣急了嚷道：『我什麼時候賭過博？我是不會幹那箇的。』署長又和緩的說：『爲什麼在你寓所，搜出麻雀牌呢？』王排長急得跺腳道：『那不是我的，那是我一箇親戚，在一箇月前存到我家的……』署長不待他說完，喊了一聲：『來！——叫叫茅士規來。』外邊「是」的一聲，一會那箇抓賭的警察進來，署長對他發問道：『你抓賭的門上，黏的條，寫的什麼？』他道：『上面寫着王排長寓，那牌字是麻雀牌，撲克牌……的牌字；所以可以知道是賭場……』王排長聽得這樣說，大喊道：『什麼那條子，又有什麼得罪你們的地方？就有錯誤，那也不是我寫的，難道不許我們黏嗎？』署長帶笑和藹的面孔說道：『請老兄息息怒，待我來解釋給你聽，你就明白了。你老兄公館黏的條子，實在有點錯誤，這錯誤並不是違法，可是未免犯些嫌疑。因爲那條子上的字寫錯了。把老兄的官銜誤寫，因此才又弄出我們的錯，這事咱們兩方面，都不能辭其咎……』王排長不奈煩的說道：『如此說將來，怎樣解決呢？我妻子被你們捕來，是怎样辦呢？固然出於兩方誤會，但她遭此意外驚恐，我實在不放心……』署長不待說完，抱歉的口氣說道：『這事祇請你諒解，貴夫人可以立刻釋放的。』王排長這時見他夫人心切，對於警察方面，以錯誤竟行捕人羈押，是不是合法；也不去追究。盼望早解決此事，便允許了他的提議。

兩部人力車，王排長夫婦坐了，離警察署到了家門口。王排長跳下車來，怒目看着那錯誤由來的條子，用手撕下。

臥室裏，王排長及他夫人在內，王排長安慰他夫人，寬解她一番。當靜默的時候，他自言自語的道：『一字的誤寫，便惹出這可笑的惡劇，也願我不認得字，可見學問的功用偉大呀！……』

□ 哀離

江蘇三
師分校 巢鴻雋

小珍和她底弟弟小寶，因為他們的母親死了，被他們父親送到先生那裏去讀書。那箇先生原來在他們的家裏，授他們的哥哥小玉的，猝然添了兩箇小孩進去，那間小書房裏，更加熱鬧了。他們嘴裏發出很不自然的書聲來，擊破了這沉寂的空氣，他們給機械式的功課拘束了；他們的童性天真，活潑的精神，完全消滅了，這是何等的可惜啊！

小玉今年十三四歲了，常常垂了頭，眼臉紅紅地沉思着；呆神着，有時很悲哀的泣了。因為他追惟他的母親，好似小雁失了她的母雁。他讀書的時候，總不振作他的精神，發不出高爽的書聲。

小珍比她的哥哥小六歲，實在枯乾寂寞得很，往往枕着她的嫩白小手，伏在書桌上，瞌睡夢裏高呼着『媽媽……』先生轉過身來，把輕輕地喚喚，喚醒了她。她似哭非哭的嘴裏顫顫喃喃的作

聲，好似母懷裏初醒，呆呆的坐着；不一回，很悲惋的哭了。她是母親最寵愛的一箇女兒，臨死的時候，母親還戀戀地說：『你們要把她保護好呢，她是我最不肯放……』說話沒完，便氣絕了，還遺下兩條淚溝。

小寶年紀最小，先生教他兩句書，他仰着頭，恣口喚着：『紅的花！綠的草！』毫不加思索。一回兒，獨自在地下走來走去，或者扶摸牆壁，亂塗着彎彎扭扭的花紋。或者蹲在地下，作牛作狗的形態。原來童性，唯一是好動的啊！有時十分寂寞了，便發出低微而尖銳的哭聲來，好像小羊失了她的母羊似的。

最可悲哀而凜然生氣的，便向他們母親的靈座，就在這間書房的背面，他們每天在放夜之前，一定要燃燭薰香，叩拜哩。這是功課以外的功課啊。也算是不忘記他們母親的紀念吧！

一天小寶問他的哥哥小玉說：

『媽媽……到那裏去了？架子上麼？只有一箇匣子呢！』

『媽媽早已死了！這不過是遺下的一箇踪跡！』小玉悲傷地說：

小珍接着疑惑說：

『前天母親躺在牀上，哥哥……您爲甚哭呢？』

『媽媽就是這一天死的！』小玉心酸說：

小寶呆獃地問：『那末永遠沒有媽媽來了？』

小玉又半吞半吐的答道：

『媽媽！聽見爸爸說過還有新媽媽來哩！』

散學了，好像牢監裏放出的罪人一般，都擁進臥房裏去。總看不見千呼萬喚出母親了。他們倚着大門，望光景，聽別人叫喊『媽媽……媽媽！』他們祇得悲哀的靜聽；雖有粗亢的爸爸，那能及得慈藹的媽媽呢？他們在家覺得寂寞而無聊，便到街上去娛玩一回。聽見一羣濟濟楚楚的孩子，很和脆很喜歡地唱着：

『爸爸好！媽媽還要好！』

給我糖果和餅糕，給我紅衣和花帽；

夜裏伴我打瞌睡，白天我和媽媽捶背腰；

媽媽贊成我乖巧，媽媽說我好寶寶。

爸爸好！媽媽還要好！

他們凝神地聽着，戟思着自己的母親；哥哥我們家去問爸爸，新媽媽幾時來了？……

□ 小車夫

吳縣縣立師範 朱秉鈞

春的氣象裏，帶來了許多的倦意，侵入我們的軀體；吾沿着馬路走着，陽光似熱非熱地射得人家懶懶欲睡，鳥聲似悲似喜地噪得人家耳煩；心的吸力更強了，兩足的質量更重了。停止罷，那末怎能達到目的地呢？屢車罷，又是爲良心上所彈劾，所以只有受着心靈的驅使而前進。

馬路的旁邊，柳陰的下面，幾輪車子和幾箇車夫悄悄地站着，道中的馬車流水遊龍般地過去，轆下的瘦馬不住地噴氣，車前的御夫，不住地掣鞭；在這春洋洋的氣象裏，添出這種不人道而殘酷的聲調，來給人們許多的忿慨。車漸漸遠了，那車上的人兒屢屢回過頭來望着柳陰下的車夫，表示出驕傲自得的態度，那幾箇車夫，也只有隨着塵埃起處呆望，似乎顯出一種嘆羨的心理；後面的黃包車，一輪輪地銜接着過去，正在和這些牛馬競走，挽車的車夫都是汗湍噓嘻地進行着，任他們的枯萎暗黑的面龐上，微露出幾處笑窩，好似得到了什麼生命上的滿足的安慰，車子更遠了，不見了，他們只有把視線打斷，很懊喪地嘆了一聲，仍是默默地站着。

浮息了，足輕了，這時的我身心都暢快了，所以就認識這箇涼靜的柳陰，也許是困苦人們的快樂之園呢；不過吾懷疑着爲什麼在這極樂園內，發現出這種懊喪若失的聲調，而在這風掃日炙的道上，一般與牛馬並驅的車夫，倒微露出幾窩笑意呢；但是我終不願離棄這極樂園，因爲陰外的陽光，終是這般的困煞人呢；不過吾又恐怖着，暮色冥冥的時候，在這黑暗的道上，又怎能趕路呢！『人生之路呀！幾時纔能溫愛而光明而可走呢！』吾獨自向着天空浩嘆一聲，這輩車夫，只有目光炯炯地注着我，我也不能了解出什麼意思來。

鳥聲靜寂，車聲稀少，可畏的紅日，早已往西山去求歸宿了，柳陰下的車夫都爲他們最後的幸福而去了，吾不得不趕上黑暗之途去了。

慘淡的電燈，夾道地站着，淒涼的犬聲，嗚咽的叫着，這是生命道上的點綴，春之夜的悲調呢；在這慘白的燈光下，站着一箇瘦小而枯槁的孩童，和一輪重大而愚笨的車子，吾想也許是一箇失望的車夫，不然，滿面憂怨地在這裏等些什麼呢！我一面凝思，一面前進，忽地裏他站起身來，似乎感到了一種極大的刺激和希望，走向前來，很委曲地問道：『先生要車子嗎？』這時候我的純潔而神聖的心靈，也頓受了一箇極強的打擊，很恐怖而急忙道：『不……不……吾是不愿做這種不人道而殘

忍的事。』但是他終是帶着失望的面色而哀求，那慘淡的燈光，斜映着他的面龐，幾窩淚珠，湧溢於眉睫的旁邊，這是純潔而真實的流水啊！這是痛苦而結晶的泉源啊！他帶泣帶訴地哀告道：『先生！你坐我的車子，是要給我錢的；有什麼殘酷不殘酷呢？設使一般人們都是和你具一般的心理，那末教吾們怎樣生存呢？先生，請你坐罷，你坐我們的車子，便是慈愛而救濟我們，你別替我們的足力來哀悼，你別替坐車人們的道德羞憤，這是從古到今的定例，這是什麼孟夫子的相生相養的說素遺毒，不可醫治的呢！』這番話幾乎把我的天良戰敗，精神斬喪，吾便很淒切的說：『不過……像你這般的年幼孩子，怎能當此重任呢？吾又怎肯驅使你到痛苦之路去呢！』『唉！這是天賜的工作啊！你莫憐我，我的白髮的父親，還是在同等的境遇裏呢？先生，請坐罷！』他又帶着很微弱而悽切聲調懇求着我，我卻是默默地思慮。

車聲轆轤地響着，車夫噓噓地喘着，吾是怎麼殘忍，竟中了腐儒的遺毒，竟入了社會的旋渦；車聲更大了，足力更薄了，車身不住地顛簸着，掀起了我心的深處的懺悔之浪，領會得這是黑暗道上的惡劇呢；車到了，他的足力的命運，也得一箇最後的安慰了，我便給他工資，他也欣然地去了；但是我的純潔而微弱的心靈，仍是隨着他，在夢境裏追悼。

■ 賣報童子

廣州 吳夏伯

(一)

「兒呀！五更了，你看月兒已斜；天快亮了，天天這箇時候，你早高高興興起來，預備出去賣報了。」

「娘呀！孩兒頭痛得很，動彈不得，哎喲！手足象浸在冷水裏的一般，我正在這裏掙扎起來啦！」

「哎喲！頭上燒得發熱，想是病了；兒呀！沒奈何，睡歇兒靜養靜養罷。」

「娘呀！時候不早了，那能再睡，再睡下去，不就要天明了麼？記得那天去得遲了些，報館裏的管事先生，說報紙統賣完了，我哀求他將就賣兩份，倒給他「誰教你懶」「誰教你貪睡的」，嚕嚕嚕嚕罵了一頓，孩兒只得忍着氣跑回來，束緊褲帶兒，好容易挨了一天餓，唉平心一想，他罵我倒也是教訓我，我從此切記在心，夢魂裏也牢牢念着一箇早字，下半夜就不敢安睡了。」

(二)

黑越越的街道，人影兒也沒有一箇，只這賣報的童子，手裏拿了幾十箇銅圓，喘吁吁的低着頭走，呵欠連連的，冷不防驀地間，和一箇人撞了箇满怀，只見那人手裏的燈光一閃，拍的一聲，那巨靈

之掌，便和賣報的童子嫩臉兒，行了箇相見禮。那童子本來病着，吃了這一巴掌；只覺得天地旋轉，火星迸裂，倒退了幾步，一時立腳不穩，跌了個倒栽葱。忍不住躺在地上亂哼，那人嘴裏還嘰哩咕嚕的罵道：「混帳」「小雜種」「瞎眼睛的」過了一兩分鐘，那童子依舊是躺住，那人起初還吆喝道：「你詐死嗎？我索性拉你到局裏去當賊辨，那時纔知道警……的利害呢。」說着，把手燈在童子的臉上一照，只見臉兒白得一絲兒血色也沒有，牙關緊閉，一息奄奄，那人叫了聲阿呀，一溜煙跑開去了。

(三)

好一會兒，童子醒過來了。張開小眼睛來，揉了一揉，只見東方快要發白了，冷颼颼的曉風吹過來，不免連連打了幾箇寒噤。

他用力鼓一鼓氣，正待爬將起來，忽覺得小腮兒上疼痛異常；摸了一摸，似乎腫了一大塊，猛想起剛纔的事，卻又模模糊糊，彷彿做了箇夢。

這童子從小兒沒有受過多大教育，他那母親更是一箇愚婦，所以這童子在他母親跟前，聽受的教訓，都是些迷信的話頭。這童子當時既甦醒過來，便不知不覺起了一種迷信的感想，他一指量

子——暗想方才眼前一亮，分明是箇電光，後來彷彿給雷公爺爺打了一下子，昏迷中還聽見雷公爺爺在那裏罵我呢。然而再想一想，自己並沒有做甚麼虧心歹事，想是雷公爺爺打錯了人，所以纔放我還魂哩。他這樣一想，心裏似乎很光榮的，便把那身上的痛楚也忘掉了一大半。一骨碌就從地下爬起來了，定了定神，自言自語道：我不是出來賣報紙的麼？怎的倒在這裏胡思亂想呢？一面說，一面走，纔轉了箇灣子；忽然叫起一聲阿呀！原來兩手空空的，方纔幾十箇銅圓，不知那裏去了；連忙回身轉去，在剛纔的地方找了一遍，一大半還在那裏，不覺又悲又喜；喜是喜的銅圓還在那裏，悲是悲的檢點了一檢點，少了好幾箇了。

(四)

十幾家報館，多在一條街上。家家破曉開着大門，電燈燦爛，如同白晝一般。來來往往的賣報人，出了這家，又到那家，尤如穿梳似的。那童子也隨着這些人亂趨，買了一二十份報，先到各處定報的人家派齊了，然後把贖下的幾份，攤在一處地方，做些過路的生意。這時天也亮了，但是過路的人還是稀少，只有胼手胝足的苦工，和挑擔賣菜的小販，此外便是些黃包車夫，東張西望的招攬生意。這些人和那童子是同病相憐的，至於能夠出得錢看報的人，這時候多還是擁着香衾，做他的好夢哩。

(五)

陰雲繚邈，把那太陽遮得密不通風，慘慘悽淒的一天秋容，好不可憐，這童子恐怕要下雨了，忙將報紙收拾好，躲在家鋪門簷下，果然不到一刻兒光景，淅淅瀝瀝下了一陣微雨，童子默念道：照這樣的雨落一天，我還有生意嗎？想罷，不覺嘆了一口冷氣。誰知這當兒，那鋪店的門開了；一箇二十多歲的夥計，睡眼惺忪，趿着拖鞋出來，一見那童子，瞪着眼罵道：「你這小鬼，大清早起來，在人家門口嘆氣，該死不該死？」這童子蹭了一鼻子的灰，卻一聲兒也不敢響，忍着氣跑到一株樹底下去，嘴裏喊着報……報……報報……

隆隆的一乘車兒，從樹邊經過，車中人聽見賣報紙的聲浪，便把車夫喝住了，喚那童子過來，買了一兩份，順手在袋裏摸了一箇毫子，交給那童子，那車兒便風馳電掣的去了。

論理，一箇毫子買兩份報，還要找進六箇銅圓，那童子正待找錢，見那車兒去了，急得他一路追呼上去，好不容易被他追上了，揚着手兒，說明來意，那知車中人笑了一笑道：「六箇銅子，誰還要呢？」「好好；你這童子倒很誠實，你拿去就算了。」童子這一喜，非同小可，向那車中人謝了又謝，又很很的認了一認他的面貌，打量他渾身上下衣裝，這是表現他非常奇怪，非常感激的意思。

說時遲，那時快，那車兒已去得遠了。這童子一時找不到第二箇躲雨處，仍舊回到那株樹底下，偏生一陣一陣的急雨，打得枝頭的黃葉，紛紛落了一大堆，樹蔭漸漸兒疏了，時時有雨點兒，滴滴的落在那童子身上，把那件又破又薄的土布衫兒，濕了一大半，可憐那童子還緊緊抱着報紙，深恐濕了賣不去哩。

(六)

雨是越下越大了，那蕭蕭疏疏的樹蔭，那能再遮蔽這童子呢？再過了半句鐘，他早濕濕淋淋的；和落湯小雞一般，咬着牙齒亂顫，肚裏又飢，身上又凍，見着路上的行人，手裏多撐雨傘，便羨慕到了不得，眼巴巴的想求人家帶他到沒有雨的地方，誰知那些人顧得自己便罷，沒有一箇肯發慈悲心，來睬這箇可憐的童子！

幸虧天可憐見，雨漸漸兒收了，那童子索性把濕衣裳脫了下來，絞乾了拿在手裏，依牆摸壁的找到一間粥店，摸出一箇銅元，買了碗稀粥，就站在門口喝着，一面喝，一面想，我在這裏，總算喝得一碗粥，只苦了母親從昨夜到今朝，一點米水也沒有沾唇，自從父親死了，常是三天兩餐，有一頓沒一頓的，自己又深恨沒些本事，不能多賺些錢養他，想到這裏，一陣心酸，熱辣辣的眼淚，和簷前的殘雨，

一齊落在粥裏。

這童子正在怔怔的出神，卻想不到粥店夥計，卻老大不高興起來，大聲喝道：「你這童子在這裏哭甚麼？我們做生意的最忌哭你偏來倒我的霉！」話猶未完，只聽得豁啷一聲，童子手裏的碗，早跌得粉碎。

這當兒，粥店的夥計，好比火上添油，惡狠狠抓住那童子，做出要打的威勢，那童子嚇如土色，只是哀求，夥計那理會得，只是咆哮道：「殺了人，你也可以哀求不成，我只知道和你算賬，這隻碗是一毫子買來的，你賠還我便罷，若有半箇不字，我簡直要你的命！」童子聽見要賠，越是發急，越是哀求，抖着身子道：「這碗本來是缺邊的，我是偶然失手，並非有意的，要我賠一毫子，那裏賠得起呢？」夥計冷笑道：「缺邊的；什麼早不碎，晚不碎，碎在你的手裏呢？你賠得起，也只要你一毫子，你賠不起，也定要你一毫子，沒有的；快把手裏破衣兒，將就押在這裏便罷。」說着，便伸手來搶，童子死命的不放，那夥計見搶不到手，狠命的把孩子送了幾拳，好箇童子，拚着嫩皮膚受打，嘴裏只是哭嚷道：「我情願給你打死了罷，這件破衣，是母親做給我的，袋裏的錢，是要糴米回去養母親的……」

□情警記

由來男女間兩情相洽，纏綿至極，輒不克振拔，消畢身事業於旖旎之鄉而不稍惜。一旦境遇事遷，魔劫橫生，則椎心疾首，痛不欲生；或長齋禮佛，了此餘年，此情此景，可欽亦可憫也！

石生某，閩產也。貌英俊，工詩文，弱冠才名聞於里鄉鄰交頌，咸謂石氏有後，生亦聞而竊喜。父欲爲訂婚，生堅不可，謂偌大天地，必得才情兼美之女爲匹，否則寧終鰥耳！父憐其志，議遂止。甲子冬，生負笈滬濱某校，是校男女同授，不分輕軒。同級女生某，年華才貌，與生相若，久之，訂爲莫逆，朝夕共窗，情好彌篤，竊願訂終身約，顧未嘗宣諸口。次年，女以父喪返里，生送至車站別時，嗚咽不成語，女亦哭，相對若楚囚；俄而汽笛一聲，車輪轆動，而生之魂魄，亦幾共車首輕煙消去矣。生悵然獨返校，不懂累日。一夕，得女書，謂父喪事畢，本擬來校；因老母孤獨，無人侍奉，故不克如願。生心稍慰，由是魚簡往返，無虛日。月餘，書忽絕，生正焦惑，忽郵者遞書至，啓之，女書也，云：『兒不幸！慈父早逝，學業中斷。老母悲死者之慘，傷生者之厄，愁病成魔，臥牀匝旬，殘息奄奄，醫藥罔效。於前晚見背，兒不孝，使母風燭殘年，遭此際遇，中心如焚，何以爲計？孤身獨形，度此淒涼日來，體弱目昏，益近鬼趣；無生人之樂，深願將此餘生，隨雙親於地下。此書到日，恐兒已離世；哥少年英俊，前程無量，努力自愛，勿以兒故自傷，則是繼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生閥竟痛不可仰，噙指血灑天誓曰：『某不才，得交伊人，誠畢生幸也！今天虐我濟，使伊責恨以沒，余心何堪？從今青燈古剎，以懺孽因，何忍再蹈俗世？向庸脂濁粉，作無聊生耶！』於是憂虛成疾，幾至不起；父母聞訊，逆之歸醫藥之，病稍愈，有勸之娶，則怒目向之，繼以長號；迄今猶獨身云。





童話

□ 六頓三角

奇浦蠻公立第一小學黃寶祥

從前有一箇村莊叫做程家宅，因為程姓居其大半的緣故。這村莊上有一箇老寡婦，年紀大約有六十多歲了！她祇生一箇兒子，小的時候，也會讀過幾年書，可是不大玲瓏，所以也不知道什麼的。他年紀到了十五六歲了，不知道出去閱歷閱歷，多得些常識；就是住在家裏，也有些獸頭獸腦，附近的人都叫他是一個獸子。有一天，他的母親對獸子說道：「明天不是你的外祖父要做壽嗎？你若到外祖父家裏去賀壽，這老人家一定歡喜你的！」到了明天早上，他就到鎮上去買了一籠蟹，回到家 中，他的母親對獸子說道：「這一籠蟹，就做了賀壽的禮物罷。」獸子答應了一聲，往外就走，走在路上，看看野外的風景，倒覺得非常爽快！大約走到有二三里路了，獸子看見籠裏的蟹都在那邊出汗——原來這幾隻蟹，不是出汗，是在嘴裏出白沫，他以為是汗了！——獸子就對着蟹說道：「你們熱

嗎？不然爲什麼出汗呢？可憐可憐！你們要熱死了，我就替你們洗個澡罷！」他說到這裏，就提了一籠蟹，走到河邊，把籠裏的蟹，一隻一隻的解脫了繩子，代替牠們洗澡。那幾隻蟹，得着了水，都爬到河中去逃走了！武子沒有了蟹，就哭起來了；他一頭哭，一頭在路上走着，有一個人，叫做王大，看見武子在路上哭，便問道：「你爲什麼哭？」武子說：「因爲我的一籠蟹，爬到河中逃脫了！」王大笑笑說：「哭有什麼用處，哭了就可以得着蟹嗎？」武子問道：「那麼怎樣可以得着蟹呢？」王大說：「你要得着蟹，必須要一部水車，拿來戽乾河裏的水，纔捉得着你的蟹。（祖洛也笑笑說：武子，你不要捉別人的蟹，因爲捉了別人的蟹，就是偷了；但是你認得自己的蟹底本來面目嗎？）王大說了那幾句話，就走到別處去了。

武子看見前面有二個農夫扛着一部水車，在路上走，武子便對他們說道：「這部水車，借一借我用吧！因爲我替那幾隻蟹洗澡，被牠們爬到河中逃脫，現在要部水車，拿來戽乾河裏的水，纔可以捉着我的蟹。謝謝你們，借一借我吧！」那二個農夫說：「若然借你戽乾河裏的水，我們田裏的稻，就要乾死了！並且那河是『流通江』，水也一時戽不乾哪！我們所以不肯借你。」武子卻不講情禮，奪起來了。二個農夫，不覺大怒起來，便把武子打了一頓（自己不講情禮，應該打！這是第一頓。）武

子被他們打了這一頓，就哭起來了！他一頭哭，一頭在路上走着。有一個人，叫做李二，看見獸子在路上哭，便問道：『你爲什麼哭？』獸子說：『因爲我替那幾隻蟹洗澡，被牠們爬到河中逃掉，向那農夫借一部水車，拿來戽乾河裏的水，可以捉着我的蟹，農夫不肯借，把我打了一頓，我所以哭的。』李二對他說：『他們扛得很辛苦，你不和他們扛，所以不肯借你。』李二說了那幾句話，就走到別處去了。

獸子在路上走，走到一家人家，卻在那裏做喪事。他就走進門口，看見一口棺材，停在那邊，獸子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扛了就走！這家做喪事的許多人，看見他這樣子，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打了一頓。（自己不識相，應該打這是第二頓。）獸子被他們打了這一頓，就哭起來了！他一頭哭，一頭在路上走着。有一個人，叫做張三，看見獸子在路上哭，便問道：『你爲什麼哭？』獸子就說：『因爲我代他們扛了那口棺材，他們就打了我一頓！我所以哭着。』張三答道：『扛棺材自有扛棺材的人，你不管「三七二十一」去扛，他們自然打你了！你若在旁邊伴他們哭，還來打你嗎？』張三說了那幾句話，就走到別處去了。

獸子在路上走，走到一家人家，卻在那裏做喜事。懸燈結綵，熱鬧異常，獸子走進了門口，便在那旁邊放聲大哭，做喜事家裏的人，聽得了哭聲，如何不怒，就把他大打一頓，推出門外。（不應該哭而

哭，答自己招應！打這是第三頓。」獸子被他們打了一頓就哭起來了！他一頭哭，一頭在路上走着。有一個人叫做趙四，看見獸子在路上哭，便問道：『你爲什麼哭？』獸子揩着眼淚說：『因爲我走到一家喜事人家，我在那裏哭了，被他們聽見，就把我大打一頓，所以哭的。』趙四答道：『喜事人家是快樂，你怎麼在那裏哭？所以要打你了！如其你笑了，還來打你嗎？』趙四說了那幾句話，就走到別處去了。

獸子在路上走，走到一家人家，正在火燒，獸子便大笑起來。救火的人和許多旁邊圍着的男女，看見獸子無緣無故的祇自大笑；手也不動，腳也不動，並不來救火；不覺大怒，着實把他打了一頓。（不救火也罷，但是不應該笑，你笑，自然要打，這是第四頓。）獸子被他們打了一頓，就哭起來了！他一頭哭，一頭在路上走着。有一個人叫做杜五，看見獸子在路上哭，便問道：『你爲什麼哭？』獸子對他說：『因爲我走到一家人家，正在火燒房屋，被我笑了一陣，他們就打我，所以哭呀！』杜五道：『他們房屋燒掉了，你爲什麼笑呢？若然把水澆熄了火，他們不但不打你，還要感激你哩！』杜五說了那幾句話，就走到別處去了。

獸子在路上走，走到一個鎮上，鎮上有一爿鐵店，正在那裏打鐵，火爐裏的火勢正旺，旁邊恰巧

有一隻水桶，獸子心裏想道：『此時不救火，更待何時？』就把一桶水，澆在火爐裏，火就熄了，打鐵也不好打了！鐵店裏的人，大怒，把他打了一頓。（弄得他們生意也不好做了，怎能不打呢？這是第五頓。）獸子被他們打了一頓，就哭起來了！他一頭哭，一頭在路上走着。有一個人，叫做馬六，看見獸子在路上哭，便問道：『你爲什麼哭？』獸子淚汪汪的說道：『因爲我走到一爿鐵店裏，把我拿了一桶水，澆熄了火爐裏的火，被他們打了一頓，我所以哭呢。』馬六笑笑說：『你不應該澆熄火爐，應該幫助他們打鐵。』那人說了這幾句話，就走到別處去了。

獸子在路上走，走到一塊地方，二箇少年在那裏相打，他不問情由，把二箇少年就打！二箇少年也把獸子打了一頓。（看見相打宜勸，不宜打，這是第六頓。）獸子被他們打了一頓，就哭起來了！他一頭哭，一頭在路上走着。有一個人，叫做夏七，看見獸子在路上哭，便問道：『你爲什麼哭？』獸子道：『因爲我看見二個人相打，我也幫助他們打，反被他們打了一頓，所以哭的。』夏七道：『他們相打，你爲什麼不去勸呢？因此，你受着痛苦了。』這人說了那幾句話，就走到別處去了。

獸子在路上走，走到一塊地方，二隻牛正在那裏相鬪，獸子看見，慌忙去勸開牠們，卻被二隻牛碰了三角。這個獸子，吃了『六頓三角』，身上已受了許多傷，不能去賀壽，並且蟹也掉，禮物也沒

有呢。祇好一頭哭，一頭回到家裏去了。

靈鷲
六頓三角



劇本

口譎智

第一幕 詐財

人物 伍春圃・(富翁)

伍王氏・(富翁妻)

徐老福・(強盜)

阿苟・(僕人)

佈景 華麗家庭・

時間 夜間八九時

幕啓 伍春圃坐在搖椅上看報，僕人引徐老福自外

入・

阿苟 老爺！有一箇人來・(手指老福・)

浙江 蘭谿 王蓉卿



|春圃| 有什麼事？……

|老福| 伍先生！請看這張字！（隨將衣袋中取出一紙，遞給富翁。）

|春圃| （接過來把紙展開，輕輕的讀：）

「汝若呼喊，卽死汝命，快把你的金表及銀袋給我！……」（面現恐怖狀。）

好，我給你吧！（轉過頭來向僕人。）阿苟！你進去把我的金表銀袋來！

|阿苟| 是，是，……（下）

停一會兒，阿苟擎金表等自內出。

|阿苟| 老爺！擎來了。

|春圃| 唔！交給他吧！

老福接了這物，就揚長向外走下。

|春圃| （看老福已經去了，才敢憤憤的大呼。）快去報警察！阿苟快去報警察！

！哼！豈有此理，……

|王氏| （自內出）你方才叫阿苟來拿金表等做什麼？現在還在這裏大呼報警察，究竟怎麼一回事？

|春圃| 不得了！剛才來了一箇強盜……阿苟！你快去叫警察趕去，想還去沒多遠？……（作憤怒狀。）

阿苟（也大聲）是，曉得了！我去……（大步奔下。）

第二幕 就獲

人物 徐老福・

阿苟・

警察・(五六人)

佈景 街道・

時間 全第一幕・

幕啓 老福慢慢的在路中走着・

老福 (作得意狀・) 嘻！今天財運亨通
(又有幾箇月的用度了・) (自言自語
說・)

走了沒有多路，後面阿苟同警察五六
人趕來・

阿苟 (手指前面・) 那個就是，前面那

箇就是・……

警察 那個穿藍短衫的嗎？

阿苟 不錯，就是他！……

警察就飛也似的向前追去，追了一箇
轉灣的地方，把他捉獲了・

警察 (先打他幾箇巴掌，才把他身上一
搜，果然金表銀袋都在身邊，惟沒有
任何凶器・) 哼！你幹了好事，去！
去！

五六箇警察同阿苟擁老福全下・

——幕閉——

第三幕 訊問

人物 警官・

警察。（四人）

老福。

阿苟。

佈景 警察所裏的訊問處。

時間 上午十點鐘。

幕啓 警官坐在上面，四箇警察兩邊
站，老福同阿苟立於右邊。

老福 唉！警官先生呀！我實在沒有幹過
違法的事情，我是一箇不識字的鄉下
人，求先生恕了我吧！

警官 阿苟！這個人（指老福）昨夜幾點
鐘到你們家裏來的？

阿苟 大約在八點鐘光景。

警官 他來就向你們老爺要金表嗎？

阿苟 是，他有一張字交老爺看的，隨將
原字呈上。就是這張字便是。

警官看了，便大發官威，向老福大罵
警官 你這個渾賬王八蛋！好好的人不做
，歡喜幹這種違法的事情，今天贓物
都在這裏，你好好的直招！

警官 哈哈，現在原字贓物都在此地，你
還要抵賴不成？我先問你這張字是從
什麼地方來的？

老福 這張字我在路上拾得的，因為我自
己不識字的緣故，所以請伍先生代看
一下。不料他看了以後，就把金表等

給我，我暗想這張字的價值必定是很貴重了，所以伍先生才肯把這些貴重東西與我掉換。

•老福正要走的時候；警官忽又把他喝回！

警官 阿呀！還有，轉來！轉來！

警官 哟！你在路上拾來的，這也難怪你

不懂。不過你不該把他的金表等拿來
•我今天辦你一箇禮拜的拘禁，你願意嗎？

老福 我姓徐，名叫老福就是。

是不願意的。因為我身邊沒有凶器藏
着，你萬萬不能辦我。

警官 好！曉得了，你去吧！

衆人一擁全下，

警官 哟！不錯！你身邊沒有凶器的。好

，我就赦了你，放你走吧！（即吩咐

左右放他出去，把原賊交還阿苟帶回

■收債

江陰南
菁中學
錢立成

第一幕：

登場人物： 吳石林；青思，他的兒子；阿根，是他們的僕人。

佈景： 一個富室的廳上。

開幕： 石林，是舊式裝束的一個老人；同青思，一個年少英俊的人；對坐談話。

石林 你回來得很巧，恰恰有件事，我本打算自己去做的，就你代了我罷！

青思 茲麼事呢？我可以去，因為我今天沒有事。

石林 前村的周阿二，你大概也認識吧？去年十月裏，他借了我們五十塊錢，今年到了期，已屢次打發阿根去催了

好多次，兩月以來，尚未有結局，我想一定要親自出一馬了。你昨剛巧回家，就你去了罷。況且你常在學校裏讀書，不知一些世務，藉此也可以幹練幹練，我拿票子給你。（入室取票，授給青思。）

青思（接了票子，）知道了！是不是要

去問他拿五十塊錢。

石林 呹！你父親是有心計的人，難道白白借錢給人用麼？講給你聽：每月二分起息，到今年十月，共得本利六十二元。現在逾期兩月，利上加利，應該六十四元四角，記住！

青思 啊！父親，我昨天也碰到阿二的，

好！很好！

看他那付形狀，裝束，很是貧苦……

石林 啊！兒！你不能爲他窮，便讓他一

些。倘然如此，我們放債也要蝕本了

。你的父親，會像現在有錢麼？（連忙立起，作驚愕狀。）

青思 瞭得了！我向他要一六十四元四角

，是不是？

石林 正是這箇數目。你切記著。不要會

了他窮，便讓他一些！一箇也不能缺

少，你切記著！……（沉思）咁！這樣罷！我叫阿根同你去。

青思 好！我也幹不慣，阿根伴我去，很

石林 他跟我二三十年來，放債收租，都

很精明……（向外）阿根來。

阿根 來了！（進）老爺，叫我做甚？（

一是一箇苛刻奸刁的漢子。）

石林 現在叫你去伴了少爺，到周家去討

筆款子。那箇窮漢，現在越是窮了。

他如說沒有錢，——他一定說沒錢，那末，去把他的牛——一條很肥的牛，我看見過，牽牠回來。

阿根 啊！就是周阿二欠的五十塊吧？啊

！阿二的皮氣歹極了！但是他的牛確

青思 哟！他的牛，明年不要種田的麼？

我們牽來了有什麼用，不如讓了他罷

好兒走！

(閉幕)

第二幕：

石林 (發急) 呀！牛一賣就變成

錢了！你若說讓；那末，你也讓，我也讓，放債變成送錢給人用了！你讀

了十多年的書，怎麼一些也不懂？！

阿根 阿根，你同少爺走罷！

阿根 呀！呀！呀！

青思 呀！呀！呀！(同阿根出)

石林 (隨出) 阿根，六十四元四角，不

能缺少一箇，我託你……青兒，不能讓他的……牛！牛！把牛牽來！……好

登場人物：青思；阿根；村農周阿

二；周妻王氏。

佈景：荒野中一茅屋，已破壞不堪

開幕：衣服襪襪的王氏，抱子納日

光·青思與阿根自遠至。

阿根 少爺，就是那邊，打灣！(把手指茅屋)

青思 我也好久不在家，我竟不大認識了

阿根 少爺也不必認得那箇窮窯，啊！阿

二近來益窮了！（指王氏）那是阿二

的老婆！（二人行漸近，）喂！賤婆娘，我家少爺來了！

王氏（立起向青思）啊！吳大少爺來了！請裏面坐。

阿根 呀！我家少爺要坐你們的牢房，哼！哼！快把你丈夫拉出來。（舉足欲

踢王氏。）

青思 阿根！不要如此野蠻！你還開口罵人……你的丈夫呢？我要向他算一注錢。

阿根 ……知趣一點！把丈夫拉出來。否則

…（把衣一撩，想入屋去。）
青思（拉住阿根）我不能禁止你麼？好是出去有事的……

阿根 你的丈夫躲在那裏去了？躲不了的。我家少爺，正來算一注五十塊的債

王氏 啊！來的不巧，我家阿二，剛巧出去了不多時。

阿根 哼！欠了人家的錢，一文不還。向你算帳，又把丈夫藏了。好！搗你的牢房……

菜。」哎喲！不知阿根大哥在此。（阿根不作聲。）啊！那莫非吳大少爺麼？多年不見，長了如此大了！……

阿根 嘘嚦做什麼？那正是我家少爺，來向你要債。（怒目而立。）

青思 啊！阿二，你那裏去的？……可憐！這麼冷的天，穿着夾衣麼？

阿二 哟喲！少爺，我們好苦啊！去年借了府上五十塊錢，滿想今年稻起身時歸還。不料春天的蠶，養得不好，蝕了許多桑葉錢。稻的收成又不好，只有一箇四五折……唉！不要說還租，付債；唉！我們衣食也不週啊！少

爺看，我們穿的都是夾衣；因為沒有棉的，只能凍。鍋子是好久沒有和火作伴了，我們每天只買一些麵餅充飢。因爲明天是大除夕了，所以到前村高家，借到五百錢；畧買一些柴米，打算過年。啊！苦啊！

阿根 你這賊窮根，誰要聽你念窮經？休

嚦嚦！拿錢來！你裝了窮相，便讓你不成？

青思 你說他裝窮相麼？哼！你不生眼睛，看他身上，家裏。（目斜睨阿根）

住。

|青思| 休得你管！並且，以後不用你開口

，你可知道，

|阿根| 知道了！只是，少爺，只要不忘記
老爺的叮囑就是。

|阿二| 大少爺啊！大少爺許是知道我的脾
氣。我不是歹心人——誠心有了錢不還
·我實在是窮的不了，要還無力·這
是天老爺不助我，求少爺寬放·

|青思| 你家很苦，我相信的·你諒來也還
不起了！

|阿根| 少爺，我要說一句了！牛！·牛·

哎喲！少爺，不要給他兩聲大少爺叫

軟了心啊！

|青思| 滾！干你甚事？你真要多事麼？（

|阿根| 又退下，立在一旁。）……|阿二|

我也不要你還了！借票在此。（掏出
借票，撕去。）

|阿二| 哟喲！多謝少爺，我死也不忘記·

（跪下欲拜。）

|青思| 呶！蠢相！立起來！我也要回家了
，阿根，來，回去·

|阿根| 怎好？怎好？回去如何交代？哎喲
！票子撕了·

|阿二| （立起）多謝少爺，我|阿二死也不

忘記·

|青思| 来！（|阿二前，青思出洋兩元與之

• ）這送你。

|阿根| 啟！少爺癡了！把債票撕去，一箇錢未曾到手，反貼了兩個。

|王氏| 阿二 難得仗義疏財的少爺，我們死也不忘記！好大少爺！

（青思阿根下。） （閉幕）

第三幕：

|登場人物：| 吳石林；吳妻馮氏；青

|思；阿根。

|佈景| 與第一幕同。

|開幕| 石林和馮氏——一個守舊的女子，——對坐閑談。

|馮氏| 阿青到那裏去的？

|石林| 他去收一注款子的。就是周|阿二|，

他脾氣好歹，欠了兩月，打算賴我的錢了！

|馮氏| 唉！我們的阿青，年年的讀書，學

費要幾百塊錢一年，也不知老人家得錢來時的辛苦。而且時常捧了一本書，死也不肯放。書要八九塊，十多塊買一本，寫出來的字，彎彎曲曲，一箇也不識。弄得一些也不懂世事。如此下去，怕不要成書獸子麼？

|石林| 我也如此想：這小的實在不行了。我方才看他的帳，捐一注捐什麼川北賑捐用的，竟付了二十元。就是現

在去要債，我也不放心。我交代他說

，阿二若說沒錢，就拿他的牛；他說：「阿二苦的很，饒了他罷！」唉！他也未曾知道爲父的賺錢艱難啊！

(青思與阿根入。)

青思 父親，母親，我回來了！

石林 錢呢，收到了沒有？(張目作急狀
。)

青思 沒有收到！
石林 我料想阿二還不起的。牛呢，倒也
值得八九十塊錢！

青思 牛也沒有拉來。

石林 嘴！嘴！這奇怪了！錢也未收到，

牛也未拉來，你究竟去幹什麼的。

青思 我看阿二苦的很！他們都好多天未
吃飯，而且還穿着夾衣。

石林 他苦干我們甚事？他苦也要還，不
苦也要還，這箇便是你父親放債的法
門。

阿根 (上。高聲。)老爺啊！少爺太慷慨了！他說阿二苦，索性把票子也撕了，不要他還了。我說不可，他不依；我又說拉他的牛，他又不依。我多言，他罵我，說不干我事。只是老爺託了我，我豈可媽虎呢！實在少爺太倔強了。後來少爺索性掏出來兩塊錢

，說送給阿二過年。——青思呆立一旁
。）

石林（氣急聲戰，面色變白。）哎喲！
這個畜生不好了！阿二是你的何人？
你既不收他的錢，又不牽他的牛，豈
有此理，還送他兩塊錢。哎喲！氣死
我！

馮氏 阿青，你太糊塗了！你想：你父親
要化多少心思，精力，才弄到五十塊
錢，現在給你一古腦兒送去，他老人
家那得不氣。

石林 唉！唉！唉！你這畜生如此不知利
害！我辛辛苦苦的盤到了錢，給你整

千整百的化去，唉！唉！唉！你父親
有多少錢給你啊！你如此不知錢來的
艱難。唉！唉！唉！川北賑災，一捐
二十；阿二是你什麼人，硬送他六十
四元四角。罷！罷！你父親生前也未
曾作孽。平日和人收租放債，利錢雖
重，卻有一個，算一個，不錯人家的
。不料生出你這個敗類。唉！唉！氣
死我也！

阿根 老爺，要不氣！不要氣！

馮氏 阿青，還不知趣一點麼？

青思 啊！父親，我下次再也不如此了。

（扶石林入）

（閉幕）

□ 童話劇老虎勸和

文藝觀摩
會會員 洪德熹

我們好鞏固位置，保存權利享快樂

•

▲登場人物：扮獅的一人，扮象的一人，

扮虎的一人，扮狐的一人，扮狼的一人

▲佈景：舞臺上掛白幕，繪着草原和林野；另在臺的四角，釘着用厚紙剪成的鶲，鷗，鷹，鵝的圖。

▲幕展：（狐狼攜手同上，且歌且舞。）

『吱吱哦哦，吱吱哦哦；

休笑俺身小力薄；

全憑這椒兒心，鳩兒舌；

說什麼獅子大王，象老伯伯，

也要弄牠個互相殘殺，七零八落；

獅

（闊步登場）呀！草兒搖着，鳥兒唱

着，好活潑的景色啊！且尋象大哥談談心哪。•

（獅正要退場，狐狼忽促上）

大王！

什麼事？

呀！大王。

到底爲什麼呢？

喂！大王呀，我們特地來報告你一件機密的事情——象伯伯要奪取你的王

位哩！

怎見得？

狼 獅 方纔牠告訴我們：「獸族都擁護牠做
大王咧；因為嫌惡大王的暴戾，愛牠

馴順的緣故。」

獅 （怒）唔！牠那樣做，（舉爪）不怕我這
箇嗎？

狼 獅 牠說牠有長鼻子，大王如果不把王位
讓給牠；一鼻子……吓！我們也不敢
再往下說了。

獅 （咆哮）呵！呀！竟有這樣的事情！我
與牠理會理會，到底見個誰高誰低。

（獅退）

狼 獅

（狂笑）哈哈！獅大王已中我們的妙
計兒了；再尋象伯伯激牠一激，牠是
最好生氣的，那怕牠不上我們的圈套
；哈哈！哈哈！

（狐狼退，象緩步登場。）

象

呀！三日不見，林野便綠得這般可愛
了；這樣的好去處，獅哥哥怎不前來
頑耍呢？

（狐狼忽促上）

呀！象老伯伯。

怎的了？

狼 獅 象 狼 獅

呵！我們那處不尋到，原來伯伯是在
這裏。

什麼事啊？值得這樣慌。

呀！獅大王嫉你力大，現在大開會議，要把你設法殺掉，以除後患呢。

（冷笑）哼！有這樣事嗎？

象伯伯呀！牠還罵你是世界上第一個笨貨！

（怒）牠不怕我的鼻子麼？

（怒）牠說一口能把你的鼻子噉成七八段呢！

（大怒）好好！我與牠理會理會，到底分個誰強誰弱。

（象下）

哈哈！嘻嘻！牠倆這回定有個死活；

牠倆個都弄傷了，大王還是我們做的哩；哈哈！牠倆是「煮豆燃豆箕」我們

是「坐享漁人利」哈哈！嘻嘻！

（狼狐同下；獅從左上，象從右上）

（怒）喂！你這個笨東西，為什麼要奪取我的王位？

（怒）哦！你這個不知足的獨夫，怎

的要把我殺掉？

（舉爪）你看看我這個；（露齒）你再

嘗嘗我這個滋味。

（捲鼻）你試試我這個傢伙。

（前進）我怕你麼！

狼狐

(互相撕打；虎大踏步而上)

虎 嘎！你們兩位爲的什麼事爭鬧？

(獅象暫停撕打，互相喘息)

獅 牠不信我的爪牙的銳利。

象 牠輕視我這長鼻子。

獅 牠要奪取我的王位。

象 牠嫉忌我的力大，要把我殺掉。

虎 誰說的這些話？

獅 狐和狼親口對我講的。

象 是呵！我也是聽着牠倆個親口和我講的。

虎 噗！狐是最詭詐的，狼是最狠毒的，少不了牠們故意的播弄是非，好從中

漁利呢；(指東)你看那長頸子的鶴，(指南)你看那闊嘴巴的鸚，(指西)你看那饑吻兒的鷹，(指北)你看那大肚子的鵝；——哎呀！都耽耽的候着你們闢得疲憊時光，好下手呢！我們還聽信讒言，爲着一時的私利和虛榮，自相魚肉嗎？

(說畢掩面悲泣)

獅 (慚愧)呀！虎弟弟，你的話實在說得透亮，使我感激你到十二分！

象 (惶恐)虎先生，你寬恕我吧！殘害了親親熱熱的弟兄，去換那無味的私利和虛榮；哦！的確是愚蠢極了！

虎 你們能夠了解，那就再好沒有的了。

(說畢拭淚)

獅 (感動) 我實在對不起你。(向象鞠躬)

象 獅 象
(向獅鞠躬) 我也真對不起你，

(互相握手) 從今以後，我們該和和氣氣的互相幫助着，使異類不敢小覷我們；那纔是真正的利益，永久的光榮哩。

虎 (微笑) 是啊！我實在覺得快樂，你們醒悟得這樣快；好了，我們到樹蔭下息一息吧。

(獅虎象攜手向幕後而行——狐狼同上)

劇本 老虎勸和

狼 狐 (驚疑) 唔！這倆個東西怎麼不見了！莫非是……

(舉首四顧；獅象忽然躍出)

象 獅 呵呀！你倆害得我兄弟們自相殘殺，還敢在這裏得意嗎？哈哈！哈哈！

(狐狼欲逃不得；獅噉狼，象捲狐；幕落後狐狼在幕內慘號。)

文範新法

言文對照

上海上大東書局發行



本局所出言文對照新法文範
均爲名人新編切合現代需要

初級

小學

新法文範

四冊 四角

高級

小學

新法文範

三冊 五角

女子

新法文範

三冊 四角



音 樂

輪 回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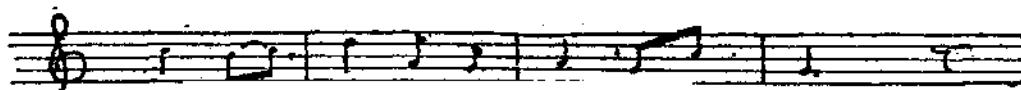
乍浦啓明學校 陳金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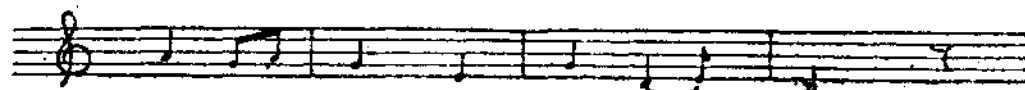
秋 風 吹 兮 春 草 驚



秋 風 罷 兮 春 草 生



春 去 秋 來 何 時 盡



千 古 茫 茫 代 幾 更

C 秋之夜

$\frac{4}{4}$

音樂
秋之夜

東臺南蘆第四小學

顏 玉

2 1 2 3 | 5 3 2 — | 3 5 6 56 | 2 7 6 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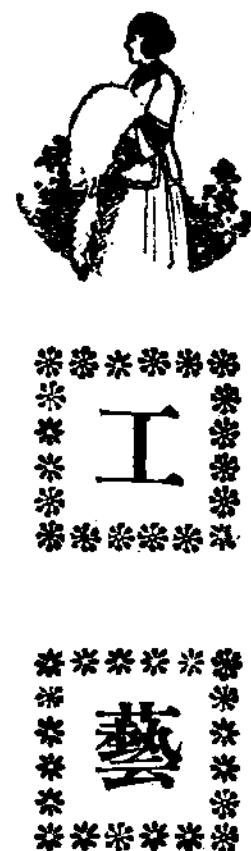
碧天如水夜雲輕 月光似鏡 四壁蟲聲

3 5 6 — | $\dot{2} \dot{1} \dot{2}$ — | 3 5 6 5 | 3, 5 2 — |

不住鳴 露華淨 微風吹送 笛聲清

6 $\dot{1} \dot{2}$ — | $\dot{1} \dot{2} 6 5$ | 6 53 2 — ||

疏林外 閃 燈 一燈明



□ 簡易窺星筒製法

預備||厚紙一方。手工刀。剪刀。線。漿糊。花紙。煤油燈。圓玻璃兩塊。

製法||用厚紙一長方，長約（二英尺），闊約（四寸），邊上依虛線約（一寸）處，用小刀切去，下闊（二寸）邊上削薄，如勺圖。

乃將厚紙捲成圓筒形，塗漿糊貼住，再取線上縛牢，如文圖。

待漿糊乾後，把線解下，外糊花紙，然後用煤油燈一盞，將火燃着，乃以紙筒冒上，如煙囪然，把裏面完全薰黑，惟離火不可太近，否則便易燒毀，如「」圖。

然後取圓玻璃兩塊，依紙筒兩端黏上，如「」圖，窺星筒便成。

注意||薰紙筒，用松香亦可，惟不可太近，不然即易燒毀。紙筒兩端的小玻璃，一定要黏上，否則烟灰入目，受害不淺。

海上梅乘虎

說明||天上的明星，每至晚上就隱約底發現了，在日裏就不看見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日裏的日光，比較星光不知要亮過好幾倍，所以我們的目力，就看不到了；但是天上的星，依舊在天上，沒有離開它本來的位置；

比方你在黑暗裏點了一盞豆般大的油燈，一定看見它發光的所在，但是你再開了一盞五十支，或一百支的電燈，那豆大的燈光，似乎看不



光，依舊存在，倘你一關電燈，這時油燈的光，又發現了；所以要在日中窺星，必定要改少日光的反力，然後能窺天上的明星了，那窺星筒的製法，就是這箇理由，因為白色是反光的，黑色是吸收的，所以筒內的黑煤，就利用它的吸收力，把日光改少，於是從小孔中望出，便見天

上的明星了；有的人說：在濃蔭黑暗的竹園中，日裏也能彀從葉叢中看見天上的明星，這是同上面的理由同一的。

■ 驗蛋器的製作法

梅乘虎

鷄蛋有新鮮的，有壞的，外面被一層蛋殼遮蔽着，裏面是好是壞，那裏能彀分別得出；雖然有人拿蛋敲碎了，看看很好，但是賣蛋人去了，再敲出來一看，豈知十個有九個壞的，有的是臭蛋，有的是散黃蛋，有的是孵胎蛋。（孵胎蛋因孵化不得法，以致全部腐敗，有已成未成的雛雞，死在裏面，外觀之無易於新鮮的蛋。）全數拋棄，這時上當不小了；而狡滑的賣蛋人，起初把好蛋放在裏面，所以你敲的都是好蛋，諸君呀！另外是夏天和秋季的，要格外注意，但是要免去這種弊端，不得不要做一隻驗蛋器，就可當場試驗了；不但如此，還對於孵雞上，也有很大的效用；現在把驗蛋器的製法，寫在下面，和諸君研究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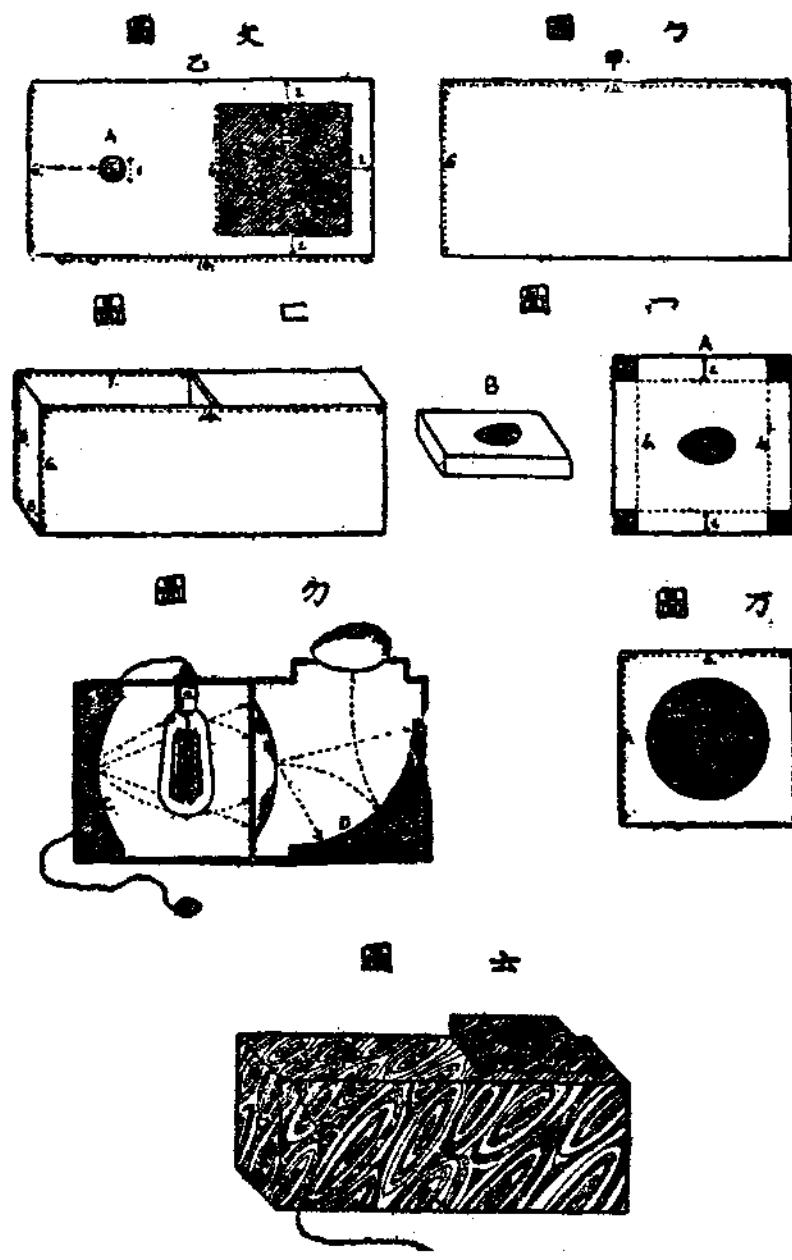
材料||木板.凸透鏡.反光鏡.厚紙.漆色花紙.電燈.砂皮.漿糊。

用具||鋸.鉋.手工刀.英尺圓規.圓鑿。

製法||鋸薄板二方，長（十四寸），闊（六寸），用鉋鉋光，再以砂皮擦之，如勾圓，乃在乙板離邊上

工藝 驗蛋器的製作法

四



(三寸) A處鑿一圓孔，約半徑(一寸)再在B處約離每邊(一寸)鑿一方孔，四邊各長(四寸)，如文圖。

切厚紙一方，每邊各長(六寸)，四週各剝出(一寸)，割成井字形，如「之A圖；四角黑線處切去，乃在厚紙的中

央，刻一蛋圓形，須較蛋畧小，不可太大，刻成後，再將虛線處，切厚紙之半，摺如「圖之B；塗漿糊，貼於文圖方孔上。

取木板兩塊，長(十四寸)，闊(六寸)，鉋擦使光滑，再拿(六寸)長(六寸)闊的木板

兩塊，釘於兩端，成方盒形，如二圖。

再拿木板一塊，長闊均（六英寸）中弧一圓形，大小隨便，惟須依凸透鏡畧大，將中間虛線處刻去，裝於方盒中央（七寸）處，然後把鏡頭嵌入，如三圖。

於是取反光鏡兩面，（以鋅皮，或鉛皮，擦亮代之亦可。）一釘於C處，一釘於D端，再將四圖的蓋，用絞鏈釘於匣之C端，可任意開蓋，如四圖，驗蛋器便成。

驗蛋器做好了，乃於A孔中裝上一盞五十支，或一百支的電燈，然後將蓋蓋上，匣的四週糊上漆色花紙，乾後就可應用了，如五圖。

驗法：把欲試驗的蛋，放於木盒的蛋形圓孔上，將電流接着，於是蓋上的蛋，被電光所照，全蛋通紅，乃自上面望下去，就可以曉得這箇蛋是新鮮而好的，那一箇蛋是腐敗而壞的，倘使是新鮮的，裏面的蛋黃，蛋白，一定分得很清楚，倘使是壞的，裏面的黃散而模糊不明的，甚至於可見有已成未成的小鷄黑影在裏面，哈哈！這樣一驗，賣蛋的一定不能再舞弊了。

口集文詩價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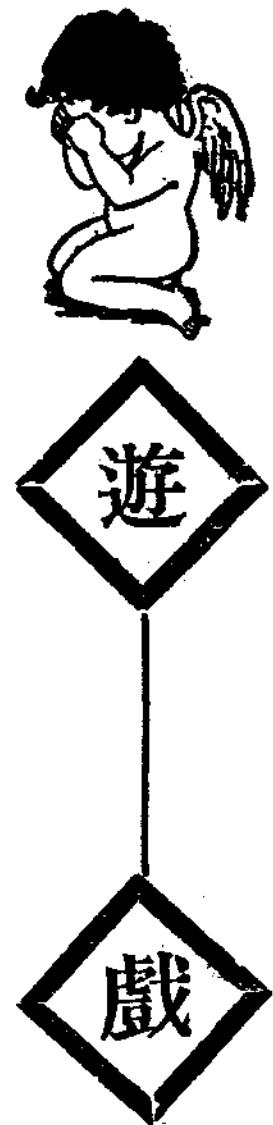
施愚山全集	朱梅崖文集	全謝山文鈔	汪堯峯文鈔	賴子居文鈔	惲古堂集	顧仲恭文集	錢牧齋詩集	魏默深文集	陳一齋詩文集	梅伯言文鈔	全謝山句餘士音
-------	-------	-------	-------	-------	------	-------	-------	-------	--------	-------	---------

廉原價四七	廉原價八一	廉原價八二	廉原價一二	廉原價一三	廉原價六一	廉原價三一	廉原價六一	廉原價三一	廉原價六一	廉原價三一	廉原價八一
價一元六角	價一元二角	價一角元									

編行堂集	翁山詩外	聊齋全集	公羊解詁	棗林詩集	吳摯甫詩文集	胡稚威全集	韻學指南	詞話叢鈔	本秘	聊齋詞齊召南唱酬詩
------	------	------	------	------	--------	-------	------	------	----	-----------

廉原價四七	廉原價四六	廉原價四六	廉原價二四	廉原價二二	廉原價二一						
價一角角											

市路中四馬大馬 上海 上海 處售代
局書東大 中國書店



奉天省立第一師範施鵬翼

■ 三差的問答

人數||這種遊戲簡單有趣。只需二人。

方法||譬如甲問乙答。甲問『鼻子在那。』乙用手指着口說『眼睛在這。』乙或用手指着耳說『口在這。』又甲問『眼睛在那。』乙用手指着鼻子說『耳在這。』以上是兩箇例子。總之耳目口鼻四部。則所答的一部和同時所指的一部。再與他所問的一部。這三部都不同。就是一定的方法。若有二部同或三部同答的。就算輸了。譬如問『口在那。』答的指目說『目在這。』又如問『耳在那。』答的指鼻說『耳在這。』像這些答的都算輸了。

注意||這種遊戲。愈快愈好。因為愈快愈容易錯。所以熟爛為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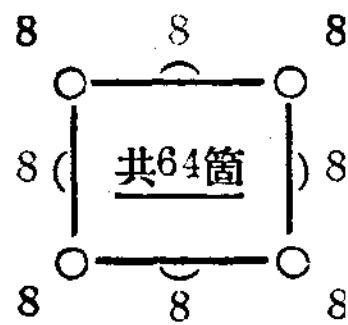
■ 益智問題

遊戲 三差的問答

安徽省立第三中學 許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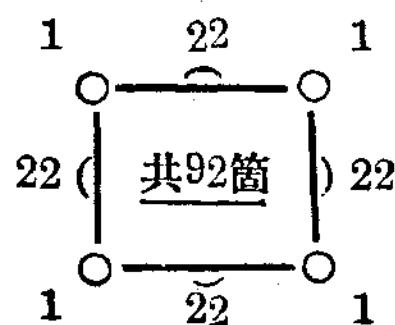
(一) 有一城池。每邊有兵士二十四箇守着。每門八箇。今令每邊仍是二十四箇兵士守着。而總數

增加。其法若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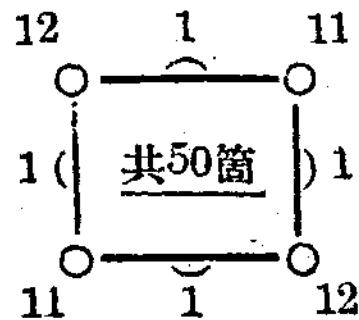
原兵士數

答如下列圖法。可增至九十二箇。



(二) 令每邊仍是二十四箇兵士守着。而總數減少。其法若何。

答如下列圖法。可減少至五十箇。



安徽省立
第三中校 汪維鋐

□ 滑稽問答

(一)

甲：『一箇減三箇等於幾箇？』

乙：『一箇減三箇等於負二箇。』

甲：『不對。一箇減三箇，明明等於四箇。』

乙：『沒有這樣算法，請你拿理由說給我聽。』

甲：『我家裏有一隻母豬，昨天午時生了三隻小豬。這樣看來，不是叫做一箇減去三箇等於四箇嗎？』

遊戲 滑稽問答

乙：『！哈原來如此。』

(二)

甲：『今有一位姓張的司令官，帶了三千兵到戰場上去打仗，不料張司令的軍隊，還未成列，而敵軍就乘機一砲開來，打死張司令的軍隊二千人，問此時戰場上張司令的軍隊未死者有多少？』

乙：『張司令的軍隊未死者還有一千人。』

甲：『不對。』

乙：『你說多少呢？』

甲：『我說一箇都沒有。』

乙：『三千人減去二千人，明明等於一千人，你說一箇都沒有，我實在莫明其妙，請你說明理由罷！』

』

甲：『三千人減去二千人，本是等於一千人，不過那一千人看見這二千人被砲子打死了，所以他
們這一千人，就一起盡駭得遠跑去偷生了，這樣看來，張司令未死的軍隊在戰場上者，不是

一箇都沒有嗎！

□ 填一成四文字遊戲

安徽中安 汪裕民

方法 拿四字寫在上下左右，中間若填一字，便上下左右都能成字。

舉例

(1) 林 因 火 禾 (2) 芬 艮 旦 木 (3) 乃 亥 皿 女 (4) 竹 月 土 王 (5) 五 乎 木 禾

(6) 佳 昙 火 禾 (7) 丘 夾 言 屢 (8) 長 及 八 女 (9) 其 也 土 口 (10) 士 欠 矢 貝

右第一圖，填一火字。第二圖，填一木字。第三圖，填一子字。第四圖，填一其字。第五圖，填一口字。第六圖，填一口字。第七圖，填一山字。第八圖，填一口字。第九圖，填一土字。第十圖，填一口字。

□ 面違心許文字遊戲

失名

說明 面違心許是箇文字遊戲。拿兩箇字就他的表面看來，漠不相關。如撓與蹣兩箇字的意義完全無關係的。但將他分開來說，就是堯手與禹足，兩兩相對，好像心內是允許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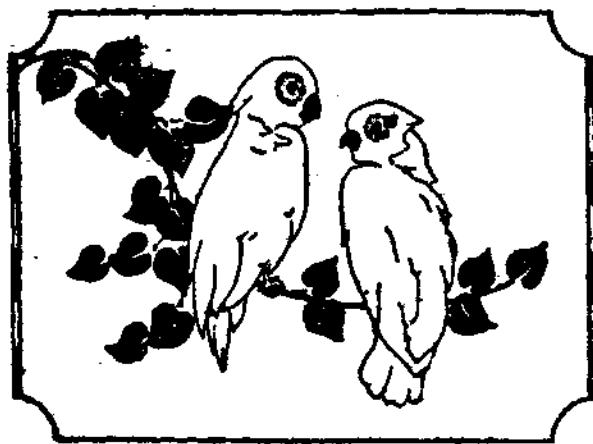
舉例

撓（堯手）枉（王木）珀（白玉）錙（丑金）答（竹合）灘（難水）

蹠（禹足）垢（后土）礪（黃石）柳（卯木）離（草離）煬（易火）

娠（辰女）池（水也）較（交車）澑（金水）什（十人）盼（分目）

孩（亥子）榔（木耶）駢（付馬）灶（土火）駢（千馬）忖（寸心）



雜俎

時事聯

太倉陶鴻燮
四中

想客歲連天烽火。迭告凶災。那堪飛檄傳來。重爭武力。

看今朝遍地瘡痍。大傷元氣。惟願屠刀放下。克守和平。

贈大東書局學生文藝叢

刊聯

壽縣三
育學校徐丹墀

大小肥羶殊難盡識。能書志願表同情。可無須我輩學生奔馳叢集。

東西南北那得周遊。恐局見聞偏一隅。因各將

日新文藝陸續刊登。

輓麻城知事梁一齋暨其次子陸軍某團部書記

少一返櫬安葬聯徐丹墀

結訟記當年。迄投筆夢刀。怨將德報。憤以情融。
大丈夫弱抗強卑。直使我佩焉且愧。

招魂安吉壤。溯從戎設撰。幕喜蓮開。民沾琴化。
賢父子生榮死耀。足令人感極而歌。

贈耽遲聯

耽遲卽丹墀叶
音予別號也
徐丹墀

耽誤了如何是好。
遲緩些什麼要緊。

輓朱仲飛姊丈聯

吳興甲種孫季臯
商業學校

情如兄弟。館託師生記從留日歸來。小試聊當商校長。

志在澄清年纔強仕苦奈終天恨抱冥行拚侍夜臺親。

■ 賴三母舅驥良聯

如皋第凌祈清

母舅出前清太學亦民國書家奈何兒女情長。

鴻猷莫展數載歷艱辛齋志難消無限恨。

愚甥集先父遺文感渭陽續蘊詎意山丘零落。

狩筆遂終九秋來弔奠傷心最是少孤人。

■ 賴劉霞亭太夫子聯 凌祈清

落日氣清（藥名一）
說書人（打字一）

夜來香
讀。

痛先父十年早逝失怙堪悲奈何天不憐遺又

奇哉怪哉衣袖子裏伸出腳來（打字一）神。

嘆鳳嗟麟傷老輩。

■ 自慰室謎集

閑秦自慰

與文郎幾載觀摩私淑有自此後吾將安仰徒炙雞絮酒弔儒宗。

■ 賴魯沛容君聯

安徽劉秉鉞

時局正茫茫卽今生死關頭端賴英材同補救。

天公何憤憤際此風雲變色摧殘良木倍淒其。

■ 賴彭尙鑄君聯

劉秉鉞

國家多事社會不良我活着真覺痛苦啊。

內亂未平外患又起你死了到還快樂些。

■ 燈謎

太倉王慶釗

世傳儒醫（四子）

父爲士子爲大夫。

雨錢（曲牌）

滴滴金。

革（三字經）

勤有功。

燈謎

直隸深縣十中康祁年

一了一小（古人）

李離。

漢滿三十九個兵。二十一個去出征。八個把守

轅門外。還有十個在營中。（打字一）

黃。

多子多孫（市招）

廣生。

借燈光暗地裏細觀姣娘。（宋詩一）

故燒高燭照紅粧。

春陰秋冷。（打字一）

文虎一束

集本刊后面通訊
覽表諸君姓名

常熟縣立中學

王叔蘇

走青山。望白雲。家鄉何在。（古文）

負者歌於途。

憶昔室燈謎

開王意惜

當頭月正中。（志目）

小二。

樹逢二三月。（同上）

環城路。（泊人）

周通。

墨色濃可照。（同上）

必有我師焉。（字一）

衍。

夫差勾踐。（同上）

曹子丹水淹孔明。（俗諺）

真漂亮。

山東大雁。（射本社職員一）

魯。吳。鴻。越。

□ 映雪齋謎稿

安徽 汪裕民

尊夫之稱（字一）（捲簾）

廣州

甘光麟

食

文王立渭濱。（射四子一句）

守望相助。

□ 謎稿一束

宜文雅謙和。（射唐詩一句）

莫學武（讀）陵人。

孟嘗君夜度函谷關。（六才一）

雞兒早叫。

難填恨海。（時人名一）（諧音）

汪精衛。

戰敗跪降。（射俗語一句）

殺人不過（讀）頭點地。

申（新名詞一）

中心點。

晉平公再合諸侯。（射新名詞一）

追悼會。

牙籤。

□ 燈謎

山西代縣劉郁

曹孟德率兵下江南。（法律名詞一）

侵權。

天（打古人名一）

夫差。

君子萬年（字一）

留班（打四書一句）

降一等。

洋老鼠（古美人名一）

共產（四書一句）

以羨補不足。

□ 二卷六集登稿人謎

二十九日（打字一）

宵。

奉天施鵬翼

必（打俗語一句）

心中好比刀子割。

孟德羨慕公瑾。

曹景瑜。

明太祖腰斬。

火車中觀路。

推翻專制。

國君施仁政。

不大彈。

□塔體詩

朱璋。

程若飛。

革新。

王良善。

小琴。

二安徽楊貽敬

愛國男兒頂天立地。

救世英雄驚天動地。

腐敗官僚昏天黑地。

萬惡軍閥橫天倒地。

牧師講經指天畫地。

舊式做親參天拜地。

小丑打渾哈天嘻地。

教員索薪窮天極地。

貧婦道苦怨天恨地。

窮漢發財歡天喜地。

悍婦撒野咒天罵地。

強盜綁票荆天棘地。

博士談學量天測地。

文藝叢刊經天緯地。

山東青州四師李培滋

惡

閥軍

殺相

自

樂快爲以

伐來他討你

活死兵小顧不

割受辜無姓百衆

割皮地把又囊私飽

割宰人外任案慘卅五

雪日何恥奇此華中我嗟

□說天談地

武昌女子師範敬親女士

媽只和你去接吻。

爸爸把你托在手掌上，引你嘻嘻笑，不看我一看。
哥哥買來的糖果，給了你滿滿的兩小手，我只得了一箇。

■蜘蛛的結網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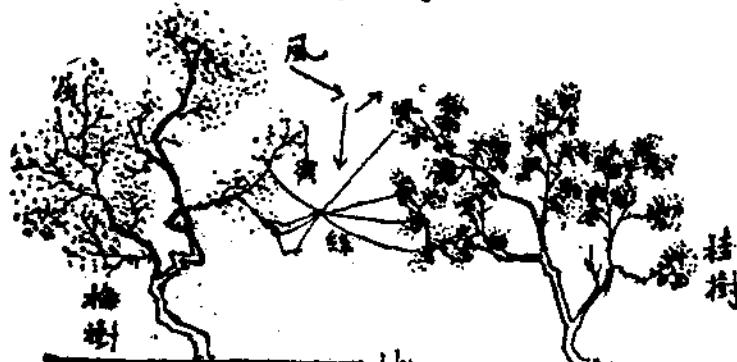
安徽歙縣
第三中學 張志仁



地 蜘蛛在一屋上屋旁距離丈餘之地，有一棵樹，蜘蛛要結箇網子，在二者的中間，牠用什麼方法，能夠把絲子由屋上傳到那根樹上呢？

歷來一班的動物學家都說是蜘蛛結網的法子，是在屋上隨絲垂下，然後由地下爬到樹上，就把牠的絲子附着在樹上，像這樣子就把網子造起來了（圖一）這一說是很不妥當的，我有一天到操場上散步，

（二）



（三）



看見梅樹上有一箇很大的蜘蛛和網子，牠的

網子一邊是在桂樹上，我就用竹竿子把牠挑破，蜘蛛就爬到梅樹上去了。等一會兒，牠復懸

絲空中，忽見蜘蛛的尾端，排出許多青煙色的絲，延長出去；當那時候，風是望桂樹那邊吹，把

牠的絲吹到桂花樹枝上去，絲觸樹枝就附着在上面，一根在這枝上，一根在那枝上，又在梅樹上連絡幾根；像這樣子就把網子四邊的長絲結起來了。（圖二）然後在四邊長絲，旋結些絲子，牠就把網子造成就了。（圖三）

□ 糟糕

一師 張孝泰

糟糕！糟糕！

二十一條還未取消，

將來做矮子的奴隸；

是怎樣得了！

要奮鬥必須趕早！趕早！

我們的武器，

並不啻箇甚麼槍刀，

只要我們青年出來做引導，

喚起四萬萬的同胞，

來和矮子努力努力的鬧一鬧，不達到目的；

我們的志氣不敢銷，

切莫熱血五分鐘，

落他人好笑！好笑！

○ ○ ○

糟糕！糟糕！

直奉戰爭又起來了，

爲箇人的權利，

死我們的同胞，

真是大不幸的大不好，

弄得我們死者『鬼哭神號，』

生者『東奔西逃；

南奔北跑，

這就是帝國主義的一點功勞，

爲他們的後援，

我們一一知道，

甚麼借款子；

又甚麼助槍刀，

我們想停止這回戰爭，

第一；帝國主義要打倒，

努力！努力！

全靠我同胞，

不達到目的；

我們的志氣不敢銷，

切莫熱血五分鐘，

落他人好笑！好笑！

口 駁兵

默想，默想：

我們中國是成怎樣的國了？

柔弱，黑暗；

搶，奪，爭，戰；

河南扶溝女子高小 彭月娥

一切一切的惡名，

都成了誰的稱呼了！

唉！

再想再想，

誰的指使；

誰的力量；

誰的過咎；

啊，

我想其中最可惡的一幕，就是

這一箇小小的『兵』字。

說到這方，諸位且慢，不防把兵討討厭厭的

談幾句：

1. 兵的勢力

兵的勢力比什麼都利害，看看他們成羣結隊走到街道上，見了那些小販的，他們便張口瞪眼手指足蹈，戾聲叱斥凌辱，隨便拿人家的東西；設或反抗，便槍斃了人家的生命。

2. 兵的行爲

他們持的是野蠻主義，畫間假意做公事，一到了夜裏就壞了。四下尋覓，遇着了富家，便不顧絲毫公德，窮兇極惡的把人家家裏的財物拿箇干淨。而或見了作偽犯規的人——賭博——飲酒……那些不仁的兵，還要假作正經，罰款——使刑。甚至於傾了人家的生命產業。

我的諸位的同胞啊！

再回顧，回顧我們中國，不是由兵的力量，竟然

弄到這樣嗎？

唉！兵既然這樣的壞，那末我們能忍泣吞聲，不打諒自己的身國嗎！

不，不能……

那我應當怎樣去處置呢？

我想第一步就是弭兵。

弭兵能說一聲就辦得到嗎？

不能——

以我的愚見，最好的咱們結合同志，開一箇弭兵會。

我的親愛的四萬萬同胞呀！

幫助！幫助！努力！努力！革除不仁的惡兵。

同胞！同胞啊！你們願意嗎？

□ 拆字聯句令

城連寶華

二物一色艸與竹棗字拆開兩箇束一束是龍
聚草一束是鳳尾竹。

二物一色蛇與龍串字拆開兩箇中深山中有
蛇大澤中有龍。

二物一色鯈與鯉冰字拆開兩箇水一盤水養
鯈一盤水養鯉。

二物一色牛與彘孖字拆開兩箇子冉氏子名
牛季康子名彘。

□ 滑稽問答

安徽胡榮萱

什麼帶不能繫物的。
什麼架子不能用的。
什麼物不秤而知的。

夾帶，
擺架子。
輕骨頭。

什麼瓶不能用的。

□ 文字想像

江蘇第二代師蔡振榮

拖油瓶

(曾) (驢頭) (毛) (壁虎) (凸)
(墨水瓶) (戶) (風帽) (个)
(雨傘) (而) (釘爬) (川) (天
上下雨) (才) (撐船姿勢) (凹)
(春臼) (巾) (長槍) (八) (雙
足) (皿) (草帽) (刮) (胡琴)
(四) (摯子)

□ 本刊第二卷第六集投稿

諸君姓名對

安徽第三中學汪裕民

程歌漢 陳茂夏 愈言敬 王大恕
焦頌周 包怡春 夏啓忠 陳近仁

□ 徽州俗語對

安徽三中鮑奕

水落石出。樹大根深。

能說不能行。
所問非所答。

久病牀前無孝子。
富在深山有遠親。

水底撈月。
雪上加霜。

清官難斷家常事。
好漢不吃眼前虧。

賊皮賊骨。
鬼頭鬼腦。

慣出難題目。

花言巧語。

好做奇文章。

油腔滑調。

前車已覆後車鑒。

有沒有。

上樑不正下樑欹。

來不來。

話只一句重於九鼎。

同胞兄弟。

家有萬金不點雙燈。

結髮夫妻。

好心不得好報。

風流才子。

不打燈籠呢！

癡人自有癡福。

道學先生。

諸葛亮害瘋魔病

湖北天門黎少岑

■這就壞了

湖北黎勤吾

有箇人走入武侯廟跑出來道：『哦！

諸葛亮害

瘋魔病

！』

李夢魂很滑頭的。他一天吃中飯的時候，對同

桌的人說道：『張月痕的吃品很壞，他吃菜的

時候，總是扁筷大撞，一連幾十筷子不肯息一

下子的。你們不相信，我學他吃給你們看。』他

就照他說的行，登時把一桌的菜吃盡，同桌的

人都向他看呆了。

一箇書癡做官，逢著一人告凶手殺了他的哥

哥，便問道：『凶手可有哥哥沒有？』原告道：

『沒有！』他失驚道：『這就壞了！殺人之兄，人

亦殺其兄。』他既沒有哥哥，我就沒法替你報

仇。』

■爲何不打燈籠？

黎勤吾

有一書獮子點著洋燈在讀夜書，後來疲倦極了，便想吃些絲煙，開門到對門去點火，逢了一箇巡更的，喝道：『你做甚麼？』他說：『我讀夜

書，讀倦了，去點火吃煙。』巡更的道：『你爲何

街頭一箇瞎乞丐，連聲不住喊着：『好爹爹，太

■保佑你百子千孫

王怡親

太好善人啊！給我一箇錢吧……』一箇尼姑走去了，給了他幾箇錢；他就謝謝道：『唉還是這位好太太，是善人，保佑你百子千孫。』尼姑說一聲『呸！』頭也不掉走去了。

□ 不敢要了

王怡親鄰家大嫂生了一箇男娃娃，她的婆婆送來三箇很好看的紅蛋。嘴裏說道：『這三箇紅蛋，送給你家阿嫂吃了養一箇男娃娃。』靈嬰打頭見了她送來倒很歡喜，很想要的。後來聽了她這幾句話，她怕吃了蛋就會生兒子，所以她也不敢要了。

□ 淡而無味

王怡親

某甲有一箇「淡兒無味」的口號。他很歡喜

聽笑話，一天，某乙說道：『我今天進城的時候，看見一箇鄉下人挑一擔糞出城去，一箇人背了一籃子鹽進城來，他們倆弗在意，兩下一撞，恰巧一籃子鹽都滾到糞桶裏去了。』某甲順

口說道：『這有什麼意思，淡而無味。』乙說道：『一籃子鹽，和一桶糞，也不算淡而無味了。』

□ 寫信

奉天施鵬翼
一師

甲生嘗寫家信一封，因循數月，仍未郵寄。乙生見了她送來倒很歡喜，很想要的。後來聽了她這幾句話，她怕吃了蛋就會生兒子，所以她也於假期歸里時攜回，豈非省三分郵票乎。

□ 購眼鏡

施鵬翼

趙某盲一目。他日抵市廬，購眼鏡，問價幾何。店主答謂一架價四圓。趙某曰：『余一目，購一鏡，現

有二圓。請賜一鏡。店主冷笑曰。俟汝彼目盲後。余頗願奉送一架。

■ 摲碗

施鵬翼

劉生與王生同餐。劉謂王曰。此雖磚地。汝如以碗向地擲之。必不兩半。如兩半。吾償其碗。王生疑而試之。則碗至地已粉碎矣。王生令其償。劉生笑曰。吾謂其不能破兩半。今已碎矣。宜汝自償。王生默然退。

■ 謨語

湖南楚怡學生 劉春蘭

物因罕而貴。事因稀而奇。勢因助而強。草因山而高。

凡百名若過實。雖有佳處。翻若無佳處。極痛苦與極快樂之事。最易令人回憶。

遇極奇怪極可笑之事物時。愈欲忍笑。則其笑愈不能忍。

上課微倦時。愈欲抖擻精神。則睡魔愈不肯退。人在苦病時。覺得無病之人。快活若仙。而無病時。並得快樂。且有時亦覺得煩惱不堪。無書觀時。每汲汲欲觀書。旣滿架。反懶於觀矣。故賣書觀。不如借書觀。

初入城時。覺得城市之熱鬧。遠勝鄉村之寂寥。

久住城市矣。則覺得城市之嘈雜。遠不如鄉村之清靜。

有用之物。一經遺失。則愈覺其物之可貴。

花太嬌紅者。不實。人太囂張者。不實。苗太清秀者。不實。

初有一二當行而未行之事。則汲汲欲行。惟恐積累。及積累既多。反不欲行矣。

作事愈倉忙。則所需之時愈多。

親密之人。愈懷念之。則愈無夢。無關之人。偶一念及。則偏入夢。故余有句云。著意懷人夢轉無。

作客入門時。步履從容如熟人。則犬無事。愈跋距退縮。則犬愈吠。甚至相噏於無賴之徒。亦然。嘗見人在旁觀時。見當事者稍有缺處。深責其能力薄弱。一旦事臨己身。則反遠不如人。甚至惶惑不知所爲。

余至七八歲。則漸覺得苦惱。回憶三四歲時。天真爛漫。實在快樂。入初小校矣。則回憶未入校時。快樂。入高小校矣。則回憶在初小校時。快樂。

入中校矣。則回憶在高小校時。快樂。以此推之。則苦惱與歲月俱進。則是衰老之日。更有不可思量之苦惱矣。可勝浩嘆。抑余聞之苦後回甘。然乎否耶。

愛之云者。喜歡而重視之之謂也。是愛不容假。故不可強。才與財可以供人之用。故人愛之。新聲可以悅人之聽。故人愛之。令色可以悅人之觀。故人愛之。今有人焉。旣無聲色。又無用處。且叫囂擾亂人不堪其害。是厭惡之不暇。遑曰愛之人。盛稱外國人之愛敬其國家與其政府。余

曰。有由來矣。

人雖能力薄弱。苟首先一二事。僥倖頗成功於社會。雖中間作事庸常。終受人之敬仰。若一旦

失敗。則其名如土崩瓦解矣。

□漱泉室隨錄

江蘇第二代用師範西漱泉室主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辯，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

與其能防，不如能化。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

之合。

能媚我者，必能害我；宜加意防之。肯規予者，必

肯助予；宜傾心聽之。

作畫能明析，有趣味。能模糊隱約，更有趣味。

是心頭所急切欲說的話，才是真話——至誠的

話。

寫不出的文，詩，是天地間絕妙的文章。

初有一二當行而未行之事，則汲汲欲行，惟恐

□春暖堂聯話

江蘇第二代用師範李懷清

民十三年報載西貢華僑慶賀雙十節聯云。

「痛思我國相爭，戰死戰生，非仇外敵。」「難免鄰邦非唉打來打去，自己同胞。」我僑民羈居海外，引領北望，愛國心重，素屬可敬。不知自相魚肉之軍閥派，覩此作如何之感想乎。

余今夏遠足柴墟（泰興鎮名，今稱口岸）謁

岳王廟，門前鐫有秦檜夫婦之石象。左右對跪作泣狀，背有邑紳王某題聯云：「唉僕本喪心。」

有賢妻何至若是。」「啐！婦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遺臭萬年，噬臍何及，令人觀感，足以

鍼砭末俗。王君亦有心人哉。後至岳王遺像前。見有遜清邑宰龍公璋手題楹聯云。「撼山易。奈何。」師生感情概可想見。一爲校長沈紹曾。憾軍難如許。神威未竟蕩平偉業。「不愛身。不惜財。持茲大義。無愧忠孝完人。」一嘆一咏。足以想見其爲人崇拜之心。令人油然而生武穆有靈當無遺憾矣。

母校同學封君紹仁。品端學博。鄉爲儕等冠。孰意英年不壽。竟於民十一年秋溘然長逝。同人等遂於休沐日假本校（泰興縣立二高）大禮堂開會追悼。以志哀慟。當時挽詞雲集。不遑罄述。嘗記中有兩聯。微特對仗工整。且音節悲涼。令人不忍卒讀。一爲主任余籽賓先生撰。「造物忌才胡甚哉。痛吾徒力學數年。如是如是。

」「傷寒爲害良深矣。繼陳生又弱一箇。奈何奈何。」師生感情概可想見。一爲校長沈紹曾先生撰。「方謂後生可畏。何期黃土長埋。哀哉。顏天母亡。萬古同揮千點淚。」「料應造物忌才。忍使青年頓殞已矣。耳提面命。兩年徒費一番功。」詞氣激楚。可謂一唱三歎。有餘音者矣。徐樹錚挽張勳聯云。「仗匹夫力。挽九廟靈。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有六尺孤。無一杯士。此人旣往。此事誰復圖之。」張氏勇而無謀。腦筋頑固。於遜清可謂第一愚忠。於民國則罪不容誅。今觀此聯。若有爲彼不勝惋惜之意。殆亦寓貶於褒與。

黃克強挽宋教仁聯云。「舉世法共和。誰知同

室相戕。竟破壞共和世局。」「先生遭暗殺。我歎中原多故。又添出暗殺黨人。」先生爲調和南北意見。致含冤死。革命巨子。又弱一箇。此克強所以爲先生哭。更爲我中華民國前塗哭也。但不旋踵而克強亦與手創之共和作永別書矣。蒿目時艱。正未有已也。同志繼起。其誰慰英靈乎。

本省前任省長韓國鈞悼其夫人聯云。（一）「戲語未忘。不在眼前。卽身後。」「返魂何術。願從天上落人間。」（二）「君乃先我去邪。但看滄海橫流。得死爲幸。」「天胡如此醉也。賸有影形。相弔垂暮。何堪。」（三）「日予有室家宦轍所之。辛苦相從。眞內友。」「垂老官來。又有自挽者云。百年一剎。那把等閒富。

鄉里中闖失伴。退聞溫話。更何人。」語意真摯。情誼深濃。逝者有知。其亦含笑九京矣。

□映雪齋聯話

安徽第
三中學
汪裕民

昔人題岳忠武長聯云。「東窗毒計。奸人原不足誅。歎朝列尙多君子。寒蟬結舌。毫未力爭。三字獄成千古恨。」「河北圍兵。義士徒存空想。念汴城何物。書生叩馬狂言。竟能早料十二牌來萬事灰。」沈著痛快。體大思精。先哲謂杜詩有史才。吾於茲聯亦云。

有某自挽聯云。「七十有二春。糊糊塗塗。官界耶。商界耶。流水無心。隨他去罷。」「四月初三日。清清楚楚。醉醒了。夢醒了。拈花微笑。待我歸來。又有自挽者云。百年一剎。那把等閒富。

貴功名付之雲散」「再來成隔世是這樣夫妻兒女切莫雷同」並題額曰「這回不算」亦曠達亦談諧是真能了然於死生之際者。

關帝廟聯語極多而佳者苦少今見一聯云「史官目之曰矜誤矣視吳魏諸邦原同豎子」「後世尊以爲帝敢乎論春秋大義仍是漢臣」獨具隻眼確切不移。

某雜記載有贈跛脚者一聯云「世路盡羊腸行行又止」「先生移鶴趾飄飄欲仙」以頌爲嘲用筆妙絕。

醒世軒聯話

福建羅大準

余性喜觀劇尤好戲臺上對聯月前吾杭演劇酬神其一聯云「君自獨秀峰來山水有清音」

縱學成吳歌楚舞崑曲秦腔猶是桂林本色」「我向新羅江望興亡多感慨怎禁得拖紫綺青粉白黛綠侈談天寶當年」其時正當滬案

發生之後許陳交鋒之時苦中作樂撰者蓋有感而發也又戲班中佈景幕上有一聯云「或爲君子小人或爲才子佳人出場便見」「有時歡天喜地有時驚天動地轉眼皆空」此聯甚合演劇者之口吻亦莊亦諧曾記業師爲余言一聯云「凡事莫向前看戲不如聽戲好」「爲人當思後上臺自有下臺時」不但用意雙關尤足以喚醒夢夢誠佳構也。

吾杭紳紳多係魚肉小民假公濟私貪圖利祿之輩包煙賭捐作衙門怪種種罪惡無所不爲

有好事者作一聯云。「縉紳諸公。何謂公。豬公。狗公。烏龜公。」公心何在。公道何存。無非假公圖利祿。」「圓練總局。什麼局。酒局。肉局。洋煙局。局內者。甘局外者。苦。幾時結局見太平。」又譏諷。又笑謔。是誠不平則鳴也。

杭中老學究。多思想陳腐者。處茲文化日新之世。猶欲皇帝出科舉。復眼見各學校腐敗不堪。竟校學生品學破產。尤時以爲藉口。某老學究。各作一聯云。「大學堂。小學堂。大小學堂。學嫖。學賭。學奸。學佞。學洋裝。學番話。學成半人半鬼。」「東教習。西教習。東西教習。教強。教橫。教奇。教怪。教平等。教自由。教得無父無君。」此係逆潮流之語。亦憤時語也。余初以爲太無謂。及深

思之。不啻暮鼓晨鐘。發人猛省。蓋各學校黑幕重重。各學生學識譖陋。品行卑污。亦不能辭其咎也。然而十步有芳草。十室有忠信。學校亦有整頓者。學生亦有品學兼優者。是雖鳳毛麟角。寥寥若晨星。不可不分別而論。該聯一筆抹殺。未免頭腦不清矣。





通訊

■ 醒儂君通信

虹撫君：

您在五集上登的書法，很是勁健。我很愛這種字體，我想來學習；但是像這類的字帖，那裏買得有？是什麼字體？請示知！

醒儂

■ 應君家瑀來函

編輯先生大鑒。敬啓者。頃閱 貴刊

二卷五集通訊欄載李君襄測等來函。稱一卷五集文甲欄內載有南京新智中學應家瑀先生所作之蘇東坡黠鼠賦書後一篇。某曾在新時代國文大觀上一見。（此書係世界書局民國十二年春出版）兩者一字未易完全雷同。欺人自欺。洵令人狐疑而不解也。云云。查鄙人於 貴刊一卷五集。曾載有讀蘇東坡黠鼠賦感言一篇。實係校中平時課稿。今觀立第一師範，」並不是「定天省立第一師範，」這必是排板之誤。請即更正。

施鵬翼謹啟

拙著在第二卷第四集裏的新詩，一戰後的山海關。——屬名上，是「奉天省立第一師範，」並不是「定天省立第一師範，」這必是排板之誤。請即更正。

李君所云曷勝詫異。因亟取新時代

國文大觀翻閱殆遍。並未發現該文。而李君又未說明原著作人姓名。即此文果於該書中發現。仍係鄙人署名。亦祇得認為重出。並不能即硬栽爲抄襲。不過鄙人平時著作。均散佈各處。難保無同學見愛。代爲署名投出。以致一種稿件。同時兩見於印刷品中。李君果愛惜貴刊。亦豈能不顧全他人之名譽。不預爲詢問明白。即率然投函。加以攻擊。武斷已極。冒昧可笑。本擬訴諸法律。姑念彼此俱係年青。不無輕言妄動。情有可原。特此警告。尚希守慎言之戒。勉其將來。伏祈將此函刊佈爲荷。此上即請

撰安。

應家瑞謹上



本社社員及選登稿件諸君通信一覽表

社員以入社先後爲序

投稿者以登載稿件先後爲序

姓名	字 / 別號	通訊地址	姓名	字 / 別號	通訊地址
王鼎臣		安徽休寧萬安第二師範學校	何儒		四川岳池縣立體育學校
方壽貴		徽州歙縣南鄉蘇村	汪家煊		四川岳池北街征收局對門
吳裕昌		安徽休寧轉坡坦	鄭九康		徽州歙西湖田
王嫻靜		江蘇東臺縣立甲種師範講習所	邵致汎		浙江建德洋溪建西小學校
吳夏伯		廣州白徽街七十九號	黃正銘		浙江寧海正學高等小學校
許起鶴		浙江建德洋溪建西小學校	王宗城		浙江紹興廣寧橋十五號
邵上溫		浙江建德洋溪建西小學校	湯光宗	江蘇南通代用師範補習科	江蘇南通代用師範學校
孫念祖		浙江建德洋溪建西小學校			
邵忠輝					

通訊一覽表

二

方濟美	浙江建德洋溪建西	高小學校	浙江建德大南門楊	楊宗元	浙江建德東門街方宅	永泰號	浙江建德大南門楊	方林	浙江建德東門街方宅	奉天遼陽浪子山區	立高等小學校	劉懷沛	浙江建德東門街方宅	廖上鑒	黃海震	沈德洪	南京南門大街商業中學	廣東蕉嶺縣立中學校
施有政	湖南常德省立二師範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張伯琅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劉君羊	湖南常德省立二師範	奉天遼陽浪子山區	立高等小學校	劉懷沛	浙江建德東門街方宅	廖上鑒	黃海震	沈德洪	南京南門大街商業中學	廣東蕉嶺縣立中學校
田桂泉	江蘇泰縣稅務橋東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高鈍庵	江蘇泰縣稅務橋東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何德儒	江蘇南通代用師範	江蘇東臺甲師高鴻	慈君收轉	江蘇東臺甲師高鴻	唐錦章	童肄書	呂瑤卿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柴正輝	江蘇南通代用師範	江蘇東臺甲師高鴻	江蘇東臺甲師高鴻	包怡春	江蘇東臺甲師高鴻	江蘇東臺甲師高鴻	江蘇東臺甲師高鴻	宓崇暉	江蘇南通代用師範	江蘇東臺甲師高鴻	慈君收轉	江蘇東臺甲師高鴻	唐錦章	楊琨	童肄書	呂瑤卿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劉維斌	漢口存仁巷提街復善學校	江蘇寧海正學高級	江蘇寧海正學高級	方豪溶	江蘇南通代用師範	江蘇東臺甲師高鴻	江蘇東臺甲師高鴻	程杰峰	江蘇南通代用師範	江蘇東臺甲師高鴻	慈君收轉	江蘇東臺甲師高鴻	唐錦章	楊琨	童肄書	呂瑤卿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浙江嚴州第九中學
		小學	小學														等小學校	等小學校
		江蘇南通代用師範	江蘇南通代用師範														江蘇南通縣餘西市	江蘇南通縣餘西市
		江蘇南通代用師範	江蘇南通代用師範														江蘇南通縣餘西市	江蘇南通縣餘西市

仇德惠	上海麥根路同德醫學專門學校
趙三綱	河南開封東嶽學校
黃郁有	四川公立壁經文專門學校
汪國樹	杭州上小粉牆二號
喬永江	南匯縣立師範學校
陸子儉	江蘇南匯縣立師範學校
周春霆	江蘇蘇州第一師範
郭長信	奉天高橋第四師範學校
何祖鴻	湖南慈利何裕興號
楊發科	湖南慈利何裕興號
蹇先潤	湖南慈利何裕興號
莫逸仙	湖南慈利何裕興號
卜 劍	浙江紹興承天中學校
程耀璧	上海沈家灣湯恩路
傅湧嚴	承天中學
王利生	上海沈家灣湯恩路
陳良桂	上海沈家灣湯恩路
周莘耕	上海帶鈞橋源泰里萬國郵件保險公司
張成泉	上海沈家灣湯恩路
陳維藩	江蘇如皋第二代用師範學校
朱建勛	杭州安定中學校
隋育楠	北京北新橋西五號
曹文棟	江蘇揚州立第五師範

陳文	浙江建德南鄉三河鎮	宋杰	浙江金華長山高等小學
郝杏佑	安徽鳳陽第五師範學校	程福仁	江蘇泗涇蟠龍南市
鄭涵	江蘇江陰農村小學校	蔣景之	江蘇泰縣姜堰顧高莊培德小學校
李士勉	湖南慈利宜沖國民學校	李正冕	江蘇泰縣省立代用中學
宋孝璠	江西九江孝子坊第三中學	鄭霞仙	浙江蘭谿北門後街
孫祐之	江蘇宜昌小十字街	洪溥	上海浦東大園協盛
富文廉	吉林阿城縣縣立第一	馬叔清	陝西西安東關民立
李潤章	吉林阿城縣縣立第一	富文錦	吉林阿城縣縣立第一
張菊隱	江蘇青浦張浦公學	朱濟恩	吉林阿城縣縣立第一
關競秀	吉林阿城縣縣立第一	楊開瀛	安徽合肥店埠楊源
齊煥貞	吉林阿城縣縣立第一		泰號轉寄楊園村
朴品貞	吉林阿城縣縣立第一		江蘇無錫石塘灣第三師範分校
			江蘇南通代用師範學校

□ 廣告價目表

地 位 一 集 五 集 十 集

封面裏頁 二〇元 九〇元 一七〇元

底 頁 二四元 一〇八元 二〇·四元

普通全面 一〇元 四五元 八五元

普通半面 六元 二七元 五元

五彩印與彩色紙印另議

□ 定價與郵費

集 數 一 集 十 集

實 價 二 角 一 元 五 角

郵 費 國 內 一 分 一 角

外埠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發行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學生文藝叢刊 第十二卷
第十一集

編輯者 吳興 張廷
凌善 清華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北西藏路南公益里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北西藏路南公益里
大東書局

北京廣州漢口
長沙
大東書局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每 月 一 集 十 年 全 集 刊 停 暑 假 寒 假

